

CHINA

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

往来书简集

藤泽金太郎



135.6×5

昆仑出版社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Chinese, written on a grid background. The text is organized into approximately 10 horizontal lines. The characters are fluid and connected, characteristic of cursive calligraphy. The first line on the left contains a date: 1950年10月1日 (October 1, 1950). The text continues across the line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part of a larger phrase or sentence, though the specific meaning is difficult to discern due to the cursive style. The final line on the right ends with a period.

[illegible]

三
月
乙

四 環 房 東

三息河天橋

川端康成 往来书简集
三岛由纪夫

许金龙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9-0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日)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著;许金龙译.-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0.1

ISBN 7-80040-424-2

I. 川… II. ①川… ②许… III. 书简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777 号

OHFUKU SHOKAN by KAWABATA Yasunari/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97 by KAWABATA Hito/HIRAOKA Ichir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插页 1

字数:14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16 元(膜)

前言

叶渭渠

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大作家,近几年来他们的多套十卷本或多卷本的文集中译本在我国出版,更是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去年日本文坛公开出版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以后,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原因是:尽管川端康成给三岛由纪夫的信,都已收入自己的全集里,但是三岛由纪夫却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他出版全集时就没有收入自己的书信类。而且三岛逝世后第五年,他的友人三谷信曾结集出版三岛与亲友的书简,就被三岛夫人瑶子阻止,要求全部禁止发行,并追回已售出的二千五百余部,还要道歉。此前友人纪平梯子在一家周刊杂志上发表三岛的书信,最后也被瑶子反对而停止连载。因此这次获得三岛家属同意,首次发表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的往来书信,是弥足珍贵的。

许多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三岛家属目前只允许发表三岛与川端康成的往来书简?这恐怕是因为这两位大家的关系不同寻常,首先是师生的情谊,川端是三岛的文学引路人。战后不久,三岛开始小说创作,写了几篇短篇作品投给一杂志,主编给他打了负120分。正在这时,三岛听说川端读了他战前发表的习作《海角的故事》后备加称赞,就贺

前言

然拿着几篇书稿登门求教。川端十分赞赏《香烟》一篇,并负责任地向由他主持的《人间》杂志推荐,结果发表了。而后三岛又将一些稿件交给川端,川端过目后,觉得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或退三岛本人修改,或责成编辑修订和润色,有时甚至将自己的藏书提供给三岛参考。三岛在给川端的信中,怀着真挚之情,感激川端对他的稿子的批评和指导,说:“幸亏先生的指点,使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对改稿有了坚定的信心。”可以说,三岛是在川端手把手地栽培下成长为文坛的宠儿的。

川端、三岛俩人的关系又不仅是师生的情谊,而且是相知以心的密友。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探讨是非常深刻和真实的,无论是从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几封信,还是从战后 1945 年“8·15”起至三岛于 1970 年自戕前三个多月止的上百封信来看,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之言。1945 年 7 月,战争正酣,俩人却完全沉浸在古典之中,川端邂逅久远年代的《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和传统画、传统艺术的日本美,续写他的《雪国》等作品,在给三岛的信中写道:“意外地发现许多难以置信的东西,以致完全忘掉了近日天空的情形(喻空袭——引者注)。红梅已经绽放了。”在征兵体检时谎报了病情逃避了被驱赶侵略的战场充当炮灰的三岛,当时也正在埋头写他的诗和《鲜花盛时的森林》,于川端信发后两天,东京遭盟军大规模轰炸,他回信给川端说:“都城也几乎成了阿修罗的争战之地,回潮的寒气,使得都城的梅花刚刚绽放便又凋萎,也就失去了早春的新意”,并表示借助近日的闲暇,写古代武将源赖政和菖蒲前的艳情

故事。三岛在另一封信中还慨叹：“战争越来越激烈，文学的书桌也越来越狭小了。”由此可见他们俩人尽管在战争期间也公开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总体来说，他们是冷淡战争，疏离战争，“依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作品世界和思考世界”，用消极的艺术抵抗，来度过战争的最后岁月的。这些信，表现了他们俩人对人生思考和战时心态的某些一致性。

无独有偶，他们俩人一个以含煤气管自尽，一个以中世纪武士的切腹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川端把死看做一种“灭亡的美”，“无中万般有”，强调“临终的眼”所映现的美。三岛在信中就点明川端的“无”，是“具有生命的无的本质”，他自己则以为灵魂是一种“无限接近无的有”，并把自杀看做是一种“残酷的美”。川端十分欣赏自杀身死的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岛则认为“‘切腹’是艺术，对其本质视而不见的人是愚蠢的”。它包括“艺术表现”和“行动表现”两个方面。川端的自杀，暂且不说，三岛在自己腹中捅的一刀，引起种种解读乃至争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是完全由于所谓的某种政治的冲动而自杀的，事实上他是经过四年的思考而采取的冷静至极的行动。他于切腹一年半前的1969年8月4日给川端的信中就明白不过地说出：“小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向着1970年一点一点地做着准备”，他“惧怕的并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还表示他死后“能够庇护他们（指自己的家属——引者注），惟有川端先生，谨请允许从现在起仰仗先生的庇护”。

三岛在完成其残酷美的“艺术表现”的同时，实现了他的“行动表现”，实现了他在小说《镜子之家》里所说的“趁肉体还美的时候就要自杀”的美的理念。因此可以说，尽管他们的自戕有着种种原因，两者也不尽相同，但从他们对生死观来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他们往来信件中，更多地看到他们对文学的追求，既有师长对后辈的点教，也有同仁式的彼此的文学交流。他们谈论美学，思考着东方与西方的传统与交流。三岛在战争乌云未散之时在给川端的信中就强调：“美丽的古典风格的短篇是一个理应被允许存在的欲望”，以及追求一种“在语言、文体和形式等所有方面都超过以往概念上的古老和新颖。”这时候的川端表示“自己必须和源远的传统一起生存下去”。战后他们一步步地实现这种追求。川端康成在东方传统物哀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流、精神分析学的结合点上创造了女性美，三岛由纪夫在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融合中创造了男性的美。他们都为日本文学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1961年，三岛由纪夫还为川端康成写了推荐文，盛赞了川端康成文学的不灭之美。川端终于荣获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的书信中还谈及彼此的各个作品，从中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三岛与瑶子的婚事还是川端做的媒。他们俩人在生活上的彼此无微不至的关爱，更是跃然纸上。这部《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它不仅展现了

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而且如实记录了人类最美好的爱。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许金龙同志译出全书,我以为这部书简的出版,开辟了我国翻译介绍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新境地,可喜可贺。

CHINA

目 录

前 言 叶渭渠(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1)

附 录

对谈 令人畏惧的谋划者三岛由纪夫

——解读灵魂的对话

..... 佐伯彰一 川端香男里(159)

一九六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文

..... 三岛由纪夫(190)

川端康成年谱 (192)

三岛由纪夫年谱 (200)

源氏物语与芭蕉 川端康成(209)

CHINA

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

1945年3月8日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①先生收转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缄

平冈公威君：

今天有幸收到野田君^②转来的大作《鲜花盛时的森林》，不胜感激。曾在《文艺文化》上读了一些，对你的文风一直深为感佩，很高兴这次能够拜读全文。

前几日，想给中河君^③去信，提及也打算写一写义尚^④，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事。

《鲜花盛时的森林》一书，是今天在北镰仓一个朋友家，从岛木君^⑤那里收到的。原本是去察看包袱疏散行李的，却得以溯至久远的年代，邂逅了宗达^⑥、光琳^⑦、千山^⑧、还有高野切石山切^⑨，甚至天平、推古^⑩，意外地见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 ① 平冈梓，平冈公威（即三岛由纪夫）的父亲。
② 野田宇太郎（1909—1984），诗人、评论家，曾任《文艺》杂志编辑。
③ 中河与一（1897—1994），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
④ 足利义尚（1465—1489），室町幕府第九代将军，足利义政之子。
⑤ 岛木健作（1903—1945），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柱脚石》等。
⑥ 俵屋宗达（生卒不详），江户初期的画家。
⑦ 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中期的画家，千山的兄长。
⑧ 尾形千山（1663—1743），江户中期的陶艺家、画家。
⑨ 高野切是《古今集》现存最古的写本。
⑩ 天平（729—749）是奈良时代的年号，推古亦称为飞鸟时代，是推古天皇即位的592—645年间，史上也称推古时代。

西,以致完全忘掉了近日来天空的情形^①。红梅也已经绽放了。

匆匆至此,谨表谢意!

川端康成
3月8日

① 在此后两天的1945年3月10日,东京即遭美国远东空军的大规模轰炸。

1945年3月16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明信片)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几天贸然通过野田氏奉上拙著，承蒙先生非但没有责怪造次之罪，还亲切赐予大札，不胜感激，谨表衷心之谢意！

都城也几乎成了阿修罗的争战之地，还返的寒气，使得都城的梅花刚刚绽放便又凋萎，也就失去了早春的新意。借助近日的闲暇，想写赖政^①和菖蒲前^②的艳话，不知是否可行。昨天在青山的旧书店寻购到了《雪国》。

请多保重，谨此致礼！

平冈公威

3月16日

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赖政，即源赖政(1104—1180)，平安末期的武将，1180年奉旨率兵追讨平氏，在宇治兵败自戕。

② 《菖蒲前》中的女主人公，源赖政的心上之人，后变为菖蒲草。(原注)

1945年7月18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祝愿先生安泰如常。我已接到命令，于五月五日开始义务劳动，现在的起居地是“神奈川县高座郡大和局(转交)高座厂第五职工宿舍、东大法学部第一中队”。借偶尔返京之机，忽然想给先生写信，便信手提笔。

我在这里的工作，是以大学生为对象，担任宿舍里的图书管理员，有充裕的时间来写东西^①，怀着感激的心情度着这段时日。同时，还要编辑宿舍内部的传阅杂志，从事的都是我所喜欢的工作，觉得现在的生活真是一种幸福。房间里挂着小小的条幅，上面抄写着佐藤先生^②俳句中开首部分的“晨光微熹”的字样，书架上排列着近松^③、南北^④、镜花^⑤、八云^⑥和泰戈尔等人的著作，花瓶中插着夏薊，——可是，我却眺望着窗外涂抹上肮脏迷彩色的宿舍建筑、傻乎乎呆立着的大烟囱，还有白色的云彩，整日焦急地等待着还不到的夏季。今年的气候至今仍

① 1945年7月，《海角的故事》起笔。(原注)

② 佐藤春夫(1892—1964)，小说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更生记》等。

③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中期的净琉璃和歌舞伎的作者。

④ 鹤屋南北(1755—1829)，江户后期的歌舞伎狂言作者，著有歌舞伎狂言《时橘梗出世请状》和《东海道四谷怪谈》等。

⑤ 泉镜花(1873—1939)，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高野圣》等。

⑥ 小泉八云(1850—1904)，原名为 Lafcadio Hearn，随笔家、小说家、翻译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怪谈》等。

过于凉爽,这对于喜欢在与暑热的斗争中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要给难得的跃跃欲试的心情踩上刹车,这真让我有些担心。

战争越来越惨烈,文学的书桌也越发窄小了,只容得下放置稿纸一帖。即便想要动笔,却又支不住臂肘,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笔。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期,拼死地工作果真就符合文学的神意吗?但我坚定地认为,它一定迎合了某种东西。坦率地说,从这种殊死进行的工作中,不可能生发出伟大的国民文学的萌芽,也不可能生发出新颖的语言、新颖的文体和新颖的文学全貌。我也曾多次思索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新颖,这不仅意味着只是明显印上了时代的意识,还当然地意味着以近似于痴呆的闲适来歌唱现在——这种令人头晕目眩且毫无意义的瞬间。我觉得我还在思考着一种新颖,这种新颖在语言、文章和形式等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概念上的古老和新颖(也就是说,超越了把曾经有过和不曾有过作为辨别新旧的唯一基准的态度)。这种文学纵然没有过去的所谓文学上的价值,其全□^①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许会久远地存续下去。我不知道这种可怕的苦思冥想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只能说,是以被神明之手操纵着的玩偶的闲适来进行的。即便在这之中,也存在着一种极为陈腐和常见的冀望,一种宿疾般难以避开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一个谁也不曾写过的美丽短篇,一个随手扔在一旁后谁都会捧拾起来并赞叹道“啊,真美!”的短篇。这个无聊的欲

^①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望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那种因为没有甜食便发明紫苏糖一般悲哀的权宜之法吗？“迎合了某种东西”这个盲信和任性的意识在支撑着这一切，可究竟又在迎合着什么？就文学而言，再也没有像目前这样被要求“莫妄想”，而“莫妄想”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妄想的危险了。

我根本不认为，文学就是如此狂热的信仰和怀疑的生活，就是马丁·路德^①一般的生活。我认为丧失掉日常生活是致命的。为了思辨第一义而慢腾腾地以第二义生活下去，这便是文学的形成。然而，面对着现在的自我，我果真具有摆出“生活”之类庞大架势说话的资格吗？

我不禁想起严峻的自然淘汰之手迅速将壮丽的恐龙类置于濒临灭绝境地的那个远古时代。不过，倘若它们中的大多数逃脱了那场危机并在某处敷衍繁殖，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濒临灭绝的种群”这种意识恐怕会执拗地一直存在于它们的习性之中吧。并没有遭到灭绝的生活成了生活的报应，这种报应使得它们逐渐畸形变态，不用借助人手它们也将灭绝。文学亦然，从不能生活、体验的界限和文学性体验（如里尔克^②所考虑的那样）的范畴中逸出的因素也需要得到承认。难道说，只能在文学的界外对文学的宿命观进行悲痛的二者择其一的瞬间来到了吗？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创始人。

② 莱·马·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著有诗集《生活与诗歌》等。

我经常在想,作为为那个瞬间而悄悄进行的准备,“美丽的古典风格的短篇”是一个理应被允许的欲望。比之将要开放和已然开放,花儿的自豪和矜持也许就在于现在“正在开放”这一点上。这种想法多少慰藉了我。因为,在体验之外,我思考了准备这种生存方式,更思考了现存这种生存方式。还因为,悲痛的时刻也许已经远去,不再前来。就某种意义而言,我成了乐天主义者。我竟敢于认为模仿也不可怕。“时间”亦然!

我正在写一些让您看了见笑的小说和诗,希望能因此而有益于健康。

前不久,我把《中世》^①的原稿存放在野田宇太郎氏处,托他“如有机会遇见川端先生,烦请转呈”。我甚至在想,或许先生已经过目了。那是我被某种东西迷住后写下的作品,可能充满了诸如末社^②神喻之类的卑俗味,它是我想呈您过目的唯一近作。

滔滔不绝地只顾述说自己的事,想必给您添了麻烦,不胜惶恐,敬请先生宽宥失礼之举。

我只想对先生述说,想请先生垂听,却尽说了些呓语一般的话。我真担心,未能尽我所思的那样对先生述说。

① 1944年11月前后,三岛前往河出书房出版社拜访了野田宇太郎,并将《中世》原稿存放在那里,后在中河与一负责的《文艺世纪》(1945年2月号)上发表了《中世》第一章。(原注)

② 附属于本社的神社。

听说镰仓也渐渐有了遭空袭的危险。
敬请先生保重贵体。失敬之处，乞请见谅。

草草

平冈公威
7月18日

1946年1月14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宅 三岛由
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谨祝先生新年愉快，祝愿先生更加健康！

今年，大学的寒假一直要放到二月十日，漫长得出人意料。我愉快地期盼着，希望在这个假期中务必拜会先生并聆听教诲，但苦于无法得知先生方便与否，原先准备烦请《文艺》的野田氏向先生征询并代为请求，却又没有机会见到野田氏，万般无奈之际，只得冒昧相扰，决定书面向先生请求。失礼之举，乞请先生宽宥。

倘若有幸拜会先生，我想对先生述说一个叫做阿瑟的进驻军军官。此人精通日语，是川端先生的热心读者，认为“《浅草红团》最为有趣”。像这样的人，无论其教养还是人品都很出色，即便在进驻军里也算是出类拔萃的。

《文艺世纪》大致已经解散，中河君也已前往甲州闲居家中。我想，中河君今后或许反而会因此写出很好的作品来。《文艺世纪》中有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已把这个杂志引往越来越奇怪的方向。

由于近日没有可读之书，只好闭口不言。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小泉八云等人却始终魅力不减。前几天又重读了保尔·莫朗^①的《黑夜开门》，作品

^① 保尔·莫朗(1888—1976)，20年代法国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小说《黑夜开门》等。

中有这么一段文章——“概而言之,那是一种与人们期盼着的那种具有深奥含义的宗教性和平的复原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因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崭新的世态看上去倒好像比我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历过的死亡更加危险,也更加美丽。”令我赞叹不已的是,这个世界竟然总是在不知厌倦地重复着相同的事例。现在,文学的不朽性、不变性、恒常性和文学的新与旧正混杂在一起,假如不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考虑,似乎很容易招致误解。

真对不起,若蒙先生在同封中的明信片上写明您认为方便的日期并顺便寄回,则实为幸甚。

请先生保重贵体。以上不情之请,尚望见谅。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月14日

又及:府上是在鹤冈八幡宫前向左拐,再下坡的那个地方吧?

1946年2月19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宅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星期一前往白木屋^①拜访了木村君^②，但据说京都
都有人去世，您暂时不能回来。我这是第一次去白
木屋的镰仓文库，那里非常热闹，较之往昔的百货公
司书籍部的规模要大得多。

下星期五(二十五日)您去事务所吗？其时我想
前往拜访先生，并带上拙稿《海角的故事》和《盗贼》
第一章。倘若当时您没在，而且木村君也未回来，那
么，该把稿子交给哪位呢？

谢谢您的二月号《人间》，参照荷风^③的《春水^④
评传》和前几天得到的《春色梅儿誉美》，我怀着极大
的兴趣非常投入地进行了阅读。

时下正值寒冬，敬请先生切切珍重！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2月19日

1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 ① 即东京日本桥白木屋百货公司。1945年9月，川端康成与久米正雄等人
在此开设了镰仓文库出版社的事务所，由川端本人担任常务董事。（原注）
② 木村德三时任《人间》杂志主编，战争后期与久米正雄、川端康成等人
创设租借图书的镰仓文库，后于1945年9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镰仓文库
出版公司。
③ 永井荷风（1879—1959），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隅田川》
等。
④ 为永春水（1790—1843），江户后期的人情本作者，著有人情本《春
色梅儿誉美》等。

1946年3月3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几天失礼了。我不习惯事务所的空气，头脑晕晕乎乎，不记得向先生说了些什么，假如说了失礼的话，还要请先生宽宥失敬之罪。

原本我想，如果有机会，一定不为工作上的便利而叨扰先生，只希望先生能够从容垂听我的私事。可话一出口就会越来越糟，因而决定还是给先生写信为好。在给席勒^①的信件中，荷尔德林^②这样写道：“我总是被一个念头攫住，那就是和您会面。但假如和您会了面，我又总是用自己与您作比较，便会深切地感觉到自身的渺茫。”在另一处他又写道：“在您身旁的时候，我的心就变得实在太小。可一旦离开您的身边，我又会因为心境大乱而一事无成。”——现在，我的身上就清晰地显现出了这个荷尔德林的“心境大乱”的征兆。

在二月号的《人间》上，我读了桑原武夫^③的评论文章，实在不敢苟同。特别是“艺术由模仿而生”这个浅薄的结论，更是精神正常的人所无法得出的。艺术仍然是由体验而生，那是比日常生活体验更高

① 约·克·弗·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诗人、文学理论家，著有剧本《阴谋与爱情》和《强盗》等。

② 弗·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许佩里昂》等。

③ 桑原武夫(1904—1988)，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在《人间》2月号上发表评论《日本现代小说的弱点》。(原注)

层次的体验,是经过酿造作用而被象征化了的体验。所谓原始和新鲜的体验,经过“时间”(精神性时间)的酿造作用而变化为象征。酿造(淘汰、选择和化学变化)完全是无意志和本能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所谓艺术上的体验,是通过先验性因素而被迫进行淘汰的特殊体验。因而,在艺术的形成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特殊体验(一种缓慢的灵感)内反而潜伏着超历史性的契机,第二阶段的无意志的酿造作用内则潜伏着历史性的契机。那些看似模仿的东西,只不过是这种历史性契机的过剩而已。也就是说,作家一方面在回避模仿,而另一方面则又容忍本质性的模仿。恰如在艺术体验的范围内难以区分经验和先验这二者一样,具有这种本质的必然性模仿同样难以与创造(创作)区分开来。桑原氏的议论即便是从这一点说开去,也是极其表面化的。因为,他不恰当地重视外形上的模仿,却丝毫没有言及内在的和历史的本质性模仿。本质性的模仿是难以回避的“共感”的产物,在这种“共感”中,已然存在着超越模仿的要素。那是一种艺术上的机械论,它已经演化成为偶然性的理论问题。桑原氏全然没有触及到这一切。

《人间》二月号上还发表了里见氏^①的小说,该小说的末段相当逗眼,这也是学习院^②的前辈们常有的情形。“……猛地涌上我的心头,可这已经不是为了女儿们,而是为了祖国那悲惨的命运……”——

① 里见弴(1888—1983),小说家,在《人间》2月号上发表小说《姥舍》。(原注)

② 为皇族和华族子女的教育而于1877年开办的学校,战后改为私立学校。

宇野氏^①在二月号的《展望》中，潇洒地书写着战争中和战后家庭里的事件。国家的这等大事，竟然写得如此轻松自如且若无其事，这个被称之为“小说”的怪物，便立刻显得可怕起来了。这样写合适吗？把这些说成是小说的包容力便可以心安理得了吗？作者把小说这种贪婪的怪物放牧出去后便放任自流，这种做派正常吗？——比之宇野氏作品中出现的周到细致的“事实”的悠适，我现在越发眷念王尔德在《架空的颓废》中所表述的那种“人工”的激越。

您所说的《日本文学者》中的高山这个人对拙作的批评，——我已经很有兴致地读了这篇难得一遇的比较像样的评论文章。不过，他写的却都是一些可怕的、让人无法信服的内容。我想听听那些再稍微严谨些的批评，例如河上彻太郎氏^②和谷川彻三氏^③的（尤其是《菖蒲前》，看了就觉得那是令人生厌和品位低下的小说）。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我是如何手忙脚乱地从所谓的“国学”那里逃出来的，从战争期间作为我洗礼的《文艺文化》那一派的所谓“国学”中逃出来的。在《文艺文化》终刊号上发表的矫情小说《夜车》^④，是我对国学的诀别书。在写那部作品时，胸

① 宇野浩二(1891—1961)，小说家，曾在《展望》2月号上发表小说《浮沉》。(原注)

② 河上彻太郎(1902—1980)，文艺评论家，著有评论集《自然和纯粹》等。

③ 谷川彻三(1895—1989)，哲学家，著有《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日本》等。

④ 1944年8月发表于《文艺文化》，后改题名为《中世一杀人恶习者留下的哲学日记之摘要》。(原注)

中的憋闷宣泄而出。当时,我把国学理解成了浪漫派^①的运动,甚至喜欢缠绕于其中的某种不遇。然而悲哀的是,他们渐渐开始排斥现实主义,使得自身愈加贫乏。面对国学的这种危机,我试图提出机械论的问题。那是一种与人工主义的颓唐派艺术密切相关的东西,可他们甚至都不敢试着去理解。他们无法理解,通过浪漫主义和机械论的结合,才能够在所有时代与现实主义相抗衡。浪漫主义是一种灭亡性冲动的定型化,作为作品中的完美,它从来都是不能指望的。现实主义文学是通过写作来使事实成为文学,而浪漫主义文学则是在写作之前,文学即已存在于其中。因此,浪漫派的文学把“表现的绝望”作为其第一步。但是,当内在冲动被自我目的收敛起来,将艺术至上当做座右铭时,便会被其他造型性热情所压倒,从而陷入形式主义,而原有的内在冲动则烟消云散,沦为毫无内容可言的人工性文学。泰奥菲尔·戈蒂埃^②的文学即与此相近。我不赞成这其中的任何一方。人工这个词语,也不是以戈蒂埃的那个意思说出来的。我还是想从“表现的绝望”出发。但是,为了从浪漫派的饶舌和恣意中将其拯救出来,我曾考虑尝试导入(那几乎是残酷的效果)极端的机械论。由于表现上的枯竭,浪漫主义必然具有沉溺于古典主义的危险倾向。为了防止这一切,有必要利用冷酷的机械论来进行暴力性刺激。也就

① 这里所说的日本浪漫派是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它提倡国粹主义,不同于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

② 泰·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著有小说《莫班小姐》等。

是说,不是在作品中将内在冲动写实地、客观地具体化,而是一旦其还原为无机质,便机械地予以构成和排列,使内在冲动凝结成一个个的瞬间,在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之外,进行人工性的再构成。在这个再构成的方法论中,对现实主义来说,它便具有了无以伦比的强度。毋宁说,它已经不能被称之为表现了。所谓人工,它是人类最为纯粹和没有虚伪的热情,比之单纯地再现事实这种热情,它扎根于更为强固的人性之中较之浪漫主义、机械论和现实主义,它更加写实。在机械的方法论方面,它对浪漫主义的内在冲动一次次人工性地予以再生产、回收和再燃烧,不停顿地把作者推向创造的最初阶段,推向最初的深渊。——不过,我对以上这些文学论也还很不熟悉。

拜会您之后,我以从中得到的不可思议的奋勉和活力在写《盗贼》的第二章。完成以后,我打算写《殷勤》这个难解的短篇。就是“通过殷勤”的那个殷勤。

第一次拜见您时,我曾向您说过,不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我便不能工作,即便如此,在远离人居的地方,反而也同样不能工作。这是真心话,现在我越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一旦开始创作,便会觉得一股强烈的不安,仿佛自己空空如也,连一个依附之处也没有。这就是尼采所谓的“赐予太阳的孤寂”吧。我觉察到受读者欢迎的幸福还非常遥远,这种感觉甚至让我爱上了孤独,尽管那只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不安的寂寞使得我坐卧不宁。我在等待着朋友。朋友没来。我感到从心底里企盼自己的臂膀能够拥抱谁。我想失去双手。我想丧失触手。以

这样的状态,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拜会先生的。足下能够一口气吹熄我的火焰吧。

尚望先生原宥我的妄言。请先生保重身体!

匆匆即颂

平冈公威

3月3日

1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46年4月15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在先生百忙之际数度相扰，不甚惶恐，谨表歉意。

感谢先生今天赐予大作《雪国》。四五年前，我曾于居住在鹤沼的叔母家入迷地读过《抒情歌》，这次我最先重读的就是它，然后一口气拜读完了《虹》。虽说对无缘从容聆听先生教诲而遗憾，读了这些作品后，仿佛也体会到了先生亲切的教诲和训谕，从而感受到巨大的鼓励。拜读《抒情歌》时，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偶合。今天烦请您过目的《中世》（比之《抒情歌》，其主题尽是一些神灵附体之类低俗和丑陋的东西），也是关于心灵的故事。岂止如此，当我读到“魂魄这种语言，只不过是流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一种力量的形容词而已”这句美丽的箴言时，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今天离家以前，我在《盗贼》第三章中絮絮叨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拙文：“灵魂是一个完全存在和完全不存在的上位概念。（中略）但这个包容者既不是单纯的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它是无限接近无的有，也是对有穷追猛赶的那个瞬间的无。因而，这个具有包容作用的形象（灵魂），便永远变化流转而不知其定处。”然而，这个冗长且不知所云的思考，却只需《抒情歌》中的一句，便突然开启天窗，得以看见爽朗的蓝天。我认为，像《抒情歌》

这样白昼的幻想,在我国是非常罕见的。没必要期待谷崎氏^①的《阴翳礼赞》,亚洲那巨大的夜之山麓正是日本,恰如爱尔兰作家注重晨昏朦影^②一样,我们习惯于在这种朦胧柔和、没有黑柱石般硬度且轻盈似水的夜色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趣话。神的时代已然结束,诸神皆隐身于夜幕之中,不可能再度在白昼的阳光下狂跳乱舞。每当我阅读中世的御伽草子^③等读物时,便觉得作品中的世界恍若完全置于手匣内的暗夜之中,不禁感到透不过气来。日本人如此沐浴着自然和阳光的恩惠,却背弃了哈昂^④“东洋的希腊”这一赞誉之辞,面向暗夜,面向暗夜。无论红叶^⑤或是镜花,全都沉溺于近世的“暗夜”里。即便看上去那般洋气十足的佐藤春夫氏,也除不去暗夜那微弱的遗痕。在深深植根于日本人内心里的美学观念中,“暗夜”大体上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然而,《抒情歌》最先开始把日本的自然美和爱作为契机,奠定了白昼的幻想,换言之,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洋的希腊”,并唤起了我们的萌动。她的高度和洁净,不啻于偶然碰触琴弦时发出的天籁之音般高雅的妙音——而且,所有这一切全都没有被抽象化和徒然地壮大发展,而是被微风一般的悲哀所包裹,寂然寄身于肉体的阴影里微弱地喘息着。您的这篇大作使人深切感受到了灵与肉

①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著有中篇小说《春琴抄》等。

② 原文为英文(twilight)。

③ 室町时代至江户初期创作的通俗短篇小说之总称。

④ 原名为 Lafcadio Hearn,即小泉八云。

⑤ 尾崎红叶(1868—1903),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金色夜叉》等。

的一致。当听到人们所下的“川端氏的感觉”或“川端氏的诗”之类的评语时，我总是在私下里流露出苦笑。倘若只是诗歌和感觉，那么，堀辰雄氏^①的作品里同样也有。然而，在我们仰视足下（请原谅我使用这种粗俗的第二人称）的眼里，之所以把足下看得远比堀辰雄氏要高得多，是因为您的这部大作使得我们的肉体、感觉、精神和本能，以及所有灵魂与肉体的部分，都领略到了微妙的默契，一种蓝天和将其浸染了的云彩一般的微妙的默契。是的，作为其媒介，可能存在着日本人那种淡淡的“悲哀”这一秘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这是能够并且已经触碰到了神的肉体的人所拥有的无以伦比的文学，触碰到了在那些简单的“体味到的诗”和“体味到的感觉”之类的语言所无法表现的、“身体”的悲和“身体”的美以及寄予其中的神的肉体的人的文学。

关于《雪国》（我曾多少遍地拜读这部作品啊！），她是那样高大，对于渺小的我来说，有如牧童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攀上那座大山一般，惟有仰视并憧憬遥远的阿尔卑斯那葱茏的巅峰。

因为过于感动，说了一大通失礼的妄言，请您不必放在心上。

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平冈公威

4月15日

^① 堀辰雄（1904—1953），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起风了》等。

1946年5月3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藏

川端康成先生：

拜读大札，不胜感激，谨呈上早先受嘱写就的有关《抒情歌》的随笔^①初稿。

先生或许会认为，由我这个不成熟的人写成如此的文章显得恣意狂妄，但它的确是我极为热爱您的那篇大作，以致欲罢不能而写就的，谨盼先生宽宥见谅。在先生方便的时候，我想再次相扰，不知您十二日前后是否有便？

近日气候不顺，敬请先生善加保摄。

匆匆即颂

平冈公威

5月3日

2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关于川端氏的抒情歌》（1946年4月29日《民生新闻》）。
（原注）

1946年5月12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 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今日一大早就打扰先生，承蒙先生不但恳切教诲，还盛情款待，谨向先生表示深深谢意。

尽管先生处于百忙之中，仍把自己那些拙劣的东西取出让先生一一过目，尚请先生原宥失敬之举。

非常感谢先生围绕《中世》和《盗贼》所作的批评和指导，那些我“也感觉到好像不大对劲儿，可自己又实在看不出来”的处所，幸亏先生指点，使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对改稿有了坚定而明确的想法。回家后重读《盗贼》第二章，尤其是后半部分的粗杂和肤浅，简直让我无法卒读，第一章也非常糟糕，在完成以前，打算对以上部分进行全面修改。

此外，承蒙您就义尚做了诸般指导，并把您宝贵的藏书借给我，使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幸福。在《中世》序章中，我想把时代的唯一希望义尚辞世前后的情景写得详细一些，拜读了您借给的藏书目录后，觉得若能借读到《将军义尚公薨逝记》，则实为幸甚。

遵先生所嘱，二十六日（星期天）我将再度相扰。

时下天气不顺，敬请先生善加保摄，并向夫人转致问候之意。

匆匆即颂

平冈公威

5月12日

1946年6月5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 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谢谢前几天您送给的漂亮的书^①。作品集中的《女儿心》^②、《童谣》、《金块》和《正月初三》等四部作品以前没读过，就从这四部作品开始一口气地读了下去。这四部各有韵味且艳丽夺目的短篇小说，变为愉悦、寂然、恐怖、亲切和不可思议的感受闯进了我的梦乡。《女儿心》那轻盈和难以想象的端正的感觉；《童谣》第117页暴风雨过后的情景和孤寂的铃声；《金块》的黄金梦，以及西洋中世那辉煌闪烁着的探奇故事和与此相反的虚幻无常的黄金的光辉；《正月初三》中让人想起莎翁晚年闹剧的那种喜剧的、穿透了的空寂感；这些令人难以摆脱的东西紧紧抓住了我。

我认为，这其中的《童谣》第117页的文章是无与伦比的名文，说起来也真可笑，我反反复复地拜读着那段文章，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时间忽然静止般凝滞而清澈的那转瞬间的雨后情景，接着，一大片芦苇迎风发出声响——，是的，从不曾见过“情欲”这种语言能够镂刻下如此强烈印象的例子。

① 短篇小说集《夕照少女》（1946年4月 丹顶书房版）。（原注）

② 小说家新田润于1942年发表的小说。

《女儿心》也是那种题材的作品，丝毫没有令人不快的东西，文风清冽，文笔流畅，我怀着难以理解的心情远远眺望着。我的内心里萌动着与阅读《抒情歌》后非常相似的感动，那是因为心情上的奇迹，如同梦境中发生的超自然事件一般清晰而淳朴地显现了出来，还因为那是以镜花一般的“信仰”创作出来的文学。但是，在那个信仰里，主人公少女却沉溺于甘美之中，尽管作者大声招呼，也很难让她醒悟。就沉浸于恍惚感这点而言，我觉得这篇小说作为作品的完善得到了保障。作家在努力向读者叙述这种信仰时，是那樣的悲慘和痛苦，有时甚至是那樣的刻薄。为了这个目的，声嘶力竭地呼喊著，最终却又撒下“作品”的作家又是何其之多啊。倘若这种努力能够升华为美事，成为像《抒情歌》和《女儿心》的作者那样连指纹也不曾留下的丰满的作品，——作为作家，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幸福的吗？同时，在那个“场面”完成的同时，作家当然没有理由永远被那个场面所款待，因而作家的“生活”又是多么寂寞啊。许多作家卑怯地逃避着这种孤独的寂寞，希望始终被作品的“场面”所款待，哪怕一张小小的椅子，也要确保属于自己的一隅，不愿放弃这种悲哀的尝试。我很恐惧——自己恐怕也是这种妄想的一个俘虏吧。（不知为什么，《女儿心》让我想起了歌德的《亲和力》，它们都是爱的奇迹的故事。）

上次拜访您的翌日，葛饰书房以业务陷于破产状态为由，告知《冒牌唐璜》已不可能出版，因此，我请那里的老板尽快转至赤坂书店。今天，葛饰书房

的老板转告说,赤坂书店已承诺出版。于是,该作品将首先由赤坂书店发表,估计将会尽快运作。四个月的时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白白浪费了。

《群书类集》我还想再借用一段时间,谨请先生慨允。

近日天气不顺,敬请先生善加保摄。此外,对先生的慨然相助,谨表示衷心感谢。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6月5日

1946年6月15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天气渐热，想必先生健康如常吧。我也于本月十五日开始放暑假，很高兴可以因此而从容工作。

承蒙先生厚爱，借给我诸多资料并给予鼓励，使得《中世》的改稿工作得以大致完成。关于义尚薨逝的部分改得还算满意，只是中国人那部分尽管作了修改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做些改动，它们在我的手边将放置一个月左右，准备近日奉上，届时还要烦请先生过目。今年夏天，您将一直住在镰仓的府上吗？

题材也真是个让人头痛的题材，义尚这个人物只能进行概念性的描绘，由于不得不以小舍人菊阿弥的哀叹为中心，因而，资料所能提供的帮助便只能局限于寺院外部的若干事件——向诸神社供奉神马之事，自薨逝前夜起便滂沱不止的雷雨之事，遗骸运出前的怪火之事，以及在波津湖畔放下神舆之事等。第一章原为十页，现改为二十页，中国人那一章原为十七页，现改为七页。由于不能超出整体结构（共八十页）的规模，这样便显得过于头重脚轻，最后就这么定了下来。

《盗贼》第二章改写完后，又回到了第四章，进展非常缓慢且不顺手。或许今年整年都要徒劳地白费力气。

我觉察到，每当见到先生时，原本打算向先生述

说的话总是说不出口，说出的尽是一些自己也没想到的事，为此我每每后悔不已。最近，我很想和先生谈谈关于惠心僧都^①的来迎^②和赞^③等事，并聆听先生关于此事的教诲。

俯首合掌
终可欣求净土
只闻西方天界
伎乐歌咏隐约
可见翠绿山脊
光云遥遥辉映

临终前的这种明朗的幻影，是那样高贵、美好和令人向往。在我的眼前，不曾如此辉煌过的夏季，率领着疫病、饥饿和颓废的夏季迫近了。可在这样的夏季里，源信曾见到过的那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净土的幻影，反而好像也显现在东京的天空。同战争时期相比，东京人的表情变得美好起来，似乎变得清澈了，衰败和郁闷则清淡了。人们的命运与其说总算被推向了现代，毋宁说好像正在被推往古代。

近日我时常想起的一句话，是您发表在《人间》杂志上追悼武田氏^④的悼文中的一句：

① 源信(942—1017)的通称，平安中期天台宗的僧人，著有《往生要集》。因其居于山横川的惠心院，而被称之为惠心僧都。
② 佛教用语，意为信徒临终时，阿弥陀将会同二十五尊菩萨一起现形，将信徒引往极乐净土。
③ 日本佛经中的赞美诗。
④ 武田麟太郎(1904—1946)，小说家，著有《日本三文歌剧》等。

“与其为那人的死而惊愕、悲哀，莫如为那人的生而惊愕、悲哀。”

最近天气渐热，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平冈公威
6月15日

1946年7月6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明信片)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上次失礼了。拜读完先生赐予的大作集^①中的《女学生》后，或许是因为吃惊得说不上话来的缘故，深感拙作《盗贼》无论怎么考虑也是毫无价值的，让这个无聊的作品存留于世似乎是一种罪恶，于是，便把未完成的原稿塞进橱柜无法取出的最深处，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取出来了。我终于感到了轻松和畅快。还要请先生把第一章也掷还给我，以便将其幽闭起来。

关于那篇作品，给先生平添了诸多烦恼，谨深表歉意。

这是一场拖了半年的热病。

等考试结束后，想试着写一些病后的朴实作品。

遵循先生吩咐，已将《海角的故事》送给《群像》杂志的记者。

谨此致歉并呈报告。

平冈公威

7月6日

2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短篇小说集《日雀》(1946年4月 新纪元社版)。(原注)

1946年8月10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被占领军加盖“开封检阅”印章)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 公威 缄

川端康成先生：

近日残暑酷热，想必先生健康如常吧。

日前在清光会遇见德川义恭氏后，便一同前往事务所拜访先生，不巧先生外出。德川氏也非常想拜见先生，先生若能予以接见，则实为幸甚。

越发静不下心来学习了，真不知道能否赶上九月份的考试。今天也是如此，怎么也无法开始学习，却忽然涌上一个念头，那就是给您写信。昨天拜读大作集时，同样是一发而不可收，几个小时过后仍然无法停下来，一如那位正彻^①所言：“梦醒之际，如若想起定家^②之短歌，便心境大乱，几欲发狂。”

屡屡想去看看大海，却又每每难遂其愿。也想于秋季前往犬吠，可一想到独自一人该如何去那片陌生的土地时，便又犹豫不决，难以决断。

《轻王子和衣通姬》——《记》、《纪》^③有着各自的记述。在《古事记》中，这二人是同胞兄妹，最后在伊予共同赴死，是那样的简洁和美好，非常适合于近亲相奸这类古典作品的主题。而在《日本书纪》

① 正彻(1381—1459)，室町时代前期的歌僧，崇拜藤原定家，著有歌论《正彻物语》等。

② 藤原定家(1162—1241)，镰仓前期的歌人、古典学者，《新古今和歌集》的主要撰者。

③ 《记》为《古事记》，《纪》则为《日本书纪》。

里,姬则是父皇之后的妹妹,亦即轻王子的姑母,天皇的侧室。故事中,皇后强烈的妒忌这一主题,以及轻王子与父亲的恋人私通等情节,都是非常近代的,规模也可以因此而演变得比较大。但是,如果失去轻王子叛乱这个极其重要的情节,甚或把姬作为王子的妹妹,便会与父皇和姬的恋爱关系产生矛盾,我因而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该依据哪个记述为好。也就是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具有相同程度的魅力。

我想等考试结束后再慢慢地写。现在居住的家宅是租用的,房东已经发出了逐客令,我真不知道,到了秋天,这张窄小却又亲近的书桌的周围会是什么模样。——在今后困难的经济状况中,凭自己这点疏浅的才能,要想以文学立身出世,只怕反倒会使得文学愈加贫乏。作为维持文学的手段,我只能违心地打起劲头来学习,可与此同时,却又日甚一日地厌恶法律课程(尽管嘴巴上说的很有力量),对来年的高等文官考试没有一点儿把握。不过,倘若我不顾一切地专念于文学,柔弱的母亲便将经历诸多辛劳。——其实,这只是照例的、非本质性的苦恼,与其独自愁眉不展,不如向先生倾诉一番,请先生不要把这些人梦话放在心上。

据朋友说,皇室那些比较近的亲戚们(亦即臣下),每月各自拿出二三百日元作为生活费献给皇室,说的更明白一些,就是皇室被其亲戚们养了起来。从朋友们那里,还听说了其他一些豪门日趋没

落的消息,听起来,这一切恍若《樱桃园》^①中的情形一般,三四十年后再度相会时,真不知道其时大家会是如何境况。我们家也是这样,由于祖父的失败,很早就开始衰败了,反正早晚都得走上这条相同道路的吧。——在先辈的公家华族中,有一个可怜的人儿狂热地迷上了李勒·亚当^②,开口闭口说的都是李勒·亚当。

给您写了这么一纸疯疯癫癫的不像样的信,尚望先生宽宥。

适值残暑,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8月10日

又及:遵先生所嘱,已将《中世》第一章归回初稿之事拜托给了木村氏。写了这种打扰先生工作的信,还望先生恕罪。思量再三,还是决定断然投函。

①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四幕剧。

② 维里耶·德·李勒·亚当(1838—1899),法国小说家,著有《令人痛苦的故事》等。

1946年9月13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明信片)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 三岛
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想必先生安泰如常。

这个月的十一日，考试终于结束了，回味起来真不是滋味，两个月的时光就这么虚度过去了。我觉得，在全力学习的那些时日，自己真像一只小小的老鼠。在生理上，我是那么厌恶学习。——十一日那天，如同逃出鸟笼的小鸟一般，我漫步在神田街的旧书店，竟然发现了寻觅六年之久的斯维登堡^①的《天国和地狱》，让我不禁欣喜若狂。

原定于十五日(星期天)叨扰先生的，可由于总罢工，电车该不会停止运行吧？如果真是那样，我去的就可能会晚一些，故而写此明信片。

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9月13日

3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的神秘思想家，著有《天界的奥秘》等。

1947年7月17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梓宅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正值酷暑，想必先生安泰如常吧。请问现在还是一周来东京两次吗？

三天后就要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了，丑媳妇总有见公婆的一天。不过，在这些日子的学习期间，我还是读了不少小说。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实在不愿学习那个行政法，便彻夜通读了《金色夜叉》^①，真奇怪怎么会有如此有趣的小说。

在学习的同时，我参加了劝业银行的应聘考试，却没能通过。

弟弟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爸爸说哥哥真可怜，这会儿非常绝望和气馁。”我答道：“不，通常我是不会气馁的，我这个人呀，只要睡个午觉，什么事情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你还是认为爸爸这会儿正绝望和气馁的为好。”尽管我在说着这般不孝的话语，对老爷子却多少抱有一些好感。晚餐时刻，我正下楼，老爷子在官厅任职时的两位下属来访。像是要在我开口说话前就布下防线似的，老爷子开口说道：“这小子真混，说什么不是东京银行就不想去，面试时尽说一些任性的话，所以没考上劝业银行。其实，进去后也还是可以活动的嘛。”

^① 日本小说家尾崎红叶的短篇小说。

显然是在说谎,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没能考上只是因为成绩不好。当然,老爷子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怜悯我,而是因为他知道,具有伪恶倾向的我有一个奇特的爱好,那就是在人前说出自己的丑事,所以,他预先布下了一条防线。老爷子真是一个可爱的追慕虚荣的人。

我走入隔壁房间时,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老爷子大声说道:“即便在这样的时代,也还是当个官吏更好些啊。今后,官吏同样会抖擞他们的领导权吧。”这般豪言壮语,便是老爷子还在做梦的证据。这个梦就是,只要我还接受高等文官的考试,就会如愿成为官吏的。

老爷子往昔的下属像是稍微受了一些刺激:

“不过,我们当初进入农林省后,有个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人远远地追上并超过了我们,净起草那些只顾自己方便又压制别人的文件草案,还自以为终生都是正确的。他本人的确因此而感到愉快,可客观看来,这种人却是非常不幸。”

“不,这怎么能说是不幸呢?这是愉快呀!如果感到愉快,那么他就是幸福的。能够如愿以偿地干自己的事,这个人自然会发出胜利的欢呼,这不就是愉快吗?”

老爷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明白下属所说的“不幸”的含义。他之所以如此无理地故意提出这些胡搅蛮缠的主张,是有着种种用心的。其一是为了他自己,其二则是为了作为儿子的我。而我既不像老爷子想象的那么天真,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现实家,所以,他的这番故作姿态便显得牛头不对马嘴

了。

——我是觉得以上这些场面比较有趣才写出来的。最近,我非常喜爱日益见老且友善起来的双亲。被我的双亲喜爱是一个痛苦,可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我却也开始喜爱起自己的双亲来了。关于这次就职问题和高等文官考试等问题,面对我的那些年轻朋友们,我找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装腔作势地扬言打算效法歌德和贡斯当^①。可是仔细一想,这其中似乎掺杂着孝行,即对上了年岁且温和起来的父亲所怀有的孝行。现在,这个发现并不怎么使我感到难堪。

那么,这是努力学习更好一些。在考试前就知道不会及格的这种散漫、荒唐的学习方法,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即便这么认为,还是想写小说,想读小说,不禁心神不定、忐忑不安。——最让我抱有戒备心的,是面对自己的疑问:“你之所以不能安心学习,真是因为纯粹的艺术灵感之恶魔使然吗?你本人能够准确地如此断言吗?”换言之,即是这么一个可怕的疑问:“面对你那蚂蚁的眼泪般少的可怜的文学上的工作,以及给予你的那个名过其实的(即便如此,离世界级作家这一奢望也还非常遥远)新锐小说家的美名,难道你陶醉了,因此而轻浮了,不安心学习了吗?”——不!我拒绝!艺术灵感之恶魔的因素确实存在。它确实存在吧。不过,它只占有百分之多少呢?倘若我的体内存有真正的艺术灵感之恶魔,难道我还不早就把学校和家庭抛到九霄云外,一头

^① 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小说家,著有《宗教论》等。

扎进奔放不羁的文学生活中去？

我的确自满了。可怕的是，我似乎把师友的引导视为自己的实力而自命不凡。——我没有像感觉到自己的骄傲自满（不是自信）那样使自己气馁。即便睡上一个午觉，也是不会治愈这些的。

我想，等考试结束后，我反而会认真思考这一切的。

在给您的信里总是写满了这些无聊的怨言，实在抱歉，读后请您不要放在心上。考试结束后，我想尽快叨扰先生。

适值大暑，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7月17日

1947年10月8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涩谷大山15号 平冈梓宅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最近两三天是比较凉爽的好天气，先生安泰如常吧。前些日子，在先生繁忙之际冒昧相扰，谨请先生宽宥失礼之举。

前不久您曾说：“不妨试着写一部二百来页稿纸的东西，怎么样？”自那以后，我就在内心里朦朦胧胧地构思着一部长篇。今天去一个朋友处（因为那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玩马的人），想了解有关马术的问题。在想象中捏造的情节与实际听到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却使我发现了一个让我高兴的新念头。最近，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尼寺的传闻并做了笔记。说的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伯爵，整天在东京为所欲为。在他京都的宅邸里，姐妹三人中的两个姐姐出嫁后，母亲便过早去世了，留下了最小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过着女王一般骄横的生活，在侍仆们的忍耐和娇宠下，原本就早熟的少女，逐渐在京都的华胄名门间传开了乱行的绯闻。这一过程令人想起了普鲁斯特那可怜的短篇《社交界》，受“本性难移”这句箴言的启示，父亲把她送到了尼寺，可她却趁住持尼外出旅行之际，身着蓝色、绯红色或葱绿色的衣服，披裹着头巾，由河内的道明寺频频前往大阪的中学生恋人处幽会。最后，她轮番藏匿男人，战后，与撤退回国的复员青年又暗结连理，

尽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且不说对此一无所知的住持尼,就是侍仆们也是守口如瓶。说起那些打下手的尼姑们,据说也都是一些各有前科的人,或是失恋了的光棍尼姑,或是将要生孩子时谎称为阑尾炎而蒙骗人,处置好婴儿后自己来当尼姑的。看来,尼寺这种地方确是不寻常的处所,这真让人大吃一惊。

昨天,我还在店頭门市上读了菊池宽氏^①的序文,不禁为之深受感动,是在求购了岛田清次郎^②的《地上》后阅读的。菊池氏那篇世俗的序文,并不是其出自世俗的自信而写成的,而是出于文学上的那般自信而写就的世俗性文章。我是感其力度才买下的。然而,岛田氏的小说与这篇序文并不一致,菊池氏提出“二十五岁以下勿写小说”,而岛田氏则强烈反对,我认为岛田氏不可能理解菊池氏这句话的意思。不要说二十五岁以下,就是三十岁以下也是写不出真正的小说来的。我感到了岛田氏那悲壮的命运之歌,那与诸多尽管认识到这一点,却又没法不写小说的青年相比较,尚不能思索二十五岁以上的文学世界的岛田氏悲壮的命运之歌。而我本人则与岛田氏不同,我知道自己对菊池氏想要表述的意思过于理解了,这却将我放在了孤寂的境地。

总之,与其说《地上》的主人公大河平一郎是苦学笃行型或正义派型,毋宁说,与我们所熟读的那种常见的少年小说的主人公是相同的类型。这其中

① 菊池宽(1888—1948),日本新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珍珠夫人》等。

② 岛田清次郎(1899—1930),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地上》等。

人生的冒险,有庇护少女们的铁拳,有世间难容的正义感,我们在少年时代所描绘的理想少年正在这里喘息。不过,我认为这种人物在小说中出现还是过早了一些。连青春的重荷都不知晓的冒险充斥着灵魂,我觉得这种灵魂是不能进入小说的框架之中的。否则,就会像阿兰·傅尼耶^①的《大个子莫尔》那样,从小说中逃逸而出。

太宰治氏的《斜阳》第三章也让我深为感动,读起来近似于灭亡抒情诗,出色的艺术性完成全在预见之中。不过,这种完成仍然停留在预见阶段。就在将要完成的那个瞬间,却牢牢地沾上了似乎就要崩溃的太宰氏的这种一流的、奇妙的不安。太宰氏的文学决不会成为完美无缺的文学,可他的抒情诗却绝对是完美无缺的。从《斜阳》中,我泛起了这些毫无意义的感想。

我还想再度打扰先生。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0月8日

^① 阿·傅尼耶(1886—1914),法国小说家、诗人,著有小说《大个子莫尔》等。

1948年10月30日

东京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先生收转(被占领军加盖“开封检阅”印章)

镰仓市长谷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为《盗贼》序文所致郑重之礼令我汗颜。在你那篇复杂的大作前，我却只能写这种粗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部具有种种意义的习作。拜读了凸版社书^①中你的解说，令我惊叹、感佩不已。你看到了作者没能想到的种种事情，确实格外难得。大致拜读了你少年时代的大作，稍后顺便带到镰仓文库，届时请到木村君那里取回。适逢年暮并新年之交，理应处理的稿件堆积如山。

匆匆草此

川端康成

10月30日

4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浪漫新书《夜晚的骰子》(1949年1月 凸版社版)。(原注)

1948年11月2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被占领军加盖“开封检阅”印章)

东京涩谷大山15号 平冈梓宅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业已拜读，前些日子，先生在百忙之际仍拨冗为《盗贼》撰写序文，不胜感激之至。在文库迫不及待地拜读这篇让我受之有愧的出色序文时，不禁欣喜若狂，让木村君阅后，随即赶往真光社，让其社长也阅读了这篇序文，并于抄录副本后，将先生原稿带回家中，让双亲和弟弟一起参阅，自己也十数遍地反复阅读，先生的关怀沁入我的内心底里。为了不辜负先生的期待，停滞了的工作此刻也已顺利展开。谨向先生致以衷心之谢意。

上次前往府上拜访时，应当向先生当面致谢，但那篇让我受之有愧的序文却产生了微妙的作用，使我羞于直接致礼，加之先生已然就寝，也就匆匆告辞，谨请先生宽宥失礼之举。

另外，此前受凸版社委托，为先生的作品集撰写解说，明知僭越却仍然接受，现在先生又在大札中使用如此郑重的语言，不禁令我惶恐至极。

我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坏习惯，那就是不论外国作家或是日本作家，我都不曾系统地进行阅读，而只是依据“喜欢的作品”和“美的作品”有选择地阅读，其结果便导致在阅读大作集时，对创作顺序以及年月等漠然以对，含混不清。其实，我也知道“解说”这

种文章,是使读者过渡到自由享受之域的桥梁,却还是写出了那种主观性的文章,真是抱歉至极。

尽管为时已晚,仍希望先生予以宽恕。

只是,我与今天的新一代年轻读者同属一个时代,而先生却慨允我不受任何拘束地对大作集自由地表述敬爱之情,为此我深感满足,至于先生对我这种心情所表示理解的语言,令我感谢再三,亦难以表其一二。

最近,我变成了懒散的人,工作也是每逢交稿截止日时便显得忙忙碌碌。说起来惭愧,从十一月末开始,要着手写河出书房的一个新作品,希望干一些能让我沉下心来来的工作。这次想写的小说暂定名为《假面自白》,这是我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打算以波德莱尔“既当死刑囚,又当死刑执行人”的双重决心来进行自我解剖。我要绞死美神,绞死确信自己所信赖,且在读者的眼中看上去确实为我所信赖的美神,试看美神是否还会复苏过来。这是相当大胆的分析,我知道,读了这篇作品后,或许会出现再也不想读我作品的读者,这就是我下了很大决心将要开始的设想。倘若有人说这部作品“很美”,那么,这个人便是我的最深刻的理解者。不过,在日本战后文学世界那狭小的范围内,或许又是未能予以理解便不了了之了吧……

夫人的贵体最近如何?上次夫人卧病在床,请容我改日前往府上问候。

初冬时节,谨望先生善加保摄。

三岛由纪夫

11月2日

1950年1月31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镰仓局区收

东京涩谷大山15号 平冈宅 三岛由纪夫藏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想必先生安泰如常吧。

简而报之：此次亲自演出拙作《灯塔》，可谓繁忙至极，再无宁日，已然一身演艺人气质。终于要在二日首度公演，尽管为时已晚，仍然奉上首日入场券。演出由岸辉子担纲主演，倘若先生得便前来相聚，拨冗垂顾，则实为幸甚。演出直至七日晚，每晚五时半开演，我的戏约从六时开始。演出这种工作需要巨大的能量，竟让我为之惊愕不已，我是不会二度涉足此业了。不过，从事如此有趣的工作，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宛若鸦片一般，极为可怕。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月31日

1950年3月15日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先生收转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昨日出席镰仓文库解散的会议，因而失礼了。久未会面，我本想见见你，却只好遗憾了。

今天参加了笔会的干事会。明天，需要处理文艺家协会的税金事务，所以将要和舟桥君^①面商。

本年度的国际笔会大会，将于八月中旬在爱丁堡召开，为期一周。我已接到会议的正式邀请。今年已许可前往海外，日元亦可兑换美元，因此派遣代表已成为可能。考虑到主题是戏剧，今天的干事会推荐了北村喜八君^②、阿部知二君^③等人。至于两君能否成行，不经交涉则难以知晓。你也愿意前往吗？作为笔会的代表被推荐存在困难，是否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前往？听说，有一百万日元即可成行，你大概可以筹措出百万日元吧。机会早晚是会有，但还是尽早去欧洲看看才好。

来年的会议好像要在阿根廷召开。

因笔会事务，自四月十五日起将前往广岛和长崎，我打算邀你同往。预计约十人同行。不过，去长崎的人要少些吧。

① 舟桥圣一(1904—1976)，小说家、剧作家，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书记局长。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远景》、《雪夫人绘图》等。
② 北村喜八(1898—1960)，演出家、戏剧评论家、剧作家。
③ 阿部知二(1903—1973)，小说家、评论家，著有中篇小说《黑影》等。

我要悠闲地从九州转回来。即便只是长崎一地，又当如何？

川端康成
3月15日

1950年3月18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 平冈宅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上次先生不在府上时前往叨扰，失礼至极。

今日收到先生亲切之大札，不胜感激。拜读到“你也愿意前往爱丁堡吗”之处时，高兴得“哇”地叫出声来，可接着往下读去，得知需要百万日元后，不禁灰心丧气。就我的力量而言，除了购买彩票，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或者，请求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感谢先生邀我同往广岛、长崎，我也非常希望陪伴先生，只是在十五日前，我必须完成新潮社的约稿^①，以至近日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现正藏匿在别处潜心写作，十五日完成工作后，随即便要开始写《妇人公论》的连载^②，恐怕难以陪伴先生了。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欧洲，而且是想看看荒废了的欧洲的各个角落。这个愿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在此之前，如果在奇怪的风潮影响下复兴起来，欧洲便也将失去其魅力。柏林以及荒废了的德国诸城市、意大利、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希腊，这些地方最具魅力。美国没有丝毫魅力，不过如果有人让我

① 《爱的饥渴》(1950年6月 新潮社版)。(原注)

② 自1950年1月至同年10月，在《妇人公论》上连载《纯白之夜》。(原注)

去,我也是会十分高兴的。先生读了竹山道雄君^①的《在希腊》了吗? 一生哪怕只有一次,也要看看先贤祠^②。

敬请先生保重贵体,并代向夫人问好。

三岛由纪夫

3月18日

① 竹山道雄(1903—1984),评论家、德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评论《昭和精神史》等。

② 位于罗马,半圆形屋顶的神殿中供奉着诸多先贤,后因此而得名。

1950年5月9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明信片)

大岛冈田村大岛观光旅馆 三岛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那天未能拜见先生，不胜遗憾。

在东京，这样那样的麻烦越来越多，一半也是因为有些神经衰弱而难以工作，便突然决定来到这海岛上。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后，心情立即爽快起来。在晴好的日子里观看火山时，竟涌出一股宛如“怜悯世界的感情”之类的东西来，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我觉得，自己是贪图眼前利益的势利之徒。

来到这里的当天晚上，大约每隔三十秒便小爆发一次，整整一夜，玻璃窗都震颤不停。火山口上方的天空如同晚霞般赤红，随着地面的每一次震动，火山灰团便飞扬而上，那情景恰如波涛一样，火焰的浪尖击碎在岩石上，浪花却飞溅上高高的天际。

上个月，听说有一个勇敢的人，当着同伴的面，纵身跳入以自动扶梯般的速度在沙滩上缓慢流淌着的熔岩流。同伴无法施救，只好计算着时间，直至完全熔融，据说只有十五分钟。

另外，最近在府上曾见过的京都绸缎和服店的北出君，当时我把家里的地址给了他，他便上门来，让我买了一件母亲穿用的和服。

新潮社让我为大作^①撰写解说，这是我的光荣。

① 新潮文库《伊豆的舞女》的解说(1950年8月版)。(原注)

请保重身体，回京后再前往拜访。

三岛由纪夫

5月9日

1950 年 7 月 22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神奈川县强罗温泉中强罗照本旅馆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谨致夏日问候。

大家都还好吧，小生现正在中强罗进行工作。这里凉爽异常，山百合和绣球花盛开怒放。晚上乘坐登山电车前来时，沿线白色的绣球花丛时断时续，格外艳丽、妖娆。小生这是第一次在强罗留宿，是苦于每晚宴会上的矿工小调，才逃到这里来的。透过房间的窗子远眺，正面对着明星岳。就是那里，现在正架着一弯彩虹。计划月末回京，所以准备下月初拜望先生，哪怕只是匆匆一会。

三岛由纪夫

7 月 22 日

又及：新潮文库之解说，芜词陈列，祈请先生宽恕。

1950年7月24日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收

镰仓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前几天，前往新潮社委托捐赠时，拜读了《伊豆的舞女》之解说原稿，承蒙赐予芳润再三之言辞，不胜感激。遗憾只是原作粗糙。

大作《爱的饥渴》已由菅原^①君处领受，明日去箱根，将有幸拜读。

去看了春信^②的画作，但保管得并不好，且没有其他可资观赏的作品。下个月海祭之际前来一游如何？

余言不尽，匆匆致礼。

川端康成

7月24日夜

① 菅原当时担任《新潮》杂志的编辑。

② 铃木春信(?—1770)，日本江户中期的浮世绘画师，也是锦绘的创始者。其代表作有《吉原美人合》(1770年)等。

1951年8月10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箱根强罗仓田藏

三岛由纪夫君：

昨日来到强罗，原先计划投宿的环翠旅店的那个房间，却被原中国派遣军的冈村宁次(?)将军先行占用。当然没有其他房间，也往你去年夏天留宿的旅馆打了电话，但因周六周日不能住宿，便由环翠的老板领着，前往强罗公园上面叫做仓田的旅店，这是一家被御光会^①的宅地包围着的旅店。今天傍晚，住仙石原旅店的高见君^②的夫人打来电话，说是下周可望前去观赏御光会收藏的古典美术品。有个美术商从中引导。大仓喜七郎氏也留宿在高见君的旅店里。昨日在小田原车站下车时，发现与其一直同车。这个人的腰好像弯得也很严重。乘坐登山电车前来的途中，看到今年的绣球花也很多，这像是凶兆，我很讨厌。

前天，《文艺》的山川君^③来到镰仓的家里，转述藤田君邀请赴法国的传言。今年秋天我没什么希望，而且我也嫌麻烦。最近也曾劝过你，你一定要去。暂且不论藤田君之事，如有合适的机会，则务必尽早成行。《禁色》是一部令人吃惊的作品。不过假如能去西洋，你就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御光会当时是以富人为会员的新兴宗教，后消亡。

② 高见顺(1907—1965)，小说家，曾任日本笔会常务理事，著有长篇小说《讨厌的感觉》等。

③ 山川方夫(1930—1965)，《文艺》的编辑，也是作家。

翻译你的《假面自白》的那个美国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其实,两三个人在信函中都再三向我言及,斯蒂格纳^①所在的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学杂志,每期都发表日本的短篇。就向其赠送作品一事,我想也听听懂日本文学且在日本的外国人的参考意见。你如果也有译介到西洋后觉得有趣的作品,哪怕推荐一篇,在我亦为幸事。并不只是这一次,我打算长期向斯蒂格纳赠送各种作品。据小松清^②君说,即便发表萨特的杂志的那家出版社,也想试着出版日本文学的文集。以前也曾听说过这类话题,只是在笔会变懒散了。不过,我不只是认为还是主动响应为好,更打算努力付诸实际行动。

适值盛暑,请保重身体。上次失礼了。

川端康成

8月10日

① 美国一所大学的教师,也是小说家。

② 小松清(1900—1962),评论家、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行动主义文学论》等。

1951年9月10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三岛由纪夫藏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原本想等手头的工作完成后，给您写一封许久未曾写过的“堂堂上百页”的长信，终究还是不知不觉地拖了下来，谨告失礼之罪。

去年在强罗见到您，非常高兴。由于对矿工小调中照例的“月亮出来了出来了”感到恐惧不安，今年便对箱根敬而远之，到今井的海滨和轻井泽走了一圈，然后被新潮社拉往静浦专事写作。我从未度过如此痛快的夏日——海水浴（我已经能够游上五米了。当在菅原君面前游给他看时，他却哈哈大笑起来，替我命名为狗爬式，说是看了我游泳时的这副濒死相，就是百年之恋也该一下子清醒了）、跳舞、骑马、划船、喝酒等等，而工作量却比去年夏季多出整整一倍。究其原因，便是目前全然没有恋爱的缘故。

出洋之事，照例向青年艺术家协会递交了申请书。十一日有一场英语考试，注定落第无疑。由于考官是外国人，实在不好敷衍、搪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机会，但能否成行，尚不得而知。我想得到须向青年艺术家协会递交的推荐书，估计您可能出席西拉诺^①的试映仪式，便也前往昂星剧场，您却没

^① 西拉诺·德·贝·沙·德(1619—1655)，法国作家，著有小说《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等。

来,十分遗憾。关于斯蒂格纳氏提出的短篇集一事,高兴地拜读了大札中的亲切建议,尽管先生表示可在拙作中任意拿出一篇,却实在难以立即呈上。您觉得《乘车远游会》等作品可以吗?至于我的《假面自白》,与英国的莫里斯商议的结果,是决定转交给已完成翻译的美国人吴艾扎比氏。其后莫里斯又来信,有些奇怪地问及吴艾扎比氏是否已经译完,是否已有理想的出版者等等。目前该译事正处于停顿状态。吴艾扎比氏原是外交官,在美国文坛上并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

最近,我读了海涅的《浪漫派》一书。在该书中,海涅把歌德及其作品称之为“既不毛,亦不妊”,这似乎论及了艺术的本质性特征,读起来饶有风趣。当然,也正因为是海涅,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如是说。目前,我正在阅读阿尔弗雷多·科尔托^①的《肖邦》,这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

最近写了两部舞蹈剧。一部是为了柳桥的舞蹈而写的《艳竞近松娘》,另一部则是为青山圭男氏的新作日本芭蕾而写的《姬君和镜》,这是《落洼物语》的芭蕾化。两部舞蹈剧的前者将于十月末在明治座上演,后者则在十一月末于帝国剧场上演。

因为喝酒的缘故,身子胖了起来。今年五月间还是十三贯^②,现在却已经十四贯了,这多出来的一贯,是应该以升来度量的吧。

① 阿·科尔托(1877—1962),法国钢琴家、教育家、指挥家。

② 日本旧制计量单位,1贯相当于3.75公斤。

这次去轻井泽是和吉田健一氏^①同行的。他整天都要饮酒,前往轻井泽的途中,每当列车停靠在不出售生啤酒的车站,他便生气地大声喊道:“既然连生啤酒都不卖,为什么还要建这个车站?”在轻井泽也是早、中、晚三顿都喝酒,从清晨开始便身着单和服,只顾喝啤酒,全然变成了“小原庄助”^②。头一天晚上陪他直到深夜两点,终于睡下后,凌晨七点就被邻室不断传来的奇怪的傻笑声惊醒,过去一看,此君早已在床上喝开了威士忌。真是个让人毫无办法的人。

因为海水浴而把头发理得很短后,母亲便声言不再同我一起行走。这像是被没收了外国香烟后去了一趟冲绳^③又回来的模样。不同我一起走,这倒成了我的幸运。

在轻井泽,参加了一个由不良少男少女们举办的疯狂的聚会,觉得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这些颓废的少年男女真是可怕。读了《戏剧》中我们座谈会^④的情形后,久保田万太郎氏^⑤火冒三丈地吼道:“哼!这些战后的少男少女太可怕了!”

夫人也很健康吧?很久没有前往问候了。请转告夫人,下次拜访时,为了不被夫人的“毒舌”所伤,

① 吉田健一(1912—1977),评论家、小说家,著有小说《瓦砾之中》等。

② 小原庄助是日本民歌中的人物,因其嗜酒和懒散而倾家荡产。

③ 那时冲绳被美国军队所占领,美国士兵大多剃光头。由于当时黑市猖獗,有人从冲绳贩运外国香烟到黑市上买卖。

④ 登载于《戏剧》(1951年8月号)上的座谈会《对戏坛直言》。出席该座谈会的有中村光夫、大冈升平、神西清、福田恒存、三岛由纪夫。(原注)

⑤ 久保田万太郎(1889—1963),小说家、剧作家,著有小说《市井人》等。

我将预先服用解毒片后再去请安。

真对不起,尽说了一些无聊的话。

敬请保重贵体。

三岛由纪夫

9月10日

1952年2月13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巴西圣保罗洲林斯塔拉玛转 三岛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临出发时，承蒙先生和夫人给予多方关照，谨表衷心之谢意。现在，我已从圣·保罗乘一个半小时的飞机来到内陆地区林斯的近郊，正在多罗间俊彦氏^①的园艺农场给您写信。俊彦氏的巴西话也相当出色，看不出从殿下到园艺农场主之间的角色转换有丝毫不自然。

在纽约期间，曾得到帕西尼氏的巨大帮助。当时，帕西尼氏在婴儿夭折后恰巧回到美国，便在采访时担任了我的翻译。倘若您能见到他，请转致问候。

在纽约，只有帕西尼氏的介绍信起了作用。威廉·田纳西^②夫人也为我出具了致国务院的介绍信，由于担心两封信一起使用反而会招致麻烦，便准备将威廉·田纳西夫人的介绍信留待去希腊时使用。在那里，这封信大概会发挥作用的吧。

在美国期间，所有的美国人对我都都很亲切，尤其是帕西尼君的一个叫做克尔卡小姐的朋友，更是给了我诸多关照。令我惊讶的是，我所遇到的美国人全都是很好的人。然而，很好的人与有情趣的人之间还是稍有一些差异的，就这一点而言，诸如帕西尼氏那样在日本长期居住的人则是无可挑剔的。日本

① 即原东久迩若亲王。

② 威廉·田纳西(1914—1983)，美国剧作家，著有剧本《欲望号街车》等。

给予世人以“情趣”。

来到南美洲后，极为赞赏巴西人的安适和悠闲。获得如此成功的伙伴在其他地方是不会有的，即便是旅居巴西的日侨，拥有数亿资产的也大有人在，全都很有面子，性情也很和悦，简直无法与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那些卑躬屈节的日裔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首先，他们有教养，比那些离日本最近的檀香山的伙伴们更清楚地知道日本的情况。

至于语言，母音较多的葡萄牙语则非常接近日语的发音，即便日本人说起来，也并不怎么让人感到不自然。日裔第一代和第二代说的那些“请跟我走！”^①以及“走吧！加油！请您先走！”^②什么的，同身材魁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毫不相称，这种丑态令人毛骨悚然。说起来，还是葡萄牙语更适合于日本人。

在多罗间氏的园艺农场里，我很想手持铁锄干上一通，可往往不是因为疲劳，而是由于这里经常一个劲儿地休息而作罢。此处的羽切蚁的生态非常有趣，听说附近也有蜂鸟和猯猫，不过我还没有看到。

十六日前后将要返回圣保罗，然后便和中西这位被称之为老江湖的老爷子一同起程，开始前往真正的内陆地区。计划赶到马托格罗索州和玻利维亚的分界处。据说去过那里的日本人尚不足十人。

在始于二十三日的狂欢节前，我将返回里约并一直等到狂欢节结束（里约的狂欢节非常有趣），预定接着去阿根廷，却久久不能取得签证，如果实在无

① 此处为带日语口音的英语。

② 此处为带日语口音的英语。

法获得签证,便只好改道前往欧洲。

日本正值严寒,敬请先生善加保摄。

恳请代向夫人致意。

三岛由纪夫

2月13日

6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53年2月15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昨天有一个聚会，顺带着为米川正夫君^①出席笔会壮行。我不打算参加，很希望安静一段时间来进行工作（不是现在正写着的那类东西）。或者，用出洋费用饮上几杯（也不一定是那种隐居情趣）。

颇有兴趣地拜读了有关《群像》座谈会^②的文章，本来面目被人识破和解剖，觉得有些扫兴，看来不逐渐变化是不行了。你所主张的少女，就要出现在《千只鹤》的续篇中，我正惦着此事。

这个月的《文学界》^③，关于新少年之处，是否写得过于明确了？

明天回镰仓，要送你全集十四卷和《再婚的女人》一书。

川端康成 草于福田家

·15日

① 米川正夫(1891—1965)，日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等。

② 围绕川端的作品《伤后》而进行的讨论，发表于《群像》(1953年3月号)“创作合评”栏目。(原注)

③ 自1952年8月起，三岛在《文学界》连载其长篇小说《秘乐》(《禁色》第二部)。(原注)

1953年3月10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三重县志摩郡神岛村寺田宗一氏 转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谨祝先生贵体安康。日前收悉大札，不胜感激，急盼拜望先生，前往拜访之际，不巧先生没在府上，甚感遗憾。

目前，我已来到神岛，这是一座扼守着伊势湾湾口的孤岛。完成《禁色》之后，准备写一部与那种颓废小说正相反的健康小说，这才来此采访调查。小岛上人口不过一千二三百，大约二百户人家，没有电影院、老虎机赌馆、小酒馆、咖啡馆等任何“肮脏”的东西，就连我这样的人也一下子被净化了，每天早晨六点半便起床。即便只有一周时间，能够仿效这种人类的真正生活，确实感到舒服、适意。一天，我从清晨至黄昏，乘坐捕捉章鱼的渔船帮着打下手，居然一点儿也没晕船，还受到了人们的褒奖。我住在村里渔业合作社负责人家中，一次，当人们讨论合作社事务时，一位上了年岁的老渔民走进屋子，仔细端详着我的面部，向旁边的人问道：“这是哪家的小子？”我想在夏天，如有可能则加上秋天，再来这里一两趟采访调查，大约秋季便可着手写作，估计来年春天可望成书。

明天早晨从这里出发，前往三重贤岛的志摩观光旅馆。在那里，恐怕我还要丢掉神岛的别致，拿起西餐刀叉就餐。一想到这些，不禁非常扫兴。

此外，我盼望着返京后能尽快拜望先生。

三岛由纪夫

3月10日

又及：歌舞伎座上演的《蝴蝶》^①与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故此不曾邀请任何人，敬请宽宥。

① 山田美妙的作品《蝴蝶》，由舟桥圣一等共同演出。（原注）

1953 年 10 月 14 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收

镰仓长谷城

三岛由纪夫君：

为大作而写的推荐文章，我不满意，你更不会满意。据下午的电话说，明天上午就要交稿，家里人已经关照了此事。我因工作而出门在外，接到电话后，还需要大致重读一遍，因此，或许赶不上了吧。请你原谅。

你的工作能够如此集中进行，真是令人羡慕。我也想干那些充满力度的工作，但很难想象何时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最近天气阴沉，难以忍受。直到来年五月，都是寒冷时节吧。

从昨晚开始工作。只是在过于相同的住所，由于舒适而缺少刺激。下个月去京都那边旅行，想稍稍休息一下。

川端康成

14 日

1953年10月17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三岛由纪夫藏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

其实，原本只是想在信中感谢先生为我写推荐文章，却反而蒙先生关怀慰勉了一番，实在于心不安。对我来说，领受到这份过于褒奖的推荐文章，确实喜出望外。

我想去福田家拜望先生并聆听教诲，却又担心会干扰先生的工作。好在在林房雄氏^①的结婚仪式上，可望拜见先生。

昨天去修善寺住了一宿，有五位朋友参加了大冈升平君^②的欢送会。本来说这一夜是为了让大冈君对日本留下美好的回忆，来的却都是一些如同白薯般的艺妓，真是倒霉透顶。回来时，乘坐汽车穿越三津海湾，海岸边阳光明媚，好像小阳春天气一般，非常漂亮。

大冈君因《妇人俱乐部》深感棘手，我则为《主妇之友》^③而厌恶至极，两个人狼狈周章地互相抱怨不已。这都是自作自受，我甚至在想，莫如让杂志社发一个“作者厌恶至极，连载中断待续”的通告算了。

在此之前，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男色作品，现在

① 林房雄(1903—1975)，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小说《青年》等。

② 大冈升平(1909—1988)，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俘虏记》等。

③ 自1953年8月至1954年7月，在《主妇之友》上连载小说《恋都》。(原注)

却要画上句号,今后打算只写那些健康的小说作品。往后就是真正的冒险了,是走钢丝。看来,还是先到生命保险公司投保才好。

先生是十一月前往京都吗?十一月的京都想必非常漂亮吧。原本我也想去,可要真去就打算索性不把工作带去,于是,终究还是无法成行。

福田恒存^①君寄来一信,说是对纽约极为满意。作为《酒楼风波》^②的作者,这么认为也是意料中事。

在大冈君的欢送会上,我挥毫写道:

升平何舍神州地
驾夷狄车下美洲
冀以和朝化纽约

刚一落笔,大冈君便叱责说,你这家伙,终归还是独裁政治啊。已是晚秋夜寒季节,谨祈先生保重贵体。

三岛由纪夫

10月17日

① 福田恒存(1912—1994),评论家、戏剧家,曾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

② 福田恒存创作的四幕戏剧,发表于《人间》1950年1月号,同年5月在文学座首演。

1953年11月25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收

镰仓市长谷区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因参加文人围棋会的淘汰赛而没在家，失礼了。对神山文坛本因坊抽了负签，因而得以复生，却再负于梢风先生^①。围棋赛一上报纸和杂志，就比较激烈了。

收到了你送来的精美点心，这是成为会员的祝贺吧^②，难为你了。成为会员之事固然值得庆贺，却也感到几分孤寂。在京都，面对古城中逼仄的民宅，不禁心绪消沉，为日本的贫困而感到悲哀，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大作《秘乐》似乎引起了老人们的批评，你如何看待我那个批评？

川端康成

11月25日

① 村松梢风(1889—1961)，围棋评论家、小说家，著有《近世名胜负物语》等。

② 1953年11月，川端与永井荷风、小山未明同时被选为艺术院会员。(原注)

1953年12月18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今天收到了美味的寿司马哈鱼片。好像我们这方总是领受不尽。日前,《地狱图》^①确实让我喜欢。即便仰慕你的绚烂才华,也是遥遥难及,惟有感叹而已。不过,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角色。正月初二若无不便,则恭候光临。余言不尽。谨请代向令堂问好。

川端康成

11月28日

6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1953年12月,中村吉右卫门剧团在歌舞伎座首演《地狱图》。(原注)

1954年4月20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特意光临之际，又是我外出之时，十分遗憾。

这似乎是个愈加麻烦和苦涩的绝望工作，总之，我要把这儿的工作收拾一下，然后便回去。常年以来，每逢新绿时节，我的身心都会状态不佳。年轻时，每当暑热之际，尤其是酷暑难耐的时候，反倒因为逆反而心绪亢奋，那样倒也不错。不过，最近却是较多地喜欢冬季了。

我想设法改变一下工作方式。由于越发变得厌生了，新潮社的《湖》^①也让我自暴自弃，但在作品中丝毫没有表现出自暴自弃的情绪。不过，这却是菅原君让我写得好。

委托我为西川鲤三郎君^②的舞蹈写脚本，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从未写过歌谣什么的。

再次为光临时未能恭候而致歉。

川端康成

20日

① 自1954年1月开始，《湖》在《新潮》上连载。（原注）

② 西川鲤三郎，日本舞蹈一个流派的师家之名，自称为西川正派。

1954年11月2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快递)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日前收到大札，不胜感激。这次托先生庇荫而获奖^①，双亲都很高兴，谨向先生致以衷心之谢意。

出于爱好，小生又写了几部戏剧，倘若先生能够抽暇光顾、垂青笑览，小生则幸甚。白昼的演出剧目如下：一、《樱丸道行》；二、《珠取谭》（吉井勇氏^②新作）；三、《太功记》第十段；四、《黑冢》；五、《卖鱼者之恋》（小生新作）。其中，小生的剧目从下午三时左右开演。这是取自于御伽草子的滑稽剧。

上个月直至月底，整整一个月都在为小说进行采访调查而旅行在外，未能及时给先生回信，太失礼了。这次去了新泻县和福岛县交界处的奥只見水库，参观了那里的道路工程现场。当时，现场监督喊了声“起爆！”便急忙跑过来，慌慌张张地把小生拉往山崖下面藏身，还真有些惊险。每天都有酒，把肚子都弄坏了。

恳切期盼着九号那天拜会先生。届时，将在节目开演前的幕间休息时间去拜望先生。

请向夫人转致问候。

三岛由纪夫

2日

① 在川端康成力荐下，《潮骚》获第一届新潮文学奖。（原注）

② 吉井勇（1886—1960），歌人、剧作家，写有戏剧《河内屋与兵卫》等。

1955年2月8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城

三岛由纪夫君：

刚才听了你与歌右卫门的对谈，可电视中却没有，真遗憾。对谈被夹在马林科夫辞职的闹事中，可谓妙趣各半。送上《船上的艺妓》^①的入场券。因为是荣寿郎助六主演，所以演出放在晚上。

川端康成

2月8日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往来书简集

72

① 西川流舞蹈剧《船上的艺妓》。(原注)

1955年2月11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今日领受大札，不胜感激。关于垂听收音机广播一事，由于是对沉默寡言的歌右卫门先生饶舌，倒是费了不少功夫。

非常感谢先生赐予的鲤风会的入场券。《船上的艺妓》（的确是个很好的剧名）的名气很大，这次得以拜见，确是一件乐事。

同封呈上苔会^①的入场券，如若先生有便，邀上您的家属同来清览，小生则实为幸甚。明天也是如此，歌舞伎座终场后，自晚上十一时起还要排练，于工作实在不便，真不好办。

家母也曾嘱咐，向先生恳切致礼并敬请予小生以关照。家母最近正处于更年期，经常唠叨不休。不过，十七日那天只要不头痛发热什么的，便也一同前往。期盼在剧场拜会先生。

三岛由纪夫

11日

7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1955年2月，苔会在歌舞伎座首演《熊野》。（原注）

1955年12月22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昨晚回家后，知道你送来了别致的灯架，就连妻子也说，我们只是从你那里领受到各种赠品。你总是惦记着我们，实在让你费心了。今天晚上，观看了少年团的歌咏演出刚刚回来。期待着改日同你见面。你和三津五郎在《群像》^①上的对谈，最近在名人对谈栏目读到了。

川端康成

12月22日

① 与坂东三津五郎的对谈《日本的艺术(一)》(《群像》1956年1月号)。(原注)

1956年10月23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今天，收到了克纳福出版社斯特劳斯氏用航空邮件寄来的部分《雪国》^①，是1.25美元的廉价本（可我还是为价格之高而大吃一惊）。封面上的艺妓画面让我惊讶不已。更让我吃惊的，是印在封底上的我的简历，这其中写着“……发现并动员起一群杰出的青年作家，例如三岛由纪夫”^②。我觉得对不起你。或许，是因为我并没有对强身健体的锻炼机以及健身^③做出奉献^④的缘故吧。总之，我的名字也许会因为对你的发现^⑤这个光荣的误会，而存留于文学史吧。反正，就我而言，只是给你增添麻烦，即便拜读了《龟能追上兔吗？》^⑥，仍然时常让你为我写东西。

为了出席菊池宽氏的铜像揭幕仪式，昨天本应该在高松，却从前天清晨开始，胃痉挛便发作起来，感到疼痛不已，身体也衰弱下来（上个月以来，感冒就一直没好，像这样的胃痛，这个月已是第三次了）。再前一天，卧病在床，得以拜读《兔和龟》，也算是病

① 原文为英文(Snow Country)。

② 该段原文为英文(Remarkable young writers as Yukio Mishima has discovered and sponsored)。

③ 原文为英文(body - buiding)。

④ 原文为英文(devoting)。

⑤ 原文为英文(discover)。

⑥ 《龟能追上兔吗？——所谓后进国的诸问题》(1956年9月村山书店)。(原注)

中的一个乐事吧。无论说是作家的休假^①，或是病中的乐事，对我来说，与其说非常有趣，莫如说受到了教育。《自我改造的尝试》^②的文体报告，也让我吃惊不小。

《朝日新闻》的小说^③最近也将结束，但执笔期间则是很可怜的。由于在报纸连载小说，这大约三年的时间，似乎是白费了。今后虽说还会懒散，但要做一些尝试。迄今的作品尽管不能说是习作，可确实把它们当做练习来看待的。虽然这样说会惹人发笑，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直到明年九月，因为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而无法一试了。基因君给我寄来信函，说是《潮骚》成了畅销书。《斜阳》好像也要成为畅销书，并且得到了好评。关于《斜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巴黎以及奥斯陆的出版社都发来了照会。从与美国联系太宰治翻译一事，我想到了太宰版权的代理。我的《千只鹤》已经有了德国译本，法国译本好像也快面世了。但是，诸如《雪国》和《千只鹤》之类的小说，被译介到西方去以后，情况会怎样呢？从出版社和书评的那些似乎正确的解释来看，好像也费了不少苦心。

借感谢《龟能追上兔吗？》，顺便说了上述这番话。期待《金阁寺》早日问世。

川端康成

10月23日夜

① 评论《小说家的休假》(1955年11月 讲谈社)。(原注)

② 《自我改造的尝试》(《文学界》1956年8月号)。(原注)

③ 自1956年3月16日至11月23日，《关于女人》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原注)

《斜阳》的照会来自各种国家,因此,今天夜里我要读一读《斜阳》。

明年春天,说是要绕世界一周,可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聋子和哑巴的旅行之苦,更何况身体病弱已约一个月,该如何是好呢?

你至少也应该是笔会会员,若能继续如此,我将感到荣幸。

1956年11月1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缄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久疏问候，谨表歉意。

关于胃部不适一事，很为先生担心。我在国外旅行期间，由于食物油腻，且吃得又多，也时常引发胃痛，独自一人在饭店的房间里抱着胃部，万般无奈地等待着天亮。我的胃痛，只要能够忍耐到天明，也就不治而愈了，真是一种奇妙的胃痛，倒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药物。福田恒存君似乎也经常被胃病所折磨，朋友们推荐的不外乎酒和运动，困难的是，没有切实可行、立竿见影的疗法。对先生来说，进行轻微的运动或许最为合适。比如，请上日本体育大学的学生，每天做一些极其轻微的体操，如何？倘若先生有意，我即与日本体育大学的教授联系，以图方便。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比体操更为有益而无害的药物了。

恭贺《雪国》和《千只鹤》在国外出版。我觉得美国人根本不糊涂，该理解的地方都能够理解。相反，倒是欧洲人的头脑比较僵化，对日本文学缺乏柔软的理解力。日前，小生收到一封来信，是今年夏天来东京大学作课外研究时与小生相识的马克·萧瑞氏寄来的信，说是赫科特·布雷斯出版公司就要出版唐

纳德·金^① 翻译的《太阳的季节》，现正与石原君^② 交涉合同。信中还说，金氏对这次翻译非常感兴趣，在附加的注释中写道：“由于石原对美国青年层并无危害，因而已被人们广泛接受。”此外，克纳福出版社的斯特劳斯氏将于明年三月左右来日本。据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栏目里，小生的《潮骚》只出现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便又消失了。由于翻译者吴艾札比对金钱过于计较，小生与他断绝了往来，眼下必须寻找新的翻译者。道地的外国人似乎都像吴艾札比那样，有一种金钱神经官能症。

您看，我只顾唠叨自己的事。七日前后，豪华本《金阁寺》将要出版，这本书金光闪闪，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届时将呈送先生。至于普及版，就不送给先生啦。另外，十一月二十七日，《鹿鸣馆》将在文学座首演，倘若先生能够垂览，我不知该怎么高兴呢。敬请先生告知方便的日子和人数，以便送上入场券。近日，少年们不叫“鹿鸣馆”，而在电话中问道：“什么时候开始预售‘家名馆’^③ 的票啊？”好像在读音上把“鹿鸣馆”理解成为旅馆的店名了。

下面就半是闲话的杂谈了。即使在文学座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人。当有人问“这次上演什么戏？”时，另有人答道：“七天之期。”^④ 对方不

① 唐纳德·金(1922—)，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日本文学史》等。

② 石原慎太郎(1932—)，原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等，后成为右翼政客，于1999年4月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③ 在日语中，“鹿鸣馆”与“家名馆”谐音，都可读作“Kameikan”。

④ “鹿鸣馆”也可音读为“rokumeikan”，与此后的“六天之期”谐音，故有此“七天之期”之误。

禁目瞪口呆,认真地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数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不对,错了,是六天之期。”

先生读了《中央公论》的《遁山节考》吗?这是一部令人读后不寒而栗的讨厌的小说。对于登载这部小说的《中央公论》杂志,碰一下都觉得不舒服。听说,该小说还要拍成电影,等将来这部电影上映时,恐怕我是不会从放映这部电影的电影院门前经过的。让人心情如此糟糕的文学,该不是有些违反规则了吧。先生看了《猫、庄造和两个女人》这部电影吗?由于小生过于疼爱猫儿,家里的女佣看了这部电影回来后便对我说:“简直和少主人一模一样呢。”现在,当我写着这封信时,就有一只七斤半以上的猫儿正睡在小生的膝盖上,如同杠铃的重量一般。

初冬时节,敬请先生善加保摄。

三岛由纪夫

11月1日

1957年2月7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收

镰仓市长谷 264 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刚才，比顿先生在寒雨中光临，为我在大四君^①的祖父手书的屏风(大门)前等处所拍了照。莫瑞先生的光临，也是在临回美国的前一天，让我凭依在阿富汗哈达^②的佛头像前留了影。

这种一副贫寒相的文化输出，真是越发奇妙了。我甚至在想，像你这样的年龄，还是很有希望的。

神西君^③似乎不太好。

比顿先生说：是否按照时间进行工作？老婆答道：因笔会事务繁忙，工作已经停顿。比顿先生说：还是尽量不要去干那些事务为好。

四月前后，因接待笔会的客人，可能要去国外旅行，可眼下一吃西餐就闹肚子，还是放弃了吧。昨天晚上，读了《解释与鉴赏》中《西洋和东洋》^④后，顺便把文章都通读了一遍。我每每让你受累，今后，你尽可推辞不受。《金阁寺》获奖^⑤，理当祝贺，却又未能及时。斯特劳斯先生如果前来，我想和你一起去见

① 严谷大四的祖父严谷一六，贵族院议员，著名书法家。(原注)
 ② 阿富汗东部古代佛教伽蓝的遗迹。
 ③ 神西清(1903—1957)，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1957年3月11日因舌癌病逝。(原注)
 ④ 《川端康成的东洋和西洋》(《国文学·解释与鉴赏》1957年2月号)。(原注)
 ⑤ 1957年1月，三岛因《金阁寺》获读卖文学奖。(原注)

他。代向令堂大人问好。堀田善卫君^①家失火不久,在横须贺线上,与石原慎太郎君同乘一车。当时,石原君正和令堂大人同行。

川端康成

2月7日

① 堀田善卫(1918—1998),小说家,著有《广场的孤独》等作品。

1957年3月21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谢谢你诸般帮助，不胜感激。英康特^①杂志社发来电报，说是本月三十一日将为我举办欢迎晚会，因而，至少我也该读读大作的译文。在此过程中，与上智大学的罗奥根多鲁夫神父一同进餐，席间谈到你的上演之事时，他托我代为请求，希望也能得到你的邀请。是他让我借阅了英康特杂志。假如你别无不便，则请按如下地址寄出：千代田区麴町纪尾井上智大学 罗奥根多鲁夫。

川端康成

3月21日

送来了许多《千只鹤》的书评，虽说这是珍惜和怜悯我们日本文学，可如此好评还是超出了想象。不过，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即将其视为现代日本文学的样本。人们似乎多以为译者八代佐地子为男性。

^① 原文为英文(Encounter)。

1957年6月29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收

镰仓市长谷 264 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真羡慕你，你就要出发远行了^①。明年春天，我也想从美国到欧洲走上一趟。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旅费的筹措尚无把握，这令我感到不安。

旅居欧洲时，彼处自由开放，一回到日本，则如“地狱”一般，梅雨天空郁暗、沉闷，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感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湿气。

关于行前的赆仪，我想了很久，却因为缺乏智慧，只得把实用品祝仪作为象征放入同封之中，尽管这未免有杀风景。

川端康成

6月29日

收到你的近作《美德的迷惘》和《勃里塔尼居斯》^②，十分感谢。等大会^③结束后，我也想使自己的工作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① 1957年7月7日，三岛应美国克纳福出版社之邀赴美访问。（原注）

② 润色拉辛的五幕剧《勃里塔尼居斯》之译本。

③ 1957年，第29届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川端任东道国会长，翌年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CHINA

1957年7月7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川端康成宅内手交

川端康成先生：

日前领受大札和极为珍贵的临别赠仪，非常感激。本想向先生当面致谢，却因先生外出，只得即写此信。在出发前，由于时间很紧，不能再次拜访，深为遗憾。我将充满信心地踏上旅程。

想必直至笔会结束，先生都很繁忙，祈请先生善加保摄。

到了美国后，即给先生写信。

三岛由纪夫

7月7日

1957年7月29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美国纽约市格拉德斯通转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抵达纽约已经一个星期了。

斯特劳斯夫妇给了我诸多关照，尤其是斯特劳斯夫人，虽说外表有些可怕，却是个特别亲切的大好人。自星期六被邀往他们在康涅狄格的别墅□^①后，今天早晨便又回到了纽约。在那里，遇见了诺曼·梅勒^②（《裸者与死者》的作者）等人。他与斯特劳斯氏不时□^③议论先生您，这二人说，该别墅有些地方与轻井泽非常相似，因而川端氏若来到这里，一定会很高兴吧，等等。

在纽约，看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是在密歇根看的。不过，当出席□^④舞会等场合时，姑娘们全都很漂亮，衣服也非常华丽，我不禁为日本话剧的简陋和贫困而感到悲哀。

说美国的饭食难吃是不真实的。我既享用了高档饮食，也应邀品尝过家庭饭菜，绝对没有难以下咽的感觉。

大体说来，我过的是一种舒适的生活，并没有遇上什么令我吃惊的趣事。不过，这里也没有日本的那些麻烦事，这比什么都好。

①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② 诺曼·梅勒（1923— ），美国作家，著有小说《巴巴里海滨》等。

③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④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酷暑时节,笔会的那些事务想必非常繁忙吧,请先生务必保重身体。

本月三十一日,唐纳德·金氏将从这里出发前往日本。他这么一走,我不免感到心中无底,却又无可奈何。连日以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对我确实非常亲切地予以关照。当在宴会上用英语会话感到疲劳时,便与金氏公开用日语议论同桌人的不是,接着便是大笑不止,真是痛快极了。

在纽约,要想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据金氏说,即便路边躺着一头白色的河马,纽约人也是不会因此而惊奇的。诸如此类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枯燥无味的名人,我就见了不少。

请向夫人和令媛转致问候。

三岛由纪夫

7月29日

又及:我不久将离开这里前往中美洲,秋天再回到纽约来。

1957年12月21日^①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收

镰仓市长谷 264 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得知你已经回国，一直想见上一面，听听你的感受。昨天晚上，因出席芥川奖的会议而没在家，真是遗憾至极。家人各自领受了你的礼品，不胜感激。近日若有机会，很想见你一面，我将通过电话征询你方便的时日。即便是我，要去国外旅行，希望也是很渺茫的。长期在国外旅行，一定非常疲劳，请保重身体。匆匆致礼！

川端康成

12月21日

^① 从信函内容来看，该日期应是1958年1月21日。而且，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也是1958年1月22日（参见《川端康成全集 补卷二》之注释）。

1957年12月30日^①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即日快递)

鎌仓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为了确证你的轻蔑，不妨请读一读三桥美智也调作的词。

舟桥君的《菊五》大约六点开始，所以，我的《故乡之音》^②应该不到九点便要开演吧。先前没有得到座席，就只有加座了，那是监理室或被招去陪酒的艺妓空出来的席位。

川端康成

12月30日

8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从信函内容来看，该日期应是1958年1月30日。而且，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也是1958年1月30日(参见《川端康成全集 补卷二》之注释)。

② 1958年1月，舞蹈剧《故乡之音》由西川流鲤风会公演。(原注)

1958年2月9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西川君夜归后，我便收到了《走尽了的桥》，并随即拜读。虽说《走尽了的桥》也是一部有趣的作品，但我觉得自己更喜欢《旦角》^①和《贵显》^②——尤其是三篇书房的高论《宗达》^③极为出色——我最喜欢的还是《旦角》。

至于你那个翻译的问题，提交到文艺家协会和笔会去也可以，但我又想了想，觉得从亚洲诸国邮购英译本短篇这类事务，也许只要与笔会的松冈洋子君（目前，办公室在《朝日新闻》的七楼）联系一下就行了。请你向松冈君说吧。

川端康成

2月9日

① 《旦角》（《世界》1957年1月号）。（原注）

② 《贵显》（《中央公论》1957年8月号）。（原注）

③ 《宗达的世界》（1957年7月，收录于三篇书房版）。（原注）

1958年7月2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 平冈梓先生收
镰仓市长谷 264 号 缄

平冈梓先生：

拜启。昨天，因出席笔会的每月例会，没能在家，太失礼了。不巧的是，妻子也正在北海道旅行。前些日子，您领着令郎们光临寒舍时，不凑巧我又是出门在外。

昨天承蒙赠送华丽的法国银器，谨表衷心之谢意。

日前，公威君和瑶子君^①已经来过，这就足够了，您却还如此郑重，实在让我惶恐不已。我想把银器作为永远之纪念，谨请慨允为盼。匆匆致礼！

请向夫人转致问候。

川端康成
7月2日

9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1958年6月，在川端康成的介绍下，三岛由纪夫与画家杉山宁的长女、当时还在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系读书的瑶子结婚。

1958年7月22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那天晚上^①谢谢你了。

对主演的女演员也好，其他演员和舞台也好，我都不满意。因为，阅读时的幻想在很多地方都被毁坏了。从朝吹三吉氏^②那里得到了《小偷日记》，如果你知道朝吹三吉氏的住址，请告知。

川端康成

22日

看来，还是不给你工作的场所添加麻烦为好。

① 1958年7月8日，在第一生命会堂观看文学座公演的《蔷薇与海盗》。（原注）

② 朝吹三吉（1914— ），翻译家，译有热奈的小说《小偷日记》等。

1958年8月26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长野县轻井泽町1305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今天早晨已拜读了这封问候的信函。本来计划今天回去，家属们带着狗乘汽车，我则坐火车返回，并且做了相应准备，却又因为台风预报而推迟了。刚才，也就是晚上十一点以前，净是关于台风的消息，我也有些像瞧热闹似的听了一整天。八月初，在镰仓躺倒后，就一直收看高校棒球和职业棒球的电视节目。自从八月末来到轻井泽，通过收音机收听棒球和相扑等新闻，便成了头等重要的工作，每天都生活得非常舒适、惬意。多年以来，心口窝时常在半夜时分疼痛，最近更是频频发作，却以为只是胃部不适，这次再度疼痛时，找附近的医生看了一下，诊断为胆囊肿，说这是胆结石症。虽说还不清楚是否有石头，但能查出长年的宿疾，毕竟还是好事。来到轻井泽后就觉得不舒服，恶心想吐，不过从三四天前开始，已经好了许多。医生认为，胆囊疼痛如果反复发作，就有转为胰脏癌的危险，建议切除胆囊。但是，失去了“胆”，从修辞学上说，就会稍微增加一些拘谨。可是，不仅是胆，也许五脏六腑都已经老化了，尽管我还没能使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开端。

我也觉得必须要招待一下你和新娘子，却是一迟至今。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美国之行搁浅也好，工作进展不顺利也好，全都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这次

回去以后，可要把身体治好。以前我就写不出你的宗达歌右卫门那样的文章，现在更是无可奈何了。

台风平息后就回去。不过，我已清楚自己是个病人，请不要为我担心，同时，关于我是病人之事，还请为我保守秘密。

在妇人杂志上读了有关令堂的文章^①，深为感动。请原谅，我不知道竟然会是这样。

十二点之前，刮过来一阵风，吹得杂木林上的树叶沙沙作响。不过，信洲这地方台风很少光临，况且这座山中小舍的周围又都是防风林。请不要挂念这里。企盼府上安然无恙。（十二点之前，还是台风的预报。）

基英君在回美国那天，顺便到镰仓我这里来了一趟。当时，我为他安排了床铺，听他说起你的戏剧在各处上演的情景。

请向令尊、令堂和夫人转致问候。我的病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身体状况之好，或许倒是近来所不曾有过的（比如说今天）。

川端康成

26 日

^① 谈话《谈谈母亲——我最好的读者》（《妇人生活》1958年10月号）。（原注）

1958年9月9日

长野县轻井泽町1305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缄

川端康成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问候先生了。

其实，在从《新潮》社的菅原氏那里听到先生的消息以前，全然不知道先生身体欠佳，正在轻井泽静养，因而未能前往探望，实在是失礼了。

倘若静养能够使得贵体状况见好，便是再好不过了。曾于去年秋天收到先生寄来的病中慰问信的家父、还有家母和内人，都为先生的身体而担心。最近，小生也兼编辑一职，从事歌右卫门写真集^①和杂志《声》^②的编辑工作，尽管这两方面的编辑工作都急需先生的稿件，但还是不敢劳驾先生。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让先生也跟着操心的婚后生活，最近既不过量饮酒，也没深夜不归。我倒是担心，养成了如此之好的习惯，将来可是要麻烦的。

前不久，我见到了横光象三君^③，便劝他尽早结婚。现在总算明白了那些人的心理，他们一见到独身的家伙就觉得气恼，就要极为热心地劝别人结婚。小生本人也觉得，自己是否已经被这种社会之网挂住。

先生返京后一定前往探视，尽管这种说法听起

① 1959年9月，三岛编撰了写真集《六世中村歌右卫门》，并在同书中发表《六世中村歌右卫门序说》。（原注）

② 1958年10月，《镜子之家》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季刊《声》创刊号上发表。（原注）

③ 横光利一的长子，也是随笔家。

来显得有些夸张。我希望,在对久疏问候表示歉意的同时拜访先生。

请代向夫人转致衷心问候。

再三恳请先生善加保摄。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9月29日

1958 年 10 月 31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快递)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 2323 号 三岛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并夫人：

前略。

如日前与先生所约，同父母商议后，谨呈上先生住院^① 所必需物品之清单：

(一)寝具类

铺在床铺草垫上的被褥	两床	
毛毯	两床	
鸭绒被	一床	
床单	四至五床	
□ ^②	36 65	
枕头		
枕巾	四至五块	
草编圆坐垫		
内衣类		
单和服	五至六件	
普通毛巾	十条	备作大量出汗时使用
浴后毛巾	两条	
布料手巾	两条	
薄棉睡衣	一件	

(二)盥洗以及身边杂物

① 1958 年 11 月，川端夫妇分别住进东大医院木本分院外科和冲中内科。

②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塑料包袱皮	大小各一块
(用餐时铺盖在膝头和洗脸时使用)	
衣服架	二至三个
冰枕	
怀炉	
热水袋	
剪刀和指甲钳	
小刀	
线和针	
盥洗用具	一套(牙膏、牙刷、脸盆、香皂、修面用具)
洗手用肥皂	
铁皮水桶	一个
抹布	两块
旧报纸	很多
手纸	
镜子	
别针	
拖鞋	数双
水池中的水漏	
病床用便溺器	
尿瓶	

(三)厨房用品以及看护人员和探视者用品

擦食具用的抹布	二至三块
茶具	一套(陶质小茶壶和茶碗)
糕点用具	
热水瓶	
挠痒耙	

一次性筷子	许多
盆子	两三个一套
烟灰缸和火柴	
饭碗(病人用)	
木碗(病人用)	
碟子(病人以及待客用)	
杯子	若干
牙签	
水壶	
带盖的陶瓷容器	若干(放置打开了的罐头)
大匙 (病人以及待客用)	
茶匙	
鸭嘴壶(病人用)	两把
食盐	
砂糖	
酱油	
味精	
五香紫菜	
咸梅干	
红茶	
粗茶	
大米	一升(突然制作重汤时使用)
装洗涤茶碗污水的茶具	
罐头起子	
水果刀	
瓶塞起子	
擦菜板	

炊帚

锅

中、小各一(备作煮汤和牛奶,以及偶尔熬粥用)

烧鱼器具

一个

有柄煎锅

一个

小案板和菜刀

台灯(双光灯泡)

大花瓶

若干(放置探视者之鲜花)

坐垫套

五至六块

凉席

三块

折叠式小椅

三四张

(由上野松阪屋送往病房。一趟约五六百日元)

上述物品,听说上野松阪屋(星期一店休)几乎全都有。在住院的前一天,先生不妨前往松阪屋,让家庭用品部的主任级店员一人处理此事,在其引导下选购并让店方汇集。家父说,等先生住院后,再由他给那位主任挂电话,通知店方随即把上述物品送往医院,他认为这样做最为妥帖。

因为,即便是事先预定好了的病房,在病人入住之前,都一直是锁着的,所以携入物品只能放在病人入住之后。

家母表示,为了购齐以上物品,先生若无不便,她愿随同前往,以为帮手。

此外,医院里有食堂、水果店、药房、杂货店、电视机出租店、理发店等等。电视机出租店的货物并不很好,但好像自有其便利之处,比如在安装天线等

一些问题上,由于与医院关系密切,因而可以顺利办好有关手续。

病人通常都是由家里送来饭菜,想必先生是不会喜欢医院伙食的。我们则把医院提供给病人的伙食送给了陪床护士,陪床护士也因为减少了伙食开支而格外高兴。

关于送给护士和其他人的小费,家母说,在先生入住医院时,她将前往陪同,以为先生参考。

以上所述均基于家父和家母的住院经验,若有僭越之处,尚请先生宽宥。家父、家母和内人都深为先生的病状担忧,衷心盼望先生早日康复。

三岛由纪夫

10月31日

1959年2月5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在那以后，一直不曾问候先生，甚至连先生出院之事也不知道，更没能前往襄助，真是男子汉大丈夫派出夫会^①的怠慢之举，谨向先生表示歉意。

衷心祝贺先生出院。至于手术，还是等待机会，缓而图之吧。就这样把龙安寺的石庭^②完整保留着，或许也是一种风流呢。总之，查明了病因，再慢慢地保养，小生以为不失为上策，大家也好放心了。

看着夫人也放下心来的样子，小生也就释然了。先生一人住在医院里，想必也是诸多不便。若有不便之处，请任意吩咐并差遣。

谨向先生报告小生的近况：一家人都很健康地生活着，小生的新作^③工作量也已过半，预计七月前后可望完成，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写这部新作的过程中，每当进展顺利时，便会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而一旦遇到挫折时，则又会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了”，心境总是不停变化，往后，

① “男子汉大丈夫派出夫会”是《朝日新闻》当时正在连载的漫画。

② 龙安庭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寺院，建于1450年，其庭园内遍铺白沙，除大小十五块石头外不见一草一木，故称为石庭。此处喻指包裹着石头的胆囊。

③ 1959年1月4日，《镜子之家》第一部脱稿，翌日开始创作其第二部，9月，第一、二部由新潮社同时刊行。（原注）

在写到千页的途中,一定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山坡。

承蒙先生教诲:不妨把《文章读本》^①“再稍微丰富一下,似乎就可以成书了”。可遗憾的是,却没有这些时间,只是着手将其写成速记类文辞,好像就能够成书了。不过,还要补写“质疑应答”一章。

听说,在美国,金君翻译的《近代能乐集》至今只卖了七十册(!),与此相反,吴艾札比氏翻译的《假面自白》却已售出将近五千册。即便在美国,戏剧终究也是没有市场啊。

位于大森的新宅正在建设之中,预计五月前后将迁往此处,但家具还远远没有置齐,估计到七月才能在新宅招待先生。住宅的样式比较新颖,请先生务必垂青光顾。

近日拜望先生时,想对先生尽情述说。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2月5日

^① 1959年1月,《文章读本》在《妇人公论》别册上作为附录发表,6月由中央公论社刊行。(原注)

1959年4月16日

东京都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金阁寺》英译本已经收到，不胜感激，并为其出版而同喜共庆。很久以来，一直热望这部大作被译为外文，并期待着来自海外的反响。除了封面设计外，书籍的印刷和装订都很好，这就放心了。插图与我的《雪国》和《千只鹤》等书籍是同一女人，是她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吧。我接到了美国国务院人物交流局的邀请，让我在年内去美国两个月左右^①，只是还要兼顾腹内的小石群，不知如何是好。现在，除了去国外漫游，竟感受不到乐趣。内人日前让你牵挂，托你的福，现在也已经好转，昨天出席皇太子的祝仪后住在了镰仓，今天，观看关东舞蹈后将回到医院。准备最近就出院，在医院里住了大约五个月。

令堂在那之后并无大碍吧。请夫人保重身体。

川端康成

9月29日

^① 1960年5月至7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7月出席巴西圣保罗举办的第31届国际笔会大会，8月归国。

1959年9月20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长野县轻井泽町1305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因出席《暗夜行路》的试映会等事务，十六日才回到镰仓，收到了为庆贺纪子小姐诞生而送来的礼品，实在过意不去。已超过了截稿日期，却还始终预支稿酬，尚请原谅我这恶习。读了你发表在《新潮》上的日记^①，知道你已完成了三大事业，对我来说，这却是一辈子也无法完成的。新潮社的文学全集^②还要烦你受累，谨致谢意。不过，我在内心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在最近出版的《周刊杂志》上，读了奥黛丽·赫本^③因胆结石而疼痛难忍，夜里竟从卧铺上滚落在地的消息，我又有些后悔没做手术切除。我正在考虑去年春天去了^④美国、巴西，接着再去看看罗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

匆匆致谢！

川端康成

9月20日

10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 ① 自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日记——裸体和衣服》在《新潮》连载。（原注）
- ② 《再说川端康成氏》《日本文学全集》第30卷《川端康成集》（1959年7月新潮社版）。（原注）
- ③ 奥黛丽·赫本（1929—1993），美国电影女演员，出生在比利时，曾主演《罗马假日》和《旅情》等电影。
- ④ 从1959年10月13日的信函内容推测，此处可能有误，似为“明年春天将去美国、巴西……”

1959年10月5日

神奈川县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大阪 三岛由纪夫 藏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日前，因出席新潮社的签字仪式等事务来到大阪。这是一次久违了的舒适、愉快的旅行。由于这次没带工作来，恍若到国外去一般。最近比较忙，就连小生在苦夏之后，也觉得身体有些反常，全然不想干任何工作。

为了进行甲状腺的精密检查，家母也短期住院体检，等这些检查结束后，用药将会更趋科学和正确，估计荷尔蒙也将会因此而得到平衡。家母一直不愿意住院，可入院后却因为舒适而喜出望外，悄悄溜出医院去学习三弦伴奏的谣曲，似乎得到了巨大的享受。

很久以来，绿之丘的旧宅一直出不了手，最近才卖了出去，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日前，拜读了先生发表在《周刊朝日》（别册）上关于安眠药的随笔^①后，小生感到非常吃惊。时常见面的舟桥圣一氏，也因为那篇随笔的内容而“挂念川端先生的健康”。或许这实在是多管闲事了，但若能让先生进行根本的养生和治疗，那该多好呀。

内人和婴儿^②都非常健康，尚请先生不要挂念，安心养病。婴儿一看到小生的脸，就一个劲儿地傻

① 《安眠药》（《周刊朝日新闻别册》1959年9月1日号）。（原注）

② 1959年6月2日，长女纪子诞生。（原注）

笑,令人感到不快。

夫人近日如何?尚请先生告知。

秋凉时节,恳请先生善加保摄。

三岛由纪夫

10月5日

10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59年10月13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收到了你从大阪寄来的信函，总是烦你为我操心，难为你了。纪子这孩子都会笑了，请允许我前往府上探望。我知道令堂已经没有任何可担心之事，不过还是请多加保重。今年是为戒掉安眠药才前往轻井泽的，却因为八月里来的客太多，因而此事没能成功。今天早晨的报纸（《产经新闻》）上登载的“可怕的安眠药”（Valamin），指的可能就是这件事。也就是说，安眠药是麻药和兴奋剂的代用品，我对此也感到害怕。不知什么时候，服用安眠药后给原田康子君^①写了信，这是非常糟糕的（字面可能过于认真了）。你也这么说，那就尽量养病吧。

九月三十日从轻井泽回家后，收到了大作《镜子之家》。为写序文^②，连续读了两遍校样，可还是未及放入大作之中，目前正期待着序文早日完成，尚请见谅。

内人的疾病，据说是冲中内科（日本）临床第一号疾病（？），实在弄不明白，只是不时显现出轻微症状。我正在考虑明年五月之前赴美，然后从南美前往罗马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真不知最后会怎样。

川端康成

10月13日

① 原田康子（1928— ），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北方之林》等。

② 野上彰的《幸福的峡谷》和泽野久雄的《风与树的对话》之推荐文。（原注）

1959年12月11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城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品尝了丰盛的美味佳肴，非常感谢。前天晚上，因感佩于你和高见君的谈话技巧，竟忘却致谢，太失礼了。

明天是星期六，将与中央公论社的藤田君^①前往京都。从明年起，将要在京都得到一处临时住房^②，姑且先去看一看。如果可能的话，打算写新古今集时代的东山时代，并相应拟了一些计划，可我却又是一个连你也知道的懒散惯了的人。十五日在伊贺的拓植参加横光^③文学碑的揭幕仪式，然后就回家。

这次旅行随身携带了电热毯，也就不用惧怕山中盆地里的寒冷了。

请向令尊、令堂和夫人转致问候。

川端康成

12月11日

10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藤田圭雄(1905—)，童谣诗人、小说家，著有《大山燃烧的那天》等。
② 为创作《古都》和《美丽与悲哀》，在京都下鸭泉川町25号租下房子。
③ 横光利一(1898—1947)，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著有中篇小说《日轮》等。

1959年12月18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日前收到大札，不胜感激，今日亦然。

夫人光临舍下时，小生和内人不巧一同外出，实在失礼至极。小女纪子得到了那样好的礼物，当把那只可爱的粉红色小狗赶紧抱上床时，她竟高兴得大叫起来。此外，还领受了美国电影中婴儿穿着的那种漂亮衣服，孩子的祖母和母亲都非常高兴，吵闹着说下次出门时一定要让孩子穿上。先生和夫人的厚意礼品，令小生实在不胜感激。

先生此次为写中世作品而前往京都取材之事，小生从嶋中^①氏那里也已经听说。自战争刚结束时，就听先生提及“想写义政^②时代的故事”，因而盼望着能早日拜读这部大作。

在不久前的座谈会上拜见先生时，觉得先生的气色相当不错，精神也很好，这就让我们放心了。最近不论走到那里，总是被人们嘲弄电影和影剧业^③的事，现在，人世间竟越发可怕了（此为笑谈）。

前后花了三个年头写成的《镜子之家》，被社会上的评论认为是个巨大的失败，小生因此而感到很

① 嶋中鹏二(1923—)，时任《中央公论社》社长。

② 足利义政(1436—1490)，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尚之父。

③ 1959年11月，与大映电影签订专属演员契约，翌年主演电影《唐津风野郎》。(原注)

腻烦。努力并不能决定工作的价值,倒是努力越大,失望相应也越大,因而觉得还是不要付出太大的努力为好。《中央公论》的连载^①原以为可以“放松一下”,可最终写出来一看,却并不是那么回事。至于材料中般若苑那一段,当然是逸闻收集得越多故事越有趣,所以也就存在着素材不足的危险。真想停下工作玩上一年左右,可在日本,这却是不可能的。

新年里,文学座^②又将上演怪戏,先生若能拨冗并示下,小生当为定票。非常希望观赏这次的西班牙舞蹈,只是伊夫·蒙当^③若像在莫斯科艺术座那样,小生则是绝对要抵制的,且做好了不能去听的准备。

请向夫人转致衷心问候,并祝新年愉快。

三岛由纪夫

12月18日

① 自1960年1月至10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宴后》。(原注)

② 1960年1月,《热带树》在文学座上演。(原注)

③ 伊·蒙当(1921—1991),法国大众歌手、电影演员。

1960年11月24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美国纽约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出发以后，一直未和先生联系。在檀香山过得很舒适，四天中尽量放松自己。在旧金山的两天里也是尽情游玩，内人在那里才第一次觉得自己来到了西洋，内心非常激动。在洛杉矶，碰巧下榻在共和党选举总部所在的饭店，与尼克松同宿一店。饭店的开饭时间拖延得很晚，选举的喧闹使得整座饭店沸腾起来，万没料到会受到如此牵累。不过，那里的迪斯尼乐园却是举世无双，真不知道人世间竟还有如此好玩的处所。抵达纽约已有两个星期了，诚如先生所知，整天忙于赴约，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

与伊藤整氏^①见面时，他对小生说，他也“听从川端氏的忠告，认真午睡，爱护身体”。有吉君^②大概去了欧洲，因而没能会面。小生下榻的阿斯塔饭店位于纽约时代广场很显眼的地方，因此晚上即使回来再迟，外面也有很多行人，因而觉得这时睡觉真是遗憾。令小生非常高兴的是，在福奥比阿·巴瓦滋家见到了格雷塔·嘉宝^③。小生将于十二月二日

① 伊藤整(1905—1969)，小说家、评论家，著有《日本文坛史》和长篇小说《火鸟》等。自1960年10月起，因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而赴美。(原注)

② 有吉佐和子(1931—1984)，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恍惚的人》等。自1959年11月起，因接受洛克菲勒财团的邀请而赴美国纽约留学，1960年8月离开美国，经由欧洲和中、近东等11个国家，于同年11月回到日本。(原注)

③ 格·嘉宝(1905—1990)，美国电影女演员，曾主演电影《肉体与恶魔》和《安娜·卡列尼娜》等。

前往欧洲,不过,纽约似乎更符合小生的口味。

请向夫人和令媛转致诚挚问候。

三岛由纪夫

11月24日

11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61年4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达东1—1333号收

京都下鸭绒

三岛由纪夫君：

日前，因选举新理事（与会者无太大异动）的全体大会在即，因而失礼了。芹泽君^①大致介绍了文艺家协会言论表现委员会的情形，笔会新的理事会大概也会采取与文艺家协会相同的态度吧。二十八日那天，新的理事会将要改选会长等人选，我想替换下会长，但不论谁当选为会长，对《宴后》的态度大概都是不会变化的。我也作为理事留了下来。芹泽君说“三岛君将会取胜”，是这样吗^②？四月初的一天，在京都未及尽情赏花就回去了，这次又是如此，可能不等欣赏新绿就必须往回赶了吧。等会长人选定下来后，打算到新泻去一趟，然后再折回京都。在京都、奈良一带行走时，诸多街道的汽车并不很危险，使得我轻松不少。关于诉讼一事，我也将尽力为之。或者，倘若请你出席笔会的理事会并作大致说明时，望能慨允。

川端康成

4月23日

① 芹泽光治良（1896—1993），小说家，1951年曾作为日本代表出席在洛杉矶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后于1965年10月接替川端出任日本笔会会长。

② 1961年3月，原外相有田纪一郎提起诉讼，状告三岛由纪夫在《宴后》中以其为原型，侵犯其隐私权。同年4月15日，文艺家协会言论表现委员会请三岛前往说明事由。（原注）

1961年5月27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京都市木屋町二条下儿其半气附城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前几天，承蒙特意出席笔会的会议^①，我却不得要领，失礼了。文艺家协会和笔会显然都支持你，不过，恐怕目前还是不要匆忙发表决议或宣言为好。一旦需要，当然会发表。

平日里总是给你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照例的诺贝尔文学奖之事，倘若只是发一封电报，对方方面面都是不负责任的（尽管没有什么希望），因而想请你写一份非常简单的推荐文^②，然后附上其他必要的资料，并译为英文或法文，再寄送给皇家文学院。以上诸事，就厚着脸皮拜托你了。本月三十日晚上，我将去观看鞍马的五月的满月祭，然后就返回。

川端康成

5月27日

11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1961年5月16日，三岛向日本笔会代表说明《宴后》的有关问题。（原注）

② 请参照附录于69页之推荐文。（原注）

1961年5月30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快递)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

日前，在笔会承蒙多方关照，让先生费心了，谨向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承蒙大家都表示要站在这一边，使小生深受感动，也因此而增强了信心。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诸如小生之类的拙文，反而会给先生带来不利吧。尽管有僭越之罪，还是遵先生所嘱，草书一文^①同封呈上。倘若真能发挥些微作用，则将令小生感到无上之幸福。除此之外，无论先生有任何嘱咐，都请先生尽管示下。

最近，小生相当心不在焉，看来，人们若遇上过多杂事，多少会变得迟钝起来的。托先生庇荫，小生一家生活照常无异。

听说，夫人就要前往苏联，府上的进取之气象越发令小生瞠目结舌。先生本人赴美国，夫人则去苏联，确实显示出一种世界性规模，真有一种“嗨哟、嗨哟”打号子一般的感觉，说起来有些失礼，可这的确是一个使人愉快的消息。

先生起行之时，祈请允许前往相送。

请向夫人转致问候。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5月30日

^① 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文。

1962年4月7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 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集英社版的大作集卷头所题之字^①非常漂亮、华丽，我也想请你题写，现送上纸张，请你写上相同的文字。对我来说，摄生养身为时已晚，只是担心这场病是否会导致严重的记忆丧失。目前，脚掌还有一些麻木的感觉。不过，明天就要去京都踏青，还打算在定家卿的丘冢附近走一走。

昨天，在对外国广播的节目中，与萨伊登氏^②进行了对谈，好像他也将于夏天返回美国。

川端康成

4月7日

11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收于《三岛由纪夫集》（新日本文学全集第三十三卷 1962年3月 集英社版）卷头插图上《叶隐》的一段文字“定家卿传授曰：歌道之至极，便是摄生养身之至极也”。（原注）

② 萨伊登（1921— ），全名为 Edward George Seidensicker），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曾翻译川端康成的《雪国》等作品。

1962年4月17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不管令堂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出色的文字。

及至令堂赞许你的字时，或许我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地狱中遭受小鬼的折磨呢，也就不需要摄生养身了。

《疯癫老人日记》^①是一部“遗言状”（怕别人听见）般的杰作，真让人大吃一惊。我与中村光夫君^②也谈过，连载最后一回那部分，似乎是多余的。但是，谷崎君却不愿让那老人死去。中村君认为，谷崎君大概是不忍让那老人死去。

诺贝尔文学奖推荐委员的做法真是有趣，从巴黎寄来的信函称，日本方面对该奖似乎不感兴趣，法国作家们要排挤掉日本。哎呀，或许还要拖延到你的时代吧。

府上最近就要添丁进口，谨致祝贺。

川端康成

4月17日

又及：明天我就去京都。

① 6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兴起“老人文学”，关注被死亡所限定的生命的光辉。这股文学思潮的代表作有谷崎润一郎的《疯癫老人日记》、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和伊藤整的《变容》。
② 中村光夫（1911—1988），评论家、剧作家、小说家，著有评论集《文学的回归》和长篇小说《我们的性的白皮书》等。

1962年5月4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达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从京都一回来，就收到了你的题字和戏曲全集^①，非常高兴。摄生养身这几个字，是在带有威胁似的要求下写就的，却是极为出色。你满足了我的愿望，谨致谢意。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我将努力摄生养身。戏曲集也是如此，我正等着新潮社刊行的当儿，就收到了书，真是惶恐之至。

夫人是平安分娩^②吧，请善加珍重。

川端康成

5月4日

11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三岛由纪夫戏剧全集》(1962年3月 新潮社版)。(原注)

② 1962年5月2日，三岛的长子威一郎出生。(原注)

1963年9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 1—1333 号收

轻井泽 1305 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昨天在镰仓收到转送来的《午后曳航》，昨天深夜和今天连续拜读，掩卷之际，越发感佩于你的锐利目光，现在即便想要效仿，也是望尘莫及了。前几天又读了一遍你的《林房雄^①论》。我和萨伊登一致认为，早晚你会成就为举世无双的批评家。在这里遇见大冈升平君时，大冈君曰：这很有趣呀。我对他说，再接着努力吧。

山中气温很低，已接近零摄氏度，有些像冬天的样子。月底返回去。在早已不见人踪的乡间，像这样歪歪倒倒地行走，即便想要摄生养身，由秋天往冬天去的脚步却过早地来到了。

今年秋天去国外旅行之事，又是因为无钱而告吹。可我仍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准备像以往那样，遇事再临时决定，可能会去意大利和希腊。

川端康成

23日

① 林房雄(1903—1975)，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小说《青年》等。

1963年10月4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一丁目1333号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今天，没想到先生从轻井泽给孩子送来漂亮的书包，谨向先生表示衷心之谢意。听到先生吩咐尽早“带孩子参加幼稚园的郊游”时，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连孩子都承蒙先生如此费心，真让小生惶恐不安。

日前收悉先生亲切之大札，不胜感激。先生在百忙之际，还抽暇垂览如此拙作，实在令小生汗颜。

在夏季的编辑会议^①上，小生也和大冈君持相同的感想。细想之下，虽说都是以写作为业的作家，可像这样议论文学，可谓是相违已久了。而且，小生再次深深感觉到，较之政治家和实业家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又是何等洁净的公共世界啊。总之，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

最近，小生因采访和取材^②而宿于琵琶湖饭店，当经理递过登记簿时，竟看到了先生的大名，不禁倍感亲切。在游泳池里，美女们身着最新款式游泳衣，一口京都口音，小生不由得有点儿感到幻灭。对小

12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日本的文学》(中央公论社刊发)的编辑会议。其他编辑委员有：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伊藤整、高见顺、大冈升平、唐纳德·金。(原注)

② 为创作《绢与明察》而前往彦根的近江八景采访。(原注)

生而言,游泳衣和京都口音实在是不合适。

目前正在为文学座写剧本^①,预定一月上演。小生不打算邀请先生来看总是不见起色的戏剧,即便文学座招待先生看戏,小生也是不会特意相邀的。明年五月,小生写的台本、黛君作曲的大型歌剧《美浓子》在日生上演时,由于剧本有了较大起色,因而打算前往府上邀请先生。

正在招募青年男女主角,已经试听并检查过声量了,但还没有最后决定,因为候选者不是脸型好而唱得糟糕,就是唱得好而脸型糟糕。老天爷是不会把两个长处同时赐给一个人的,这真令人感叹不已。

目前正是秋凉时节,祈请先生善加保摄。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0月4日

^① 《喜悦的琴》。(原注)

1963 年 10 月 9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明信片)

大森局区内(大田区)马达东一丁目 1333 号

三岛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承蒙先生今天送来两盒精美的糖衣点心，非常感谢。这确实是又漂亮又珍奇的点心，全家都非常高兴。

时值秋凉时节，祈请先生善加保摄，并向夫人转致问候。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0 月 9 日

12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63 年 12 月 15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达东一丁目 1333 号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往来书筒集

124

川端康成先生：

今天领受了先生赠送的可爱礼品，谨表示衷心感谢。意大利革制工艺品的设计和色调都很美妙，把它装饰在餐桌上，一面用餐一面饮用餐后的利口酒，可谓一大快事。

我想对先生谈谈自己的私事。前不久，我被意外地卷入一场骚动之中^①，工作也已经完全停顿了十多天，结果，现在正为原稿而吃尽种种苦头。小生也受了大冈君的影响，不知什么因果关系，竟至成了一个爱吵架的男人。

最近，中央公论社让我承担大作集^②的解说，我又仔细阅读了《千只鹤》，感受到的印象却与初读时大相径庭，甚至觉得这部作品如同茶道以及日本味儿的风雅的讽刺小说，阅读的兴致全然不同于当初。说起茶道，今天在与千宗兴君会面时，见其津津乐道于在国外旅行期间教授茶道的话题，便对他说：“假如你不只是去和平、安宁的国度，也到诸如南越之类战乱不息的国家的街巷中，在那些耳边弹片横飞的地方传授茶道，又将如何？”

① 由于文学座内部的反对，《喜悦的琴》被中止上演，三岛由纪夫因此而退出文学座。（原注）

② 《川端康成集》（“日本的文学”第 38 卷 中央公论社版）。（原注）

谨祝先生新年愉快。一月二日那天, 祈请允许
前往府上拜望。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2月15日

12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64 年 9 月 25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大森局区内(大田区)马込东一丁目 1333 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百忙之中冒昧打扰，不甚惶恐，拙作《恋爱的帆影》若蒙先生垂览，则实属望外之喜。谨呈上入场券两张。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9 月 25 日

1964年10月17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 三岛由纪夫
 斌

川端康成先生：

今天领受到美味的栗子点心，谨表示衷心感谢。并不特别甜腻，确实很有风味，小生原本从不曾喜欢法国口味的栗子点心，这次却非常喜悦地领受了。先生如此关怀备至，让小生实在感激不尽。小生知道这是先生对败诉^①的安慰，可这场败诉只能使得人们对小生的品德产生疑问。社会信用丧失殆尽，连小生自己对此也感到非常震惊。

由于好事，接受了许多写现场报道的约稿，整天奔忙于奥运会^②，忧郁的心境也随之开朗、舒畅了。的确，奥运会真是一场恰逢其时的祭奠，幸亏当初没有反对。

从今年夏天开始，对佛教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读了不少这类书籍，兴致便越发高涨了。再也没有别的事物能像佛教那样，同时给予知识分子以哲学的乐趣，给予民众以恐怖和陶醉了。小说（现代小说）是否曾像佛教那样（哪怕一次也好）成功地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小生想设法效仿佛教。

坦率地说，最近上演的戏剧《恋爱的帆影》真让

12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9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定《宴后》败诉。（原注）

② 作为东京奥运会特别记者，三岛在诸多报纸上发表各种体育比赛的报道。（原注）

人失望。请先生看了这种奇怪的东西，实在对不起。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0月17日

1964年12月22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日前，先生于百忙之中大驾光临，不胜感激。聚会的情形恰如先生所见，因而其时没能招待好先生，失礼了。

此外，当时不知道已经领受了马约尔^①的雕像作品，对先生说了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及至先生回府后，打开领受到的包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竟然是如此贵重的礼品，都不知该如何向先生表示感谢。放置在室内好，还是放置在室外好呢？兴奋之余，打算在各处试放后再决定下来，便仔细端详着，感到极大的喜悦。因为庭院里已经有了阿波罗，把这尊女身雕像放置在那里与其相对应，也显得很有情趣，生活的愉悦也因此而增加。谨从内心里向先生表示感谢。

谨祝先生新年愉快。一如往年，新年二日那天，将前往府上拜望。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2月22日

12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A·马约尔，(1861—1944)，法国雕塑家、画家，其代表作有铜雕《地中海》和铝雕《河流》等。

1964年12月25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达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截稿日原本是可以完成的，但又总是拖稿，还承蒙你为这种恶习写来谢函，并在前天夜晚费心款待，我为这种本末倒置深感羞愧。闷居福田家像练写钢笔字似的愁闷之中，有幸得到你送来的一片晴空。这次又把时间弄错了。

匆匆拜望，给你们添了麻烦，失礼了，也向夫人表示歉意。如同已向你们说过的那样，勒达^①是日本非法仿制的（原以为雕刻不会有赝品，却还是失算了），只是因为府上存有梅原君^②的素描，这才带去的，请随意放置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吧。想写电视小说^③，却又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茫然若失。转念一想，唉，就权当是学习的开始吧。不管写得如何，正月的头三天过后，我还是要出去旅行。很高兴二号那天你能光临，不论你带谁来都没关系。

未能及时致歉，尚请见谅。

敬具

川端康成

12月25日

见到了令郎、令媛，非常高兴。

① 在希腊神话中，勒达通常被认为是埃托利亚国王赛斯提欧斯的女儿，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

② 梅原龙三郎（1888—1986），日本西洋画家，1952年获文化勋章。其代表作有《金首饰》、《樱岛》和《紫禁城》等。

③ 自1965年4月起，小说《玉响》在NHK连续播放。（原注）

1965 年 2 月 2 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马达东 1—1333 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新年前往拜访时，承蒙先生款待，不胜感激。

旧历腊月间，先生赠送的马约尔的勒达，已为其寻购到了大理石立柱，大致如照片所示装饰在炉旁，感觉非常好。

关于勒达的近况，谨向先生报告如上。

自二月十日起，寒舍就要开始改建工程，全家将不得不搬出数月，身边人声嘈杂，只得闭口不语。

小生的联络地址，就是新日本饭店 909 号房间的工作室。

寒舍落成时，祈请先生务必光临。尤其是屋顶的房间，不到夏季，便显现不出个中的情趣。

请先生多多保重身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2 月 2 日

13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65年3月1日

东京都大田区马込东1—1333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收到大作《音乐》，非常感谢。我能够完整拜读该大作，此为一大乐事，而且，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书名。愚作《美丽与悲哀》的新装帧版已经出版，送给你。电影由筱田导演，加贺茉莉子主演，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竟写出了这样的姑娘吗？

如有闲暇，则请垂览。

川端康成

3月1日

1965年3月9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新日本饭店内 三岛由
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领受到了先生亲切之大札以及大作《美丽与悲哀》，不胜感激。装帧艳丽夺目，插图和内文的印刷效果也相当出色，中央公论社对图书如此倾注感情，小生深为感佩。原定于明日出发的国外旅行已经取消，最近正白天黑夜地忙于准备。听说加贺茉莉子表演得非常出色，连这样的电影都不看就出发，未免让人牵挂。近日，由于准备新潮社的长篇^①，便去了京都的一些寺院，在那里的严寒之下颤抖不已。除此以外，还要前往寒冷的伦敦，一想到这些便感到忧郁。归国时，倘若能够拜望先生，则实为幸甚。在伦敦的旅行，大概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土特产。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3月9日

133

川端康成 · 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为创作《春雪》（《丰饶之海》第一卷）而进行的采访。该作品后于1965年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原注）

1966年7月29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收到丰甚的中元节礼品，不胜感激，家里人也让我转致问候之意。文艺春秋社的桥川文三氏^①说：太好了，读到了一篇非常周到的解说。因为这本书^②，我需要翻看《假面自白》中的一些地方，结果，大致拜读了全书，关于你从这部作品开始展开的工作，我沉思了许久。

日前，参加完芥川奖评选会^③的归途中，在电车上与中村光夫氏说，对三岛君的小说读解法深为感佩。自《反贞女大学》以来领受到的大作，我全都拜读了，理当一一致意，却是照例怠惰了，尚请见谅。

今年我全然没有感觉到暑热，因此，去山里反倒显得麻烦了。

请向令尊、令堂和夫人问好。

川端康成

7月29日

能够时常听到你的看法，真是值得庆幸。

① 桥川文三(1922—1983)，评论家，著有《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等。

② 《三岛由纪夫》(1966年8月，文艺春秋版)，书中“三岛由纪夫传”的解说部分由川端执笔。(原注)

③ 1966年，三岛由纪夫成为芥川奖评选委员。(原注)

1966年8月15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拜复。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

自那以后，我便去了下田，昨日回京，二十日又要前往关西和九州采访^①。由于非常喜欢暑热，现在倒正是一个好时机。

芥川奖之后，本想拜访先生，却因为其他事务而未能如愿，太失礼了。这项文学奖的审查之公正，实在让人吃惊。一般的文学奖，并不如此精细阅读，甚至都不去浏览，因而存在一种恶言恶语评说事物的倾向，我认为这很不好。

最近读了野坂昭如^②的《情事教师们》，在武田麟太郎风格的无赖派文学中，这部作品是比较有趣的。近来，文学沾染上了绅士风格或家庭风格，这让人很不痛快。我不愿意读资产阶级绅士的文学。

《文艺时评》的弄虚作假和虚张声势也很严重，文坛堕落的征兆清晰可见，为什么这里就没有出现革命的、暴力的新人呢？或许，像宇野浩一郎^③那样

13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为创作《奔马》（《丰饶之海》第二卷）而前往奈良、京都、广岛和熊本等地收集素材。（原注）

② 野坂昭如（1930— ），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丧事教师们》等。

③ 宇野浩一郎（1934— ），小说家，1961年因小说《鲸神》而获芥川奖。（原注）

的还算有些意思。在那人的身上,似乎存在着谷崎氏初期作品中的那种恶作剧特征。

新潮社的《春雪》也将于年末写完第一卷,在写第二卷之前的空隙里,我想稍事休息。不过,我已经厌倦国外旅行了。

最近这些日子,狂人频频光顾寒舍,最终竟至大清早打破窗子闯进屋来。在这个精神病患者激增的时代,文学似乎就要被疯子赶上。看来,我们也只能毫不示弱地更加疯狂。

十一月前后,将在日生剧场上演《一千零一夜》,这个节目是面向孩子的,场面非常大。尽管不太得体,我还是在想是否要请先生清览。

酷暑时节,祈请先生保重身体。

三岛由纪夫

8月15日

1966年9月30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四丁目32—8号 三岛由
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前些天，时常在电话中骚扰先生的《一千零一夜》的入场券现同封呈上。很早前就对先生说起过，将静候先生的光临。由于幕间休息时间过于短暂，请于观戏后慷慨拨冗，容小生奉上夜宵，若能将日程安排至深夜，则实属小生之大幸。当然，在十一月以前，也可能在什么地方拜会到先生。秋凉时节，祈请先生善加保摄。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9月30日

13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1966年10月10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收到《圣·塞巴斯蒂昂殉教》^①，不胜感激。我觉得，这也是你会心的工作。诚若你在后记中所表露的情感那样，自从在杂志上拜读部分作品时起，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一些，现在把名画集也编入其中，由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就更好了。七八年前和三年前，我曾两度前往你时常提及的塞巴斯蒂昂·圣教堂，在那里的歌剧座上，观看了某位芭蕾舞女演员的演出，因此，拜读这部作品时就感受到了格外的乐趣。在巴黎时，全然没有预备知识，观看演出时当然听不懂。不过，现在仍然保留着那时的印象，记得歌剧后上演的那种一本正经的芭蕾确实非常悲哀，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会嫌恶歌剧座的芭蕾。

或许你已经直接听说了，今年夏天，内藤濯氏（关于日文和译文，此人很有看法）在和我一同谒见美智子妃的席间，对你翻译的台词感佩不已。我想，你若能送他一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日前收到《一千零一夜》的入场券，不胜感激，谨此致意。

目前，正拜读着你在《中央公论》上与野坂昭如

① 由三岛由纪夫和池田弘太郎合译、美术出版社于1966年9月出版的神秘剧《圣·塞巴斯蒂昂殉教》。（原注）

氏的对谈^①录。

川端康成
10月10日

139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与野坂昭如的对谈《性爱和国家权利》(《中央公论》1966年11月号)。(原注)

1966年11月5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谢谢你与林君的对谈^①一文，收到后，随即从前天半夜开始阅读，且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到清晨拜读完毕。

你的话语中，有一些令人吃惊和警醒的东西，如果出现在你的佛教作品里，一定会是绝大的乐趣。我也有一个宿愿，那就是包括明惠上人^②等在内，我想把定家作为新古今的时代和承久之乱的时代的一个人物，作为已经成为古典之神的一个人物来写，只是已经日薄西山，而道路却还遥远。拜读《圣·塞巴斯蒂昂殉教》时，我是一点点地吟味着语义读下来的。我漫无边际地考虑着，日本的圣·塞巴斯蒂昂可能出现在什么时代，又会是谁呢？

谨此致礼。

川端康成

11月5日

① 与林房雄的对谈集《对话·日本人论》（1966年10月 番町书房版）。（原注）

② 明惠（1173—1232），镰仓初期的僧人，著有《摧邪论》等书。

1967年2月13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快递)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4—32—8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芥川奖时，也想向先生请教，却一直没有机会，真是遗憾。评议文学奖时，小生说得太多了，连自己也觉得应该持重一些。这个周末恰好是大雪，便在家里为打雪仗和堆雪人而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全都站在他们的母亲一方，小生不由得感到忧郁。

今天的信是一封求助信，而且是最难以相求的约稿信。如果这封信引起了先生的不快，则请先生千万不要再接着往下读了。

几年前，小生和村松刚^①、佐伯彰一^②、远藤周作^③、西义之等同辈友人创办了同人杂志《批评》，这次关于广告文章之事，也不知是什么因果报应，南北社诸般刁难，要求以新开张的形式发表续刊。编辑部也心机一转，想要将其编成一份出色的杂志，而第一个愿望，就是渴盼得到先生的玉稿^④。在怀着这个梦幻般希望的同人们的追逼下，小生才写了这么一封请求先生的信函。

141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村松刚(1929—)，评论家，著有《日本的象征主义》和《三岛由纪夫的世界》等。

② 佐伯彰一(1922—)，评论家，日本的英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近代日本的自传》和《评传·三岛由纪夫》等。

③ 远藤周作(1923—)，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大海和毒药》等。

④ 1967年4月，《批评》第七期发表《旅信抄》。(原注)

即便一页也行(如能写一页以上,当然更属意外之喜),无论得到您任何随意的题材和随想,同人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欣喜若狂呢。同封附上明信片,若能得知先生慨诺与否的内意,南北社的人自会随即带着杂志前往拜访,并重新向先生恳切相求。

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请求,尚请先生海容。严寒时节,祈请先生善加保摄。

三岛由纪夫

2月13日

1967年2月16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今天又是晚上九时半起床，这就是我的清晨，我就这样持续着昼夜颠倒的极端的一天又一天。这种痴呆状态时日已久，还能写些什么呢？我很没有把握，但因为是你的吩咐，也就遵嘱呈上回函。与其写恶文，当然不如写愚文，关于这一点，尚请见谅。

拜读了你发表在《文艺》上的大文章^①，不禁为之瞠目。现今再说那实在是一篇出色的大文章似乎非常失礼，不过，确实让我感叹良久、茫然若失。即便是对二·二六事件并无考究的我来说，也觉察到了不断传来的感动，心潮也随之高涨起来。致森茉莉君^②的信函^③也写得无与伦比。

近日急于会见斯特劳斯氏，只是还没有想出招待的方法，因而感到有些为难。《古都》的德文译本已经出来，《睡美人》的荷兰文译本也已经完成。最近，在欧洲的翻译，好像是我领先了（从现在起直至晌午过后，我都不能入眠）。

川端康成

2月16日晨6时

143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道义的革命”理论——关于矶部一等主计的遗稿》（《文艺》1967年3月号）。（原注）

② 森茉莉（1903—1987），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之长女，本人也是作家，著有《恋人们的森林》等作品。

③ 《你的乐园，你的银匙——森茉莉女士》（《妇人公论》1967年3月号）。（原注）

1967年2月20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四丁目32番8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拜复。

先生能够慨允那般任性的请求，《批评》同人全都欣喜若狂，谨向先生表示衷心之谢意。想必番町书房已经提出请求，尚望先生予以关照。

非常高兴《文艺》上的拙文能够得到先生的褒奖，“连川端先生都夸奖了呢”，小生在家里让家人们传阅着大札，最后想让《文艺》的杉山君也一起高兴，便随即给对方挂了电话，并严厉制止了杉山君要作笔录的意图，飞快地把信读了一遍，心急火燎地让对方也兴奋起来后，便挂断了电话。大札竟然被小生如此滥用，看来，先生有必要考虑小生的人品，并持戒备心理为好。

日前，与相违已久的菅原君长谈了一次，照例在争论到口角白沫横飞之际，此君说，自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以来，小生并没有一点儿进步。

再次致谢！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2月20日

1967年3月21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收到大作《来自荒野》，不胜感谢。由于“即便没有值得一提的悲痛之事，仍然难以入睡，彻夜不眠，不禁使人感到寂寞”，今天同样又是从早晨九时睡至下午四时半，如此这般，日复一日。

只是通宵读书却是一种解救。《来自荒野》得以全文通读，基本上已是再读了，但第二部和第三部所带来的感叹仍然鲜活。

我恨不得把《讨厌、讨厌、感觉真好》^①的河出书房的解说^②，全部借来一读。

川端康成

3月21日凌晨3时20分

有关四人的声明^③，我看到了奇怪的反应文章。

14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 ① 《讨厌、讨厌、感觉真好》（《高见顺文学全集》第4卷月报1，1964年10月，讲谈社版）。（原注）
- ② 《高见顺集》解说（日本文学全集23，1967年8月，河出书房版）。（原注）
- ③ 2月28日，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安部公房共四人就中国文化大革命联名发表了“为了维护学问艺术自由的呼吁书”。（原注）

1967年7月15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结束纪伊之旅后刚刚回到家里，就收到了中元节的礼品香水，难为你总是这样礼数周到，十分感谢。在潮岬等地，汽车行驶在成为河川的马路上，并不知道正处于大水灾之中。新潮社的菅原君已调任周刊，我感到震惊和灰心。尽管渐渐就要封笔不写了，可还是因此而觉得为难和束手无策。最近一周以来，连日出京办事，感到有些疲劳了。昨天观看了《飘》（帝国剧场）。奈良、纪伊和京都之旅非常美妙，因而，居住在关西地区似乎更好一些。

川端康成

7月15日

1967年12月20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四丁目32番8号 三岛
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前略。

此次领受到漂亮的衬衫，触及皮肤时的感觉极好，我非常喜欢，谨表示衷心之谢意。紧接着，今天又领受到酒糟腌就的萝卜、瓜果等酱菜，再次对先生的屡次厚爱表示由衷感谢。

很久没有拜望先生了，从印度回国后^①，工作以及一应杂事堆积如山。

直至年末，时间就这样转瞬即逝了。长篇的工作也有一种日暮而路途尚遥的感觉，才写了大约一千二百页，离半数还差三百页左右哩。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在此期间，倘若老老实实地埋头工作倒也无不可非议，只是生性就闲不住，于是越发招致了世间的责难。不过，最近乘坐F104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②，的确是一个愉快的体验，已在《文艺》二月号上就这事写了文章^③。

对日本以及日本人，尤其是知识人的动向越来越感到厌恶，文坛上睡得迷迷糊糊的先生也太多了。

来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① 自9月26日至10月23日，前往印度、泰国和老挝进行采访旅行。（原注）

② 12月5日，在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试乘战斗机。（原注）

③ 《F104》（《文艺》1967年2月号）。后作为尾声收录于《太阳与铁》。（原注）

先生既然坚辞拜年，尚盼有便之时赐予拜听清音的机会，果如此，小生则幸甚。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12月20日

1968年6月25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京、都饭店缄

三岛由纪夫君：

通过关于皇宫的大作^①拜读了你的名文，与写宗达的名文同属一类吗？今天和今东光^②的妻子前往里千家^③问候，还遇见了淡交社的社长。

昨天与东光同乘竞选宣传车^④，在京都市滋贺县转了一圈。诚如日前你在过留所所说的那样，一旦辞去艺术院部长^⑤，便出任东光选举的事务长或负责人，可谓一件离奇怪事。

这都是因为日出海君^⑥就任了厅长官之故。你与中村君的对谈^⑦非常有趣，与其说精读，不如说赶紧急读了。勋章之事^⑧大概是河上彻太郎君的好意吧，与中村君所说的不同的是，不是我在渡世，而是世在让我渡。你以为如何？总之，我并不那么喜欢。先达前辈杉山氏的鸠之舞确实精湛美妙。

匆匆草此

川端康成
6月25日夜 于京、都饭店

-
- ① 《宫廷之庭园》序文(1968年3月，淡交新社版)。(原注)
② 今东光(1898—1977)，小说家，著有《恶名》和《山椒鱼》等。1968年至1974年竞选为参议院议员。
③ 茶道流派、三千家之一，以千利休为始祖，现为十五世鹏云斋宗室。
④ 为帮助今东光竞选参议院议员，出任今东光选举事务局长。(原注)
⑤ 是年辞去艺术院第二部长之职。
⑥ 今日出海就任文化厅首任长官。(原注)
⑦ 与中村光夫的对谈集《对谈·人与文学》(1968年4月，讲谈社版)。(原注)
⑧ 1961年11月，川端被授予第二十一届文化勋章。(原注)

1968年10月16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春海》^①和《奔马》，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动，我认为这是一种至福。

新潮社来了一个毫无道理的约稿，说是让写一百五十字的广告文^②，这么个极为失礼的东西使得这部名作显得奇怪了，还要请你见谅。

这部大作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和自豪。

无论如何，我也想传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匆匆草此

川端康成

10月16日

① 此处疑为笔误，似应为《春雪》。

② 《丰饶之海》的推荐文。（原注）

1969年8月4日

镰仓市长谷264号收

下田东急饭店内 三岛由纪夫缄

川端康成先生：

谨致夏日问候。

在东京时，事务安排得过于紧张，在那样的氛围中，拜读《我在美丽的日本》和《美的存在与发现》这两篇大作，实在是一种冒渎，因而将其带到下田来，品味着在海风中细细阅读的韵味。

《我在美丽的日本》以精妙的自我意识阐述了川端文学的核心，使得世间的川端论在这本小册子面前全都烟消云散。在这篇具有一种魔力的随想文章中，川端先生述说着自身的徒劳和无，实际上，却让人们猛然感受到了徒劳和无。但是，大作中的“无”，从一开始便就某种明朗的、具有生命的无的本质，向西方人通俗易懂地进行了阐述，因而使得人们预感到了与那个《意大利之歌》的读后感相似的东西，然后便立即同《美的存在与发现》最初那一页上的、玻璃杯光芒闪烁之美的发现相连接起来。

实际上，把日本文学迄今谁也不曾真实地予以一贯照明的流水，作为清澈细流，作为明确而简洁地挑选出来让大家鉴赏的无以伦比的名篇文选，《我在美丽的日本》是极为出色的。在不用功的小生来说，诸多陌生而又有趣的引文接连不断地出现在眼前，这其中，读后存留于心难以忘却的，是《伊势物语》中的“奇藤之花蔓弯垂竟长三尺六寸”。它像是要从这本小册子中爬出，弯弯地垂挂下来，完全覆盖佛教的

世界，绚烂多彩地占领这个世界，最后归于不尽的沉寂。

《美的存在与发现》开首部分玻璃杯那精美的几页，首先会因为感觉体验上的鲜明，而使得前来拜听《源氏物语》的听众心旷神怡吧。我不禁想起了普鲁斯特对那间厨房的描写，就是关于日光所及之处恍若贴上天鹅绒一般的餐刀，以及就要融入彩虹色空中去的芦笋尖端的那段精细描述，同时，我还想起了《雪国》以来，川端先生那充满新感觉派的尖锐冷艳的青春，还愉快地想起他执著于某种光学性的美，这又使得我想到了那篇《水晶幻想》。

尽管叙述了极为幽婉的事物，但砰然抛出的关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一宿命的恐怖，以及虚子^①《棒》中一句就事而论的不快，却更是博得了人们的心。

日前，关于帝国剧场的戏剧一事，承蒙先生亲切告知“想要写点儿什么”。对于先生的亲切关怀，小生自当感激万分，惟感语言之不足，并因之而深为忧虑。其实，这其中掺杂着剧场的内部事务。今年春天，帝国剧场的人事有了一些变动，因为由来已久的经营不良的责任，菊田一夫氏^②从负责演出的第一线退了下来，由雨宫（前摄影所长）董事负责演出事务，而《麻风王的阳台》则是由小生推荐给菊田氏后

① 高滨虚子（1874—1959），俳人、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俳谐师》等。

② 菊田一夫（1908—1973），剧作家，著有《菊田一夫戏剧选集》等。

制定的计划,因此恰巧赶上了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对东宝的合作伙伴的官僚作为只能感到惊愕,想要谦恭地协助菊田氏的计划并使之获得巨大成功,却又担心遭到雨宫氏的轻慢。从秋天开始的雨宫计划第一号,便集中于《四谷怪谈》(三木幸平出演伊右卫门,京冢昌子出演岩石!!!),在那之前,还要发泄诸如“菊田计划实在招不来客人”之类的不满,这对保身也确实是有利的。于是,《麻风王的阳台》很快便成了这个变化的牺牲品,对方还扬言“由于题名不健康,卖不出团体票”,对一切宣传活动概不支持,索性躺倒不干了。

我知道,在这样状态之下,即便先生予以那般令人高兴的关怀,东宝对此也是不会以任何感激的心情回应的,我担心,这样的氛围反而会使先生尴尬,因而才对先生如此申诉的。演出的最后一天,由于对东宝的这般态度非常恼火,小生全然没有露面,只是那些演员太可怜了……

我在下田这儿一直要住到十六号,十七号还要回到自卫队,在自卫队要呆到二十三号,检查新入会的学生一个月来的训练成果。这四年以来,尽管被人们嘲笑,小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向着一九七〇年一点一点地做着准备。被人们看得过于悲壮是很讨厌的,能够成为漫画的题材也就可以了。在小生来说,如此认真地把身体、头脑和金钱投入到实际运动中来,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七〇年或许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幻想,但是,即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小生也打算并已经开始了赌这不是幻想。十一月三日

的列队游行^①，敬请先生务必大驾光临。

净谈这些越发愚蠢的话让先生见笑了，不过，小生所惧怕的并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小生若有万一，世间随即便会因此而齾起牙齿，网罗小生的不是，把不体面和不名誉胡乱扣在小生的头上。活着时自己受到嘲弄也并不介意，但却不能忍受死后孩子们遭到嘲笑。能够庇护他们的，惟有川端先生，谨请允许从现在起就仰仗先生的庇护。

同时，小生也充分考虑到了另一种结局，那就是一切皆以徒劳而告终，所有的汗水和努力归于泡沫，一切全都被收纳于慵困和倦怠之中。就常识性的判断而言，这种可能性倒是非常之大（或许高达百分之九十！）。但是，小生无论如何也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因而存在着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便被指责为任性地逃避现实，本人也无可奈何。不过，戴着现实家眼镜的那张胖脸，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深恶痛绝的。

希望能够得到今秋拜望先生的机会。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8月4日

① 为纪念“楯会”成立一周年，在国立剧场楼顶举行的列队游行。（原注）

1970年6月13日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4—32—8号收

镰仓市长谷264号缄

三岛由纪夫君：

启者。不时收到你送来的各种礼品，我却急于致谢，尚请见谅。《太阳与铁》刚发表时便拜读了，感佩不已，对其感受至深，实在难以忘怀。这是你的重要文章。

《国文学》上你与三好行雄氏^①的对谈《全部》^②，我也已经拜读，连我都非常容易理解哩。我明天前往台湾^③，月底出席在韩国召开的笔会^④。去这两处都很勉强，却又难以推托。

上个月初，在京都病卧了一个星期，据东西医学的大夫称，我的身体已如底下进水的地板，还说这种身体竟然支撑到了今天云云，衰老已是千真万确地缠住了我。虽然大家都说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我的精神似乎是老了。我想学习你的意志，设法锻炼身体，看看是否能够治愈肺浸润以及其他疾病。

匆匆草此

川端康成

6月13日

155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
- ① 三好行雄(1926—1990)，日本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大学教授，著有《岛崎藤村论》和《作品论的尝试》等。
- ② 《三岛由纪夫的全部》(《国文学·解释与教育的研究》增刊，1970年5月刊)。(原注)
- ③ 1970年6月，出席在台北举办的亚洲作家会议并作了讲演。《源氏物语与芭蕉》
- ④ 同年6月29日至7月3日，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38届国际笔会大会并致贺词。

致石原君^①之事你说得对,真不好办啊。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往来书简集

156

① 《关于士道——致石原慎太郎氏的公开信》(1970年6月11日《每日新闻》)。(原注)

1970年7月7日

镰仓市长谷 264 号收

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达 4—32—8 号 三岛由纪夫 缄

川端康成先生：

拜复。

大札收悉，不胜感激。您的韩国、台湾之旅，想必日程也是安排得很满，而且诸多心劳吧。小生也接到了韩国的邀请，为不能和先生同行而深感遗憾。去年年底前往韩国时，与 I·莫利斯氏^① 一同旅行，非常有趣，菜肴也很可口，只是被当地人的热情弄得有些受不了。

最近，拙作^②写到了终章，曾为结尾而诸多忧虑，日前已找到了比较理想的方案，觉得莫如先把结尾部分写出来。

依然在徒劳地使用身体，东奔西走，为肉体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竟是如此巨大，连自己也为之惊讶。

关于大札中提及的先生健康一事，小生也为之担心，不过若是穿用衣服，还是先生这样不胖的体型最为理想。“最顽强的是川端先生”，我们大家的这一信念是决不会动摇的。

前些天，先生在回答《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

157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① I·莫利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三岛由纪夫文学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之一。

② 《天人五衰》（《丰饶之海》第四卷），自《新潮》1970年7月号开始连载。（原注）

的提问^①时，有关小生的那段话令小生受之有愧，在感谢的同时亦不甚惶恐。这个报道预定近期见报。

操习空手道已是第三个年头，终于取得了黑带^②，于是，武术合计就是九段了。但是武艺一旦进步，便无人上前提对过招，却又感到美中不足。

越发觉得时间的一滴一滴都如同葡萄酒一般尊贵，对空间的事物却几乎丧失了一切兴趣。这个夏季，全家又一同去了下田。小生以为，只要是美丽的夏天就好。

敬请先生保重贵体。

匆匆即颂

三岛由纪夫

7月6日

① 8月2日，《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刊登《三岛由纪夫特辑》。
(原注)

② 柔道中，有段位者所佩用的黑带。

附录

对 谈

159

令人畏惧的谋划者三岛由纪夫

——解读灵魂的对话

佐伯彰一

川端香男里^①

往来书简的谱系

佐伯 彰一(以下简称佐伯)这次由于偶然的原因,得以完整地阅读这些往来书简,碰上这样的好运,真是太让人高兴了。原先确实没想到,书简竟能以如此完好的形式存留下来。

川端 香男里(以下简称川端)其实,早在编撰新潮社版的川端全集时,我就以往来书简的形式通读过。三岛君致川端的书简其后返还给了三岛家。遗憾的是,川端全集中虽然收入了川端的书简,却没能收进往来书简,只是在征得三岛未亡人的许可后,登载了三岛君的几封信函。在撰写解说文时,曾私下浏览了其

对谈
令人畏惧的谋划者三岛由纪夫

^① 川端香男里(1933—),川端康成的女婿,本人是东京大学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著有评论集《蔷薇与十字架》和《托尔斯泰》等。

余信函的内容。当时我想,倘若读者对三岛书简有兴趣,去向三岛家诚恳地请求就好了。

佐伯 是私下里那么想的吧。

川端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书简一旦撒手,散逸的危险性是非常之高的。

佐伯 三岛君似乎很爱写信,也很善于写信,这其中还有严守交往礼节的因素。而且,由于三岛君是天生的文才,信函中洋溢着独特的生气,因而在编撰新潮社版的全集时,我曾考虑设法以书简的形式予以发表,记得当时还在编辑会议上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一旦这样集辑发表,各种各样的书信或许都会出现,尤其是三岛君去世前不久的各种信函可能全都会显现出来。而且,在与未亡人瑶子商量此事时,对方也曾表示“不,那是绝对不行的”。总之,当时便断了念头,觉得此事只好期待将来了,也就没能把三岛书简收入到全集中来。

川端 既然存在着这样的伏笔,川端全集也就只好例外收入往来书简了。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次的公开发表,真可算是奇迹般的问世。

佐伯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说起作家的往来书简,欧洲一直就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在十年间写下了逾千封的庞大书简集。至于现代,人们谈论较多的,是逃亡作家纳博科夫与美国的批评家爱德蒙多·威尔森之间的往来书简。纳博科夫于一九四〇年来到美国,正当他因为不熟悉周围环境而为难时,威尔森伸出援手,为他

介绍出版社等等,俩人间有着各种亲密的交往。双方似乎都几乎完整地把信函保存了下来,后来出了书,所以我得以阅读了该书。据说俩人非常亲密,从身边的琐碎小事到文学论都要进行直率的争论。然而,当威尔森严厉批评了纳博科夫晚年耗费巨大心力译出的普希金的《奥涅金·叶甫根尼》时,俩人之间长年的友谊便烟消云散了。威尔森去世后,寄给他孩子的一封信表示和解的信函登载在最后,令人感到俩人的交往甚至可以被提升到戏剧的高度。

日本也不乏其例,比如漱石^①就写了很多亲切、诚挚和漂亮的信件,因而弟子们也一定给漱石回了相当热烈的信函。说起往来书简,漱石书简集或许更是妙趣横生吧。可不知什么缘故,在日本,往来书简集竟然从没有刊登过。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川端 毋宁说,日本的中世倒是盛行互赠一些富有情趣的信函。但是,自芭蕉以后,就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了。

佐伯 芭蕉的书简被精心保存了下来,赖山阳的书简也有很多。不过,在外国都是通信双方予以保存的。

川端 既有本人抄写下來的,好像也有不少让对方给抄录的。

佐伯 伏尔泰等人的书简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几乎

^①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我是猫》等长篇小说。

都是对秘书口述而成的。即便如此,也很认真地做了复制工作。

川端 在伏尔泰那个时代,即便定期刊物,誊写员也是经常要复制若干份的。在不够印刷份数时,就要根据预约数来进行誊写复制工作。

佐伯 的确是这样。俄国作家的往来书简又是怎样的呢?

川端 如同西欧诸国那样,以《往来书简集》的形式大规模出版的并不多见。不过在出个人全集时,却尽量把书简也收入其中,有时甚至比作品本身的分量还重。然而,能够整然成书的那些往来书简,却只能产生于高知识阶层之间,那些能够直言不讳地进行激烈争论的人之间。

佐伯 这其中也包含着西方人的社交因素吧。

川端 较之外国作家,日本作家对信件便显得漫不经心了,例如小林秀雄^①,就好像把收到的信函几乎全都丢弃了,只留下一两封他认为不错的信件以作纪念。在这一点上,像川端和三岛这样完好保存信函的,或许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早就显现出来的三岛——川端的宇宙

佐伯 最初的书简,是川端先生致三岛君的,以谢收到《鲜花盛时的森林》之礼。有趣的是,所署

^① 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本居宣长》和《本居宣长补记》等。

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而三月十日就是东京大空袭。当时我在海军,后来前往神户的海军经理学校教授英语。那时我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回家取字典,请求准假。回到家里的那个早晨是三月十日,恰好是大空袭刚刚结束后的东京。

三岛君是三月十六日给川端先生回信的,这两封信的往来间却偶尔夹着东京大空袭。在最初的信函中,川端先生写到自己也对室町幕府的第九代将军足利义尚感兴趣。也就是说,对日野富子之子、在应仁之乱中幼年即位的这位戏剧性人物,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同时给予了关注,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川端先生和二十岁的三岛君的兴趣,在最初的时点上就立即溅出了火花。在这封信函里,川端一如以往的风格,邂逅了宗达、光琳和干山,“意外地见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以至完全忘掉了近日来天空的情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后很快就遭到了大规模空袭。包括这种感慨在内,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趣味。在三月十日大空袭过后的回信中,三岛君也相应写道“都城也几乎成了阿修罗的争战之地”。原本这只是接受赠书的谢礼和晚辈的回信,可这种往来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印象。

川端 三岛君的回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前几天突然通过野田氏奉上拙著,承蒙先生非但没有责怪造次之罪……”这个野田氏,就是时任《文

艺》编辑的诗人野田宇太郎君。在此大约一年以前,三岛君就恳求野田君“请务必把我介绍给川端先生”。好像野田君也表示了“下次想要介绍这么个人”的意向,事先得到同意后,便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三岛君。三岛君的书,就是在岛木健作君的家里,通过野田君收到的。仅仅从书简的字面上来看,这种开端或许会给人们留下唐突的印象,其实在此前就已经埋下了种种伏笔。

佐伯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川端 阅读康成最初的信函,可以感觉到他对新人的关注一如既往。直到一九三五年前后,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想要扶持新人作家。在那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再写文艺时评,究其原因,大概是值得他寄予期望的新人作家并没有出现的缘故吧。从他关注妇女杂志的评选以及作文造句运动的方向来看,即可以做出这种推测。然而,当他读了三岛君的书后,或许会认为:啊,到底出现了!其实,在这以前他就已经注意上了三岛君,在第一封信里就写着曾读了一些《鲜花盛时的森林》。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了他的一种由来已久的倾向,那就是经常阅读年轻人的作品,对他们寄予自己的关心。

佐伯 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就川端先生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而言,他属于那种对别人的作品并不特别关心的类型。不过,战前他却又写了很多文艺时评。尤其是对新人,甚或对

无名女作家的作文造句,都会极为关注,有一种独特的批评性嗅觉。无名时代的三岛君,很早就被纳入到了川端的这种嗅觉范围之内。

川端 他似乎总想要阅读不知名的年轻人的作品。我曾有一个希望成为小说家的熟人,就说,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他便随即对我说道:那就为他读读吧。

佐伯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寄发的第二封信函中,三岛君想要畅所欲言,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环境,直率地和盘托出自己的文学抱负,确实是一个文学青年的书信。

川端 能够突然间写出这样的书信,我觉得这的确是一种纯朴的精神所使然,与这以后的三岛君的形象大相径庭。

佐伯 是啊,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把甚至全然不知能否实现的愿望和抱负,以毫不掩饰的形式和盘托出。在这个时点上,川端先生和三岛君实际上还没见过面吧。

川端 还没有,因为三岛君作为学生而被动员参加义务劳动去了。

佐伯 已经接近战败了,可当时谁也不清楚战争的前景如何,因而信中写着“听说镰仓也渐渐有了遭空袭的危险”。

往后,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付邮的新年贺信了。这封信里也实在充满三岛君的个性,说是最近没有可读之书因而缄口不语,却又写着读了小泉八云和反复阅读了保罗·莫

朗的作品。字里行间,对川端先生并不感到很紧张,只是悠然地写着那些自己想要述说的事。

川端 在那前一年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川端和久米正雄、高见顺等人创立的镰仓文库又创刊了《人间》,这份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三岛君似乎也受到很大刺激,做了种种努力,希望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从一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九日发出的信函中,就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想法。

佐伯 深入读解到这其中的原委,也就越发引人入胜了。

川端 当时,镰仓文库的办公室设在白木屋,信中写到造访了这个白木屋,可见三岛君是在相当积极地进行活动的。

佐伯 对在文坛的登台亮相具有强烈的意识。

川端 是啊。而且,三岛君非常幸运的是,时任《人间》主编的木村德三君给予了他相当大的帮助。其实,这一切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展,与木村君的全力襄助是分不开的。

佐伯 的确如此。

川端 因此,倘若把这个往来书简,与木村德三君和三岛君之间的交往书信放在一起读,那就更有意思了。

佐伯 在后来写就的回忆录中,木村君极为详尽地记录了当时对三岛君的忠告和鼓励等等。

川端 是TBS百科词典出版的木村德三君的《文艺编辑者的足音》吧。大约两年前,又以《文艺

编辑者的战时和战后》(太空社)为名再版了。在该书引用的三岛君的书信中,就有类似于佐藤春夫、川端康成比较论的文章。最初,三岛君似乎想要追随佐藤春夫,但佐藤春夫是个号称弟子三千的大先生,没有立即接纳三岛君,因而三岛君便转而叩响了川端的大门。

佐伯 在二十岁上下的那几年间,三岛君的头脑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文学构想,与此同时,文学青年所特有的、甚至是过于性急的对文坛的野心也在勃发和膨胀。不过,在这个时点上,三岛君好像并没有读过多少川端先生的作品。

川端 是啊,好像是这样(笑)。

佐伯 随着对川端作品的读解不断加深,三岛君似乎涌出一股强烈的感激之情,在书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新鲜感受。战后,三岛君写了很多被复刊了的川端作品的解说文章。重读三岛君的《评论全集》时,我发现在日本的作家中,还是川端论的数量占绝大多数,特别是初期的那些评论文章,的确凝结着三岛君的心力。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号的《近代文学》上,登载了他的一篇相当长的评论《川端康成论的一个方法——关于〈作品〉》,这是他成为《近代文学》同人后投寄的第一部稿件。这篇文章明显地流露出了强烈的不甘人后的争强精神,尽管其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判读的抽象的部分,但仍不失为一篇充满文学青年的新鲜的批评性随笔文章。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付邮的节日问候信，便洋溢着三岛君所特有的风格。在信中，三岛君就当时因第二艺术论而广为人知的桑原武夫君的评论，毫不留情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特别是‘艺术由模仿而生’这个浅薄的结论，更是精神正常的人所无法得出的。”随即便以磅礴气势展开了充满三岛风格且相当抽象的文学原论。而且，他同时还挥动大刀，断然否定里见弴君的小说的结尾，并使宇野浩二也处于挥舞着的大刀之下。战争期间，三岛君着眼于国学浪漫主义，对《文艺文化》有过承诺，但这封信却清晰地显现出，他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世纪末倾向，对西欧颓废派艺术抱有同情感。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贯穿三岛君整个生涯的颓废倾向，以及对王尔德的执著，从其内部几乎立即得到了证实。通过这种具有远大抱负的文学宣言，尽其所能地向川端先生展开了自己文学原理。

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人间》创刊以后，文学界着实热闹了起来。当时，在批评领域，以《近代文学》为立足点的青年评论家们同时发表文章，政治人道主义和左翼人道主义的批评逐渐被广泛接受。在这样一个时期，三岛君到底是三岛君，全然不顾及时下流行的批评风潮，充分把握自己，发表了洋溢着个性的宣言。

川端 现在列举的这封信，是这个往来书简集里最有意义的信函之一。三岛君的确非常诚挚地

从正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三岛君在这封信中还写道：“……我想，如果有机会，一定不为工作上的事叨扰先生，只希望先生能够从容垂听我的私事。”其实在这以前，木村德三君就已经同意把《香烟》登载在《人间》上。翻阅《川端康成 镰仓文库业务日志》上的记录，即可看到在二月十五日的项目上，写着“三岛由纪夫君《香烟》，木村已阅，可。”的字样。因此，“工作上的事”已经办完了，下次想请先生垂听自己关于文学的倾述。

佐伯 确实如此。

川端 表现出下次想要随心所欲地倾述的意愿。

佐伯 就是说，在三月三日的信函发出前不久，其实已经见过面了。

川端 见过面了。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见了面。在那以后，二月二十五日好像又见了一面。

佐伯 是吗？

川端 虽说已经见了两次，可谈论的却始终是工作，因而感到自己的欲求没能得到满足。于是，这封信就提出了下次面见先生时，要把心中的话毫不顾忌地全都倾述出来。

佐伯 “我不习惯事务所的空气，头脑晕晕乎乎，不记得向先生说了些什么。”

川端 后来没有发现相对这封信的回函。

佐伯 是啊。

川端 从往来书简的前后关系看，应该有一封写着请何时何时前来的信函或明信片，只是现在

还没发现。

佐伯 已发现的书简里接在这封书信之后的,是三岛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付邮的信函,其中一处写着“在先生百忙之际数度相扰,不甚惶恐,谨表歉意”。三岛君在信中写道,时隔四五年之后重读《抒情歌》,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偶合。在三岛君和川端先生之间,一种心灵的信函就这样意外地出现了。

川端 这个有关心灵的东西,是亚洲和希腊间近似本源相通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吧。三岛君严厉地表示,“倘若只是诗歌和感觉,那么,堀辰雄氏的作品里同样也有。”从而断言这是肤浅的或表面的。说起来真对不起堀君,这里把堀君作为第三者予以引证,从而使得俩人间的这种交往显得更加醒目。

佐伯 是这样的。对当时的文学青年而言,堀辰雄是个不可思议且充满魅力的存在。远藤周作君那篇被认为是力作的处女评论,便是堀辰雄论,三岛君其后也写了相当辛辣的《菜穗子》论,我本人在学生时代同样写了《起风了》论。总之,以这封信函为媒介,三岛——川端的宇宙得以显现了出来。从二十岁上下那个时候起,三岛君的才能便如此耀眼夺目。

不断加深的师生之谊

川端 在那之后,五月两封,六月两封,七月一封,三岛君比较频繁地给川端写信。在往来书简集

里,这个时期的书信给人留下了一个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要追随老师学习。

佐伯 因而引出了不少事啊,关于《中世》和《盗贼》,川端先生似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还借给了有关足利义尚的资料。

川端 这个资料就是《群书类集》吧。

佐伯 总之,在这一年五月至七月的信函中,三岛君流露出了想要学习,想要请教的心情。六月五日付邮的书信,是一封为领受到《女儿心》、《童谣》、《金块》和《正月初三》等四部作品而致谢的信函。《金块》虽然近似于心灵术,描述了一个具有透视能力的姑娘,却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早在十多岁时我就读过这部作品,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岛君以自己特有的批评之眼,出色地分析了这部作品独特的妙处。其实,远比批评之眼更为出色的,是三岛君表现这一切的批评的身手,那第一流的精明能干的身手。很久后开高健君^①在什么地方曾写过这么一段往事,那就是当他应邀参加三岛君举办的晚会时,曾不无讥讽地说:“你首先是个剧作家,其次是个评论家,最后才是个小说家。”或许这只是开高健风格的虚构,但却生动地显现出了三岛君将分析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结合在一起而展开的情景,确实很有意思。

川端 八月以后的信函中出现了很多怨言,从最初

^① 开高健(1930—1989),日本战后派小说家,著有《光裸的国王》等作品。

要追随先生、努力学习的阶段，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叙说自己的不满，这也很有意思。

佐伯 甚至连“我想等考试结束后再慢慢地写”之类的身边琐事也出现在信中。

川端 顺序读完这些往来书简后，会发现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微妙地变化着，真是非常有趣的人际关系。就这个时期而言，互相都很清楚对方想要得到的东西，并共同议论互相想要述说的事。我觉得三岛君对川端抱有一种亲近感，觉得即便是发牢骚，老师大概也是会垂听的吧。

佐伯 我很少有机会拜访川端先生，不过，我觉得先生并不那么健谈吧。

川端 是有不太健谈的评价，可这种评价却是比较片面的。倘若兴致上来，也是相当健谈的。他似乎喜欢那些反应灵敏以及说话直率的人。坦率地说，是喜欢那些头脑聪敏的人。

佐伯 啊。

川端 三岛君恰恰就是这种头脑聪敏的人，能够看得很远。毫无疑问，川端这方面对三岛君也是非常中意的。

佐伯 是啊。

川端 三岛君知道自己已被看中，便若无其事地在信中宣泄着怨言。

佐伯 这正是三岛君相当迷惘的时期，不知道自己作为作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干下去，与此同时，高级文官的考试又迫在眉睫。

川端 来自父亲的压力好像相当大。

佐伯 无论怎么说,平冈家是高级文官的官僚世家,所以理所当然地期待着他也成为官僚。

川端 因而进入大藏省便成了他的免罪符。

佐伯 就某种意义而言,因为进入了远比父亲曾任职的农林省更为出色的官署,三岛君或许因此而具有自信,觉得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了吧。当然,这只是多余的闲话。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信函中,有一段谈及报考劝业银行落第之事。不仅向川端先生坦率地述说了这般私事,三岛君还把父亲信口开河所说的“即便在这样的时代,也还是当个官吏更好些啊”的大话也写在了信中。由此可见,无论何事,三岛君都在向川端先生敞开心扉。在其后的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付邮的书简中,也平静、详细地写了有关京都尼寺的杂谈闲话,以及对岛田清次郎的《地上》和太宰治的《斜阳》的感想。通常,这都是些对前辈作家不便谈及的话题。

川端 在这一时期,从一九四七年十月起,书简中断了大约一年。

佐伯 这正是接受高级文官的考试后进入大藏省的那一年。

川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从东京大学毕业,在此之前参加了高级文官的考试,对,正是这个时期。

佐伯 的确,作为刚上任的新官僚,这个时期是非常繁忙的。

川端 这个阶段,三岛君在大藏省工作的同时,还写了许多作品,由于彻夜执笔而弄得头晕眼花,据说,在上班途中曾从车站的月台上摔了下去,差点儿连命都丢了。最后父亲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三岛君表示,即便辞去公职也未尝不可。由于以上缘故,因繁忙而无暇写信,正是在这一年期间。

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岛君如愿以偿地从大藏省退职,终于有了专事创作的环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致三岛君的川端书简中,写有“为《盗贼》序文所致郑重之礼令我汗颜”等字样,大概是得到为《盗贼》所写的序文后,三岛君带着礼品前往镰仓的川端宅第,或是通过邮局寄送礼品而致谢的吧。

佐伯 在川端先生的同一封信中,写着“大致拜读了你少年时代的大作”,因此……

川端 在那之后,好像也是怀着强烈的关注之情来阅读三岛君的作品。

佐伯 给了他很多关照啊。

川端 川端康成和木村德三等前辈与三岛君的关系,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文学上的关系。尤其是木村德三先生,不仅三岛君的所谓作品,好像还存放过他从小学时代的作文以来的一切东西。

佐伯 的确如此,从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木村先生当时是三岛君最亲近的主编,曾不客气地提出各种建议和指示。

川端 是啊。

走向文学者的三岛由纪夫

175

对谈
令人畏惧的谋划者三岛由纪夫

佐伯 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付邮的信函中,就已经谈到了《假面自白》的构想。

川端 此处与最初的书简中出现的关于桑原武夫君的那一段也有关联,位于三岛君文学观接连不断的流动过程之中。及至读到这一封信,可以从中发现,“日本战后文学世界的狭小”始终占据着三岛君的头脑。以同与川端康成共有该“狭小”这一主题为前提,三岛君论及了种种问题。

佐伯 即便没有论及所谓的战后文学,也以个人的展望和文学的信念展开了这个很大的主题,这是颇值得令人敬佩的。

川端 在实际见面的时候,恐怕也提到了这个话题。

佐伯 在信函中提出这个问题,却是稍微有些唐突。

川端 如果仅仅从信函的字面上来读,是有些唐突,不过,推测字面后的某些东西,也是一种阅读信函的方法。对于第三者的我们来说是唐突的,但是可以想象,在他们俩之间,该话题则好像是都非常明白的事。对于读解这部往来书简集,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一个要点。

佐伯 我觉得的确如此。此后,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写就的信函中,川端先生探询了三岛君前往国外的意向。

川端 佐伯先生也曾有所体验吧,那个时代,人们对出洋可是具有强烈兴趣的。

佐伯 我最初的美国之行,是那一年的七月,也就是所谓的“占领地域救济基金”留学。当时,凭着自己那点儿钱根本不可能获得出国的机会。

川端 一九五〇年三月的两封信函,确实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流行于全日本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好歹也要到国外去。

佐伯 甚至还有一首叫做《憧憬中的夏威夷航线》什么的流行歌曲。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付邮的书简里,三岛君也以令人同情的直率表示:“一生哪怕只有一次,也要看看先贤祠。”

川端 说是只要有一百万日元,就能够以笔会成员资格送其前往,不过,那时的一百万日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呀。

佐伯 从这一时期起,日本的文学作品开始被逐渐介绍到海外去。川端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付邮的信函中,就曾提及美国一所大学的教师、小说家斯蒂格纳请求寄送作品之事。

川端 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文学最初被介绍到海外去时的状况。该书简集能够映现出当时那个时代,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佐伯 生动地浮现出了文坛当时的动向,以及日本文学被介绍到海外去的过程。三岛君于一九五三年致川端先生的信函中,谈到了前往神岛收集素材之事,这是为创作《潮骚》而收集的素材。翻开预定在山中湖开馆的三岛由纪夫文学纪念馆所收藏的三岛君的创作笔记,可以发现上面画着详细的航线图。从创作笔

记提供的情况来看,这次收集素材是多角度的,也是比较彻底的。即便在这次非常繁忙的采访旅行中,也很认真地给川端先生写了信,由此可见,三岛君实在是一个善于写信的人。

川端 川端为三岛君写的推荐文,是什么推荐文?

佐伯 是十月十四日的信中提及的推荐文吧?说到一九五三年,大概是《三岛由纪夫作品集》吧,因为写着“能够如此集中进行”嘛。

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写就的信函中,川端先生所谈到的“这似乎是个愈加麻烦和苦涩的绝望工作,总之,我要把这儿的工作收拾一下,然后便回去”,这里指的是什么工作啊?

川端 “是菅原君让我写得好”这句话之前,不是还有一句“新潮社的《湖》也让我自暴自弃”嘛。

佐伯 这么说,那就是《湖》了。在这之后的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的书简中,写了前往奥只見水库收集素材之事,是指为创作《沉潜的瀑布》而进行的采访。

川端 也是在那封信中,三岛君向川端致谢时说了“托先生庇荫而获奖”,那是为《潮骚》获第一届新潮社文学奖而致的谢礼。所谓“托先生庇荫”,大概是指得到了川端的推荐吧。

佐伯 再往后,也就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书简中,川端先生言及自己对三岛君在《群像》上与三津五郎的对谈,以及通过收音机收听三岛君与歌右卫门对谈的感想,可见川端先生在认真地阅

读和收听关于三岛君活跃于文坛的情况。

在川端先生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写就的信函中,出现了关于翻译的内容,其中包括对克纳福出版社出版《雪国》简装本感想,以及《潮骚》在美国成为畅销书的记述。

川端 在这段时期,美国的这家克纳福出版社成了介绍日本文学的最大功臣。也是在这一时期,不仅美国,就连欧洲也出现了日本文学热。

佐伯 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后期,《潮骚》、《斜阳》、《雪国》和《千只鹤》等作品被接连不断翻译介绍,好像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这一时期的信函中,有关翻译的话题多了起来。在三岛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的复函中,就有这么一段话:“据说,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栏目里,小生的《潮骚》只出现了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便又消失了。”

川端 在这封信里,三岛君清楚地指出:“相反,倒是欧洲人的头脑比较僵化,对日本文学缺乏柔软的理解力。”而“美国人根本不糊涂”。我觉得,他对这个时期的认识是正确的。

佐伯 总之,在当时,美国的那些翻译家全都很出色,因而作品在美国的反响也很不错。关于《楳山节考》,三岛君的评价也很有意思——“这是一部令人读后不寒而栗的讨厌的小说。对于登载这部小说的《中央公论》杂志,碰一下都觉得不舒服。”

川端 这一时期的信件中,闲谈杂话也多了起来,给

读者留下一种“已经成为文坛伙伴”的印象。

佐伯 初期那种端着架子、充满生气的文学论则渐渐消失了。

川端 开始产生一种自己人的感觉，实用性的话题日渐增多。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付邮的川端书简里，写着“关于行前的絮仪，我想了很久，却因为缺乏智慧，只得把实用品祝仪作为象征放入同封之中，尽管这未免有杀风景”。访美之前，三岛君似乎准备了很多必要之物。对于川端的这封书简，三岛君后来还写了一封谢函。

佐伯 就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付邮的那封信吧。

川端 说起实用性，川端康成住院之际，三岛君写的那份住院必需品目录单倒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那封信。在此之前，三岛君的母亲曾因病住院，因而在这方面，他已经是经验丰富了。

佐伯 这是不是过于认真了？真算得上是一个“珍品”，确实详尽至极。

川端 甚至还要郑重其事地追加一句“上述物品，上野松阪屋几乎全都有”。

佐伯 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岛君是个严守交往礼节，办事也很周到的人。就连像我这样的人，每当去国外半年或一年后回国时，他都会很快来信，邀请前往某处聚餐，还要询问另外需要邀请何人一同相聚，确实很讲礼节，体谅他人。

川端 在这之后的信函中，出现了“真是男子汉大丈夫

夫派出夫会的怠慢之举,谨向先生表示歉意”等笑话。这里所说的“男子汉大丈夫派出夫会”,是当时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漫画,三岛君则富于幽默感地将其写进了信里。这种诙谐的举止,给人留下一种“身边人”的感觉。纵观这一时期的书简,可以认为这是稳定的家庭间的普通交往。比较多见的,都是些诸如胆结石、安眠药、染病、结婚、感谢给孩子赠送礼品等极为普通的社会交往。

佐伯 较之作品的话题,相互间的关系倒是逐渐移向了社会交往方面。正好在这一段时期,三岛君搬迁到了大森的新宅。

自戕一年前,即在信中作了预告

佐伯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付邮的川端书简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记述。当时川端委托三岛君撰写向瑞典皇家文学院举荐自己的推荐文。

川端 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考虑,那就是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该论到日本啦。同时还有一种政治性考虑,也就是最先推荐哪位作家为好的问题。

佐伯 推荐文好像是由三岛君撰写的。

川端 是的。当时,有复数的候选者被推荐,但主要候选人则是谷崎润一郎先生。川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付邮的书简中曾写道,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还要拖延到你的时代吧”。也

就是说,川端对整个文坛总体上有一个预测,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将不是由他们这些旧时代的作家获得,而要差强人意地拖延到三岛由纪夫这些新一代作家的时代。

佐伯 在这之后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信函中,川端竭力赞赏《林房雄论》,表示“与萨伊登氏一致认为,早晚你会成就为举世无双的批评家”。当时我还在美国,三岛君特意把他的《林房雄论》赠给了我。尽管也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但这部批评文章仍不失为一气呵成的杰作。最近我又重读了一遍,觉得这俩人的配合也很有意思,晚年期的三岛君曾与各种人进行对谈,可还是与林房雄君的对谈最得要领,最为出色。

川端 从这个时期开始,三岛君的日本回归说日益引人注目了。

佐伯 关于一九六六年发表在《文艺》上的《英灵之声》,三岛君曾亲口对我说,像是被什么突然迷住似的,一气写成了这部作品。记得后来见到美轮明宏君^①时,三岛君照例用夸张的玩笑口吻说道:“三岛君,幽灵附上了你的身体喽!”听了这话,我倒是吓了一跳。

川端 对于三岛君的这种倾向,川端是认可和赏识的。

佐伯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的书简中,川端就曾表示:“拜读了你发表在《文艺》上的大文

^① 日本著名戏剧演员,曾出演三岛由纪夫多部戏剧作品中的主角。

章,不禁为之瞠目。现今再说那实在是一篇出色的大文章似乎非常失礼。”

川端 是指登载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号《文艺》上的《“道义的革命”理论——关于矶部一等主计的遗稿》的那篇评论吧。三岛君在回信中写道,得到褒奖后兴奋异常,把川端的那封信让家人们也传阅了。在那之前付邮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的三岛君书简中,曾约请川端为他和佐伯先生您共同创办的杂志《批评》写稿。

佐伯 我们那份同人杂志约请川端先生写了作品《旅信抄》,连稿酬都没能像样地支付。

川端 就在这一九六七年前后,俩人干得都很起劲儿,相互间的合作也非常默契。川端、三岛,还有安部公房和石川淳这四人,针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共同呼吁,要求拥护自由,也是在这一年的二月。

佐伯 是啊,这一段时期,三岛君亲自出马,积极为《批评》诸多操劳,见到我们时也是乐呵呵地和我们轻松谈话。三岛君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那时经常自己愚弄自己从而大笑,即便被对方嘲弄也并不介意。不过步入晚年后,渐渐也就不这样了。

川端 是啊,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川端也出任了今东光的选举事务长,并参与了其后的东京都知事选举的前期工作,接着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佐伯 是那样的。作为“日本文化会议”的成员,我

也举办了叫做“日本是国家吗?”的研讨会。
当时,还请三岛君和林房雄君出席了会议。

川端 那是一个相继发生各种怪事的时期。

佐伯 称之为1970年的安保斗争和首都决战,社会上的气氛也是骚然不安。中国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巨大动荡,日本的大学纷争也是不可收拾。当时,唐纳德·金君曾对我说,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仍然精神饱满的,只有三岛君了。

川端 三岛君也组建了楯会。

佐伯 那时,我就认为三岛君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在大学纷争中,学生们被围困在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内,在谈到事态的前景时,三岛君对我说:“佐伯君,讲堂绝对坚不可摧!”当时我反驳说,三岛君,倘若机动队真的进攻,恐怕不至于攻打不下吧。于是三岛君又说道:“不,不会攻下的!如果机动队打进去,学生就一个个地从安田讲堂的塔楼上跳下来。”还说,只要有一个学生从上面跳下来,机动队就无法冲进去。也就是自决,被围困在里面的学生们。如果困在里面的学生有那么一个人或是两个人自决,社会上的议论就会完全转变,警察就无法继续进攻。当时我想,在激进派的学生里,敢于这么干的人,恐怕万中难有其一。可三岛君就是这么考虑的,认为只要紧张局势达到了极限,醒悟了的学生便会当众纵身跳下,那么一来,机动队也就无法冲进去了。看来,三岛君的逻辑也确实有些道理。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是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遭阿拉伯裔射手枪杀事件后不久，三岛君和我见面时，竟断然支持暗杀者。当我对此表示惊讶时，他解释道：你看，对方是肯尼迪和他的集团，是美国既成权力体制的代表，那么贫困的阿拉伯裔移民除了针锋相对地采取行动，他还能怎样呢？对于这番理论，我无言以对。

川端 正好是在他写《文化防卫论》的时候吧。

佐伯 三岛君以《文化防卫论》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川端 当时康成对我说，这书很有意思，你读读吧，就把《文化防卫论》交给了我。

佐伯 川端先生读了《文化防卫论》吗？

川端 是的，他非常热情地阅读了这本书，还说，三岛君写了很有意思的东西。自从褒奖了《关于矶部一等主计的遗稿》那篇文章后，他就一直关注着三岛君的工作。

佐伯 一九六九年还为《丰饶之海·第一卷 春雪》写了举荐文。

川端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付邮的信函中，抱怨“新潮社来了一个毫无道理的约稿，说是让写一百五十字的广告文”。这一天是星期三，翌日就收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通知。

佐伯 的确如此。

川端 以此为分水岭，从这一天起，书简的意义就全然不同了。

佐伯 川端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发出这封信函

后,下一封书信相隔了十个月,也就是直到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

川端 而且,自从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三岛君的信函只有两封。

佐伯 川端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究给三岛君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这是与作家的自尊心相关的微妙问题。三岛君在畅销书的问题上都很介意,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因此,虽不能说川端的获奖导致了三岛君采取最后的行动,但也令人强烈地感到与此有着某种关联。

川端 楯会就是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成立的,这个行动被加快了进度。

佐伯 对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已经绝望了。

川端 十月十六日付邮的川端书简,为这个书简集画了一个硕大的句号。三岛君在这之后发出的两封信函中,一封是磋商问题的信件,另一封则是为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三日付邮的川端书简写的回信。川端在那封书简里,谈到了他对《太阳与铁》以及三好行雄氏和三岛君的对谈所持有的兴趣。于是,三岛君的这封回信便成了书简集的最后一封信函。“大札收悉,不甚感激”,应该说,这是一封致礼的信函。

佐伯 然而,没想到竟然获得了空手道的黑带,于是向川端吐露了自己的心情——“但是武艺一旦进步,便无人上前捉对过招,却又感到美中不足。越发觉得时间的一滴一滴都如同葡萄

酒一般尊贵,对空间的事物却几乎失去了任何兴趣。”

川端 只是这两封信都是对川端来函的回复,从中全然感受不到自发而积极地写信的欲望。因为那是一个事态在向着大团圆的结局发展的时代。依然存在着问题的,倒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付邮的那封信函。

最后还有一封信函

川端 就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四日付邮的那封信函末尾部分的问题。

佐伯 这个……

川端 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在三岛君的葬礼上,川端阅读的悼词的最后部分引用的那段话。

佐伯 “净说这些越发愚蠢的话,让先生见笑了。不过,小生所惧怕的并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没想到这竟会是三岛君流露出的真心话,让人感到非常突然。

川端 不过,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的那封书简,其实并不是最后的信函。在这之后,还收到过一封书信。

佐伯 什么,真的吗?

川端 是一封用铅笔书写的信件,非常凌乱。信中还稍微涉及了全集的解说。书简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文章写得很乱,倘若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恐怕会有损于他本人的名誉,因而随即便烧掉了。

佐伯 没能存留下来吧。

川端 没能存留下来。

佐伯 你是说,其实还有一封信?

川端 就是那封用铅笔写就、后来被烧掉的信函。那封信是从富士演习场寄出的。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还是没有存留下来的为好。

佐伯 原先我以为,三岛君难道真的没有考虑到家族将来的压力吗?原来,早在自戕前一年多,就已经在致川端的书简中认真地写下了以下这段话:“不能忍受死后孩子们遭到嘲笑。能够庇护他们的,惟有川端先生,谨请允许从现在起就仰仗先生的庇护。”

川端 收到八月四日付邮的这封重要信函时,好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当翌年初秋时节收到那封用铅笔拟就的信函时,不禁大吃一惊,觉得要出大事了。

佐伯 当时,川端先生没给三岛君写信去吗?

川端 我记得没有写。因为三岛君的那封信是从自卫队驻地寄出来的。

佐伯 最后那年春天,我从加拿大刚回到国内,就接到三岛君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说是他和楯会的同伴们正要出发,前往富士山山麓进行演习,等回来后再为我举办欢迎会。在信中,他还询问我有什么需要招待的客人。在为我举行的欢迎会席间,三岛君开口便说道:“佐伯君,近来,东京的事态可是非常严重啊。”在提起当时成为话题的美国杂草背高粟立草在东京蔓延滋长之事时,三岛君以怅然

若失的表情说了以上这番话。接着,平常总是明朗、快活的三岛君为了让我快乐起来,再也没有提及任何不吉利或是不愉快的话题。因此,那个有关美国背高栗立草的议论反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川端 最后那年的八月,三岛君偕家人在下田的东急饭店住了二十天,并且把 H·S·斯特克斯^①和唐纳德·金也请了去。当时,他悉心照料家人。在前一年八月四日的信函中,就《我在美丽的日本》和《美的存在与发现》,他也曾礼数周到且必恭必敬地写了很多,这与他悉心照料家人的心情也是相同的吧。

佐伯 的确如此。

川端 与唐纳德·金君在下田交谈时,三岛君照例一直围绕着《丰饶之海》四部曲进行各种说明,最后他表示,自己只剩下了一件事还没办,那就是自杀。早在前一年八月四日的信函中,说的恰好也是这相同的事。可以说,其后他的一连串行动,全都浓缩在了这封书简之中。

佐伯 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三岛君确实是个令人畏惧的谋划者。早在一年前的时点上,就非常精确地设计了自己的最后时日……

川端 全都考虑到了。

佐伯 一切都按设计进行了安排。他是在借助这封信向川端先生告别吧。

如此想来,最后那封信函的末尾写着的“时间

^① H·S·斯特克斯(1938—),曾先后任《伦敦时报》和《纽约时报》东京站站长,著有评传《三岛由纪夫的死亡与真实》。

的一滴一滴都如同葡萄酒一般尊贵”这段话，确实扣人心弦。

川端 烧掉的那封信函是在事件即将发生时寄来的。不过如前所述，那是一封内容凌乱的信件。

佐伯 在事件发生前几天，他给我也挂来了一个电话，可我当时恰巧外出。回来后便给他挂了一个电话，他却又不在家，从此就再也没能说上话。后来我一直在想，三岛君该不是要和我电话告别吧？他自戕前一年八月四日拟就的那封致川端先生的信函，算得上是遗言了。

川端 我觉得，这封信函也是读解三岛君意图的关键之所在。

一九六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文^①

三岛由纪夫

川端氏的作品里，纤细连接着强韧，优雅与人性深渊的意识互挽着手。在其明晰之中，隐含着不见底里的悲哀，尽管属于现代，中世日本修道僧的孤独哲学却呼吸于其间。他对用语的选择，显示出现代日语极致的精妙，以及微妙地震颤和战栗的感受性。他的独特文体，是少女的无垢，是老年那令人惧怕的嫌人癖，若不迅速果敢地抽出对象的本质，以达到完美的表现，则决不罢休。

因着极度的简洁，象征主义者与生俱来的深沉含蓄的简洁，他的作品篇幅短小，而且在有限的纸面上，能够深入、广泛地成功描述人性的诸多层面。对于现代日本的众多作家而言，传统的要求和意欲树立新文学的愿望，几乎是相悖而不可能的两难窘境，而川端氏却凭借诗人的直观，轻易地超越这个矛盾，将这两者综合在了一起。从其青年时期直至现在，川端氏那为之向往的主题始终如一。人的本源性孤独，与爱的闪烁的瞬间被窥见的不灭的美这种对比性主题——恰如闪电的一闪，瞬间映现出黑夜里的树木和花儿一般。

① 推荐文原用英文拟就，由佐伯彰一译为日文，本译文即从佐伯彰一之日译转译为中文。

能够推荐这个较之任何日本作家更适合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物,使得我在内心底里暗自感受到了荣誉。

川端康成年谱

简略年谱

1899 年

6月14日,作为长子出生于大阪市北区此花町,父亲荣吉,母亲阿健。1901年1月,父亲因患结核病去世,翌年1月,母亲也因肺结核而去世。1906年4月,进入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普通小学。1912年3月小学毕业,4月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

1917 年(十八岁)

3月,毕业于茨木中学,随即赴东京。9月,考入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乙类班(大学预科)。1920年7月,从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同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英文学科。1922年,从英文学科转至国文学科。1924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10月,创立同人杂志《文艺时代》。

1926 年(二十七岁)

这一年,开始与在营忠雄家里邂逅的松林秀子同居。1927年3月,发表《伊豆的舞女》(金星堂)。1935年1月,担任芥川奖评选委员。1937年6月,发表《雪国》(创元社)。1944年4月,以《故园》、《夕阳》等作品,获战争期间最后一届菊池宽奖(第六届)。

1945 年(四十六岁)

5 月,与久米正雄、小林秀雄、高见顺等住在镰仓的作家,共同开设出租图书的镰仓文库。该文库位于镰仓八幡大街。9 月,设立镰仓文库出版社。同月,把木村德三从京都的养德社挖到镰仓文库

1946 年(四十七岁)

1 月,接待了三岛由纪夫的来访。在镰仓文库创立杂志《人间》(由木村德三任主编)。4 月,发表《日雀》(新纪元社)和《夕照少女》(丹顶书房)。7 月,发表《温泉之宿》(日本实业社)。10 月,从镰仓的二阶堂移居到长谷。

1947 年(四十八岁)

继续从事始于两年前的镰仓文库的工作。自 5 月末至 6 月 10 日,前往镰仓文库北海道分社出差。从这时起,对古典美术的兴趣逐渐浓厚。9 月,发表《虹》(四季书房)。

1948 年(四十九岁)

1 月,发表《一草一花》(青龙社)。5 月,《川端康成全集》全十六卷(新潮社,至 1954 年 4 月出齐)开始出版。6 月,被选为日本笔会第四任会长(任至 1965 年 10 月)。12 月,发表《雪国》定版。

1949 年(五十岁)

1 月,发表《夜晚的骰子》(凸版社)。这一年里,开始连载《千只鹤》(从 5 月开始)和《山音》(从 9 月开

始)。12月,发表《哀愁》(细川书店)。

1950年(五十一岁)

4月,与二十三名笔会会员一同前往广岛、长崎考察,并在广岛的“世界和平与文艺讲演会”上宣读《和平宣言》。同时,为派遣代表参加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笔会大会(8月15日开幕,为期十天),撰写了募集资金的文章。同年,镰仓文库破产倒闭。

1951年(五十二岁)

7月,发表《舞姬》(朝日新闻社)。

1952年(五十三岁)

2月,发表《千只鹤》(筑葦书房),并因此而获得1951年度的艺术院奖。

1953年(五十四岁)

2月,发表《再婚者》(三笠书房)。5月,发表《日兮月兮》(中央公论社)。夏天,战后第一次前往轻井泽,逗留了大约十天。11月13日,与永井荷风、小川未明一道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

1954年(五十五岁)

1月,发表《河边小镇的故事》(新潮社)。3月,出任新设立的新潮社文学奖评选委员。4月,发表《山音》(筑葦书房)。7月,发表《吴清源棋谈·名人》(文艺春秋新社)。8月,发表《童谣》(东方社)。10月,发表《伊豆之旅》(中央公论社)。12月,以《山音》获

第七届野间文艺奖。

1955 年(五十六岁)

1 月,发表《东京人》全四册(新潮社,同年 12 月发完)。4 月,发表《湖》(新潮社)。

1956 年(五十七岁)

1 月,《川端康成选集》全十卷(新潮社,同年 11 月出齐)开始出版。10 月,发表《身为女人(一)》(新潮社,《身为女人(二)》于翌年 2 月刊出)。自该年起,每年都有许多作品在海外被翻译介绍。

1957 年(五十八岁)

3 月,为出席国际笔会的执行委员会,与松冈洋子一同前往欧洲,会见了莫里亚克和爱略特等人。5 月回国。9 月 2 日,第二十九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开幕,于同月 8 日在京都闭幕。作为主办国的笔会会长,川端倾注了全力。

1958 年(五十九岁)

2 月,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3 月,因“国际笔会大会在日本召开而做出的努力及其功绩”,获得战后复办的第六届菊池宽奖。4 月,发表《富士的初雪》(新潮社)。11 月,因胆结石而住入东大医院木本分院外科治疗。

1959 年(六十岁)

5 月,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被大会

授予歌德奖章。7月,发表《风中之路》(角川书店)。11月,《川端康成全集》全十二卷(新潮社,至1962年8月出齐)开始出版。在他长期的写作生涯中,该年第一次没有发表一篇小说作品。

1960年(六十一岁)

5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前往美国。7月,由美国前往巴西,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圣保罗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于8月回国。同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文化军官级勋章。

1961年(六十二岁)

为便于《古都》、《美丽与悲哀》的收集素材和执笔,借宿于京都市左京区下鸭。11月,获第二十一届文化勋章,并发表《睡美人》(新潮社)。

1962年(六十三岁)

2月,由于戒服安眠药而引发戒药症,并因此住进东大医院,连续十天左右神志不清。6月,发表《古都》(新潮社)。10月,参加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11月,以《睡美人》获第十六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1963年(六十四岁)

4月,财团法人日本近代文学馆开始筹建,川端担任监事。

1964年(六十五岁)

6月,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国际笔会

大会。归途中遍游欧洲诸国,于8月回国。

1965年(六十六岁)

2月,发表《美丽与悲哀》(中央公论社)。4月,NHK(日本广播协会)播放根据川端新创作的小说《玉响》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0月,发表《一只手臂》(新潮社)。同月,辞去日本笔会会长一职。

1966年(六十七岁)

从1月至3月,因患肝炎住进东大医院。5月,发表《落花流水》(新潮社)。

1967年(六十八岁)

2月,与安部公房、石川淳、三岛由纪夫一道,就中国“文化大革命”联名发表《为了维护学术艺术自由的呼吁书》。4月,担任新开馆的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顾问。7月,养女麻纱子(政子)结婚并入籍(8月,在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举行了结婚仪式)。

1968年(六十九岁)

2月,在《关于非核武器向国会议员们的请愿书》上签名。6月,参加日本文化会议。7月,为帮助今东光竞选参议院议员,川端出任今东光选举事务局长,并跟随到东京、京都等地进行街头演说。10月17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获此殊荣。12月10日,出席斯德哥尔摩的授奖仪式,12日,在瑞典科学院发表了纪念讲演《我在美丽的日本》。

1969年(七十岁)

1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活动后,取道欧洲旅行回国。3月,为讲授日本文学而前往夏威夷,逗留至6月。在旅行期间,与索尔仁尼琴等人同被推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3月,发表《我在美丽的日本》(讲谈社)。4月,《川端康成全集》全十九卷(新潮社,至1974年3月出齐)开始出版。4月至6月间,为出席全国各地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纪念“川端康成展”而临时回国。5月,在夏威夷大学作了题为《美的存在与发现》的特别讲演。6月,被夏威夷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称号。7月,驻伦敦的日本大使馆别馆举办了“川端康成展”。同月,发表《美的存在与发现》(每日新闻社)。在这一年里,没有发表小说作品。

1970年(七十一岁)

6月,出席了在台北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并作了讲演。接着,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汉城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7月,被汉阳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称号,并作了《以文会友》的纪念讲演。11月25日,发生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事件。

1971年(七十二岁)

1月24日,参加于筑地本愿寺举行的三岛由纪夫丧葬仪式,并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长。3月22日,同意支持秦野章竞选东京都知事(3月17日告示,4月11日投票),并在街头四处演说。在这次声援活动中,没有接受一分钱报酬,就连住饭店的费用也全部

自理。4月16日,诺贝尔财团常务理事访问日本,川端陪同前往京都。17日,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在京都聚会。5月,在日本桥壶中居举办《川端康成个人图书展》。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整个夏季都在镰仓度过。9月,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发表《恢复日中邦交呼吁书》,并于12月发表《反对第四次防卫计划的声明》。10月25日,探视临终前的立野信之,并受托准备和操办日本学研究国际会议。自年末起,便为之四处奔走,募集资金,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12月,担任日本近代文学馆的名誉馆长。

1972年(七十三岁)

1月5日,出席文艺春秋创立五十周年暨新年职员见面会,并作了讲演。1月18日,出席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会议。2月,为参加表兄秋冈义爱的丧葬仪式,与妻子同去大阪。此后,健康不见好转,3月8日住院进行盲肠炎手术,于17日出院。4月16日夜晩,在逗子的玛丽娜公寓的工作室用煤气自杀身亡。18日,在长谷的家中举行秘葬仪式。5月27日,在青山斋场举行了日本笔会、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近代文学馆的“三团体葬”,由治丧委员会委员长芹泽光治良主持。9月,发表《某个人生之中》(河出书房新社)和《蒲公英》(新潮社)。1973年1月,发表《竹声桃花》(新潮社)和《日本美的心》(讲谈社)。

三岛由纪夫年谱

简略年谱

1925 年

1 月 14 日,作为长子出生于东京都四谷区(现为新宿区)永住町 2 号。父亲平冈梓,母亲倭文重。本名叫平冈公威。1931 年 4 月,进入学习院初等科学习。

1937 年(十二岁)

3 月,毕业于学习院初等科(小学部)。4 月,升入学习院中等科(中学部)学习。7 月,在学习院刊物《辅仁会杂志》上发表《春草抄——初等科时代的回忆》,此后便不断在该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和戏剧等作品。

1941 年(十六岁)

9 月,发表《鲜花盛时的森林》(《文艺文化》,连载至 12 月号完毕)。从此时开始使用笔名三岛由纪夫。1942 年 3 月,自学习院中等科毕业。4 月,升入学习院高等科文科乙类班(德、法语)学习。

1944 年(十九岁)

9 月,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10 月,被推荐进入东京

帝国大学法学系法律学科(德、法语)。同月,出版处女小说集《鲜花盛时的森林》(七丈书院)。

1945年(二十岁)

2月,应征入伍体检时,因军医误诊而被当天遣返回东京。5月,被“勤劳动员”住入神奈川县海军高座工厂的宿舍。

1946年(二十一岁)

1月,第一次拜访川端康成。6月,在川端康成的荐举下,《香烟》发表于《人间》杂志,三岛自此登上文坛。

1947年(二十二岁)

1月,前往川端康成家拜年(其后每年如此)。11月,发表《海角的故事》(樱井书店),从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律学科毕业。12月,参加高等行政科文官考试并合格,被任命为大藏省事务官,任职于大藏省银行局国民储蓄科。

1948年(二十三岁)

9月,辞去大藏省职务。11月,发表《盗贼》(真光社)。12月,发表《夜晚的收拾》(镰仓文库)。

1949年(二十四岁)

7月和8月,在河出书房相继发表《假面自白》和《群魔通过》。

1950年(二十五岁)

5月,发表《灯台》(作品社)。6月,发表《爱的饥渴》(新潮社)和《怪物》(改造社)。8月,迁居于目黑区绿之丘2323号。12月,发表《纯白之夜》(中央公论社)和《青年时代》(新潮社)。

1951年(二十六岁)

4月,发表《圣女》(目黑书店)。6月,发表《狩猎与获物》(要书房)。7月,发表《远乘会》(新潮社)。8月,出版《鲜花盛时的森林》(云井书店)。11月,发表《禁色》第一部(新潮社)。12月,发表《夏子的冒险》(朝日新闻社)。12月,以朝日新闻社特别通讯员的身份,登船环游世界。

1952年(二十七岁)

5月,回到日本。10月,发表《阿波罗之杯》(朝日新闻社)。

1953年(二十八岁)

2月,发表《仲夏之死》(创元社)。3月,发表《日本制造》(朝日新闻社)。6月,发表《夜晚的向日葵》(讲谈社)。7月,《三岛由纪夫作品集》全六卷(新潮社,至翌年4月出齐)开始出版。9月,发表《秘乐》(《禁色》第二部,新潮社)。10月,发表《绫鼓》(未来社)。

1954年(二十九岁)

6月、9月、10月和11月,相继在新潮社发表《潮骚》、《恋都》、《上锁的房间》和《年轻人,苏醒吧!》。

CHINA

11月还发表了《文学的人生论》(河出书房)。12月,以《潮骚》获第一届新潮社文学奖。

1955年(三十岁)

4月,发表《沉没的瀑布》(中央公论社)。6月,发表《女神》(文艺春秋新社)。7月,发表《拉迪盖之死》(新潮社)。11月,发表《小说家的休假》(讲谈社)。12月,以《白蚁巢》获第二届岸田戏剧奖。从该年起,三岛开始用杠铃等器械锻炼身体上的肌肉。

1956年(三十一岁)

1月,在新潮社发表《幸福号出航》和《白蚁巢》。4月,发表《近代能乐集》(新潮社)。6月,发表《写诗的少年》(角川书店)。10月,发表《金阁寺》(新潮社)和《龟能追上兔吗?》(村山书店)。12月,发表《过长的春天》(讲谈社)。

1957年(三十二岁)

1月,以《金阁寺》获第八届读卖文学奖。3月,发表《鹿鸣馆》(东京创元社)。4月,以其修辞润色的拉辛五幕剧“布里塔尼居斯”获第九届每日戏剧奖。6月,发表《美德的踉跄》(讲谈社)。7月,应美国克纳福出版社邀请赴美国访问,随后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墨西哥等地旅行,于翌年1月回国。11月,《三岛由纪夫选集》全十九卷(新潮社,至1959年7月出齐)开始出版。

1958年(三十三岁)

1月,发表《走尽的桥》(文艺春秋新社)。5月,发表《旅途的画册》(讲谈社)和《蔷薇与海盗》(新潮社)。6月,由川端康成夫妇做媒,与画家杉山宁的长女瑶子结婚。12月,以《蔷薇与海盗》获周刊读卖新闻奖。从该年起,开始练习剑道。

1959年(三十四岁)

3月,发表《不道德教育讲座》(中央公论社)。5月,迁居至大田区马达的新居。6月,长女纪子诞生。同月,发表《文章读本》(中央公论社)。9月和11月,在新潮社分别发表《镜子之家》第一部、第二部和《裸体与衣裳》。

1960年(三十五岁)

2月,发表《续不道德教育讲座》(中央公论社)。3月,在大映映画拍摄的电影《唐津风野郎》中出演主角。11月,发表《宴后》(新潮社)和《小姐》(讲谈社)。同月至翌年1月,偕夫人环游世界。

1961年(三十六岁)

1月,发表《明星》(新潮社)。3月,《宴后》引发原型风波,原外务大臣有田郎以侵犯隐私提起诉讼。9月,发表《野兽的游戏》(新潮社)。11月,发表《美的袭击》(讲谈社)。

1962年(三十七岁)

1月,以《明日黄花》获第十三届读卖文学奖(戏曲部门)。3月,发表《三岛由纪夫戏剧全集》(新潮社)。

CHINA

5月,长子威一郎诞生。10月,发表《美丽的星星》(新潮社)。

1963年(三十八岁)

1月,发表《爱的疾驰》(讲谈社)。3月,发表了以自己为模特的写真集《蔷薇刑》(集英社、细江英公写真集)。8月,发表《林房雄论》(新潮社)。9月,发表《午后曳航》(讲谈社)。11月,为文学座写的戏曲《喜悦的琴》因文学座内部的反对而中止上演,三岛为此退出文学座。12月,发表《剑》(讲谈社)。

1964年(三十九岁)

2月,发表《肉体学校》(集英社),并在新潮社发表了《三岛由纪夫短篇全集》、《喜悦的琴 附·美浓子》。4月,发表《我经历的时代》(讲谈社)。6月,起程前往美国。9月,由《宴后》引发的官司被判为败诉,三岛提起上诉。10月,发表《绢与明察》(讲谈社)。11月,以《绢与明察》获第六届每日艺术奖(艺术部门)。12月,发表《第一性——男性研究讲座》(集英社)。

1965年(四十岁)

2月,发表《音乐》(中央公论社)。3月,《三岛由纪夫短篇全集》全六卷(讲谈社,8月出齐)开始出版。同月,应英国文化振兴会的邀请,前往英国旅行。4月,自作、自演的电影《忧国》封镜。7月,发表《三熊野诣》(新潮社)。8月,发表《眼睛——某种艺术的断想》(集英社)。9月至10月间,偕夫人前往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各国旅行。11月,发表《萨德侯爵夫

人》(河出书房新社)。

1966 年(四十一岁)

1 月,以《萨德侯爵夫人》获第二十届艺术节奖(戏剧部门)。3 月,发表《反贞女大学》(新潮社)。4 月,发表《忧国·电影版》(新潮社)。6 月,发表《英灵之声》(河出书房新社)。7 月,发表《复杂的他》(集英社)和《三岛由纪夫评论全集》(新潮社)。9 月,发表《圣·塞巴斯蒂昂的殉教》(与池田弘太郎合译,美术出版社)。10 月,发表与林房雄的对谈《日本人论》(番町书房)。11 月,与有田郎家通过和解解决《宴后》引发的风波。

1967 年(四十二岁)

3 月,发表《荒野》(中央公论社)。4 月,前往久留米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富士学校教导连队、习志野空挺团入队体验生活。9 月,发表《叶隐入门》(光文社)、《晚会服》(集英社)。10 月,发表《朱雀家的灭亡》(河出书房新社)。12 月,在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第一次试乘 F104 超音速战斗机。同月,《三岛由纪夫长篇全集》全二卷(新潮社,至翌年 2 月出齐)开始出版。

1968 年(四十三岁)

3 月,与祖国防卫队队员一起,前往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泷之原驻地入队体验生活(7 月再次来该驻地体验生活)。4 月,发表与中村光夫的对谈《人与文学》(讲谈社)。7 月,发表《三岛由纪夫书信教室》

(新潮社)。10月5日,成立“楯会”。10月17日,当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执笔撰写贺辞《长寿的艺术之花——祝川端氏获奖》。同月,发表《太阳和铁》(讲谈社)。12月,相继发表《卖命》(集英社)和《我友希特勒》(新潮社)。

1969年(四十四岁)

1月、2月和4月,在新潮社相继发表《春雪》、《奔马》和《文化防卫论》。5月,发表《黑蜥蜴》(牧羊社)。6月,发表《麻风王的阳台》(中央公论社)和《三岛由纪夫与东大全共斗辩论》(新潮社)。7月,发表《为了年轻的武士》(日本教文社)。11月3日,为纪念“楯会”成立一周年,在国立剧场楼顶平台举行列队游行。

1970年(四十五岁)

3月,发表《三岛由纪夫文学论集》(讲谈社)。7月,发表《晓寺》(新潮社)。9月,发表对谈集《尚武之心》(日本教文社)。10月,发表《行动学入门》(文艺春秋)、对谈集《源泉的感情》(河出书房新社)和《作家论》(中央公论社)。11月,从11日起,在东京池袋东武百货店举办为期一周的“三岛由纪夫展”。同月25日,与“楯会”成员一起,在陆上自卫队市谷驻地东部方面总监室切腹自戕。遗有绝命诗两首^①。

男儿持长刀

^① 以上两首译诗引自唐月梅《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刀鞘刷刷响
岁月多磨练
今日降初霜

世上人间厌凋零
晚风催花率先落

1971 年

1 月 24 日，在筑地本愿寺举行丧葬仪式，由川端康成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三岛由纪夫短篇全集》全六卷（讲谈社，同年 5 月出齐）开始出版。2 月和 5 月，新潮社分别出版《天人五衰》和《兰陵王》。

源氏物语与芭蕉^①

川端康成

209

林语堂会长先生,诸位会员,感谢你们给予我在这里发表特别致辞的机会和光荣。

能够被赋予这个机会并面对诸多听众,是我的莫大荣誉。荣誉是巨大的光荣之汇集,我要直率地接受这种光荣并为之诚挚致谢。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我无法不加以婉辞的部分,那就是站在这样的场所进行演讲,以及参加座谈会、出席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等等。无论那是怎样的光荣,如何的美意,我也只能婉谢。至于今天,则是例外,是对浓烈的美意的一种特别回应。

我之所以直率地接受光荣,多少是因为我本人的独特经历所致。在我两岁时父亲死去,三岁时母亲亡故,六岁时祖母故去,其后,我就与身患眼疾的祖父在乡下的村舍里相依为命。记述了祖父逝去时情景的,就是《十六岁的日记》。当时用的是虚岁,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年龄,应该是十四岁。这个记述,后来就成了我的处女之作。

因为是这么一种身世,倘若没有人们的亲近,没有人们的善意,要生存下来是很困难的。

源氏物语与芭蕉

① 该讲演是川端康成于1970年6月出席在台北举办的亚洲作家会议期间所作,由台北私立淡江文理学院东方语文学系主任笔录。

由于是在朴素的乡村，人们对我非常怜惜。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老婆婆曾受雇在我和爷爷一同生活的那个家里干活，后来因为别人的诽谤而遭辞退并被赶出了我家。但是，那位老婆婆离开我家之后，仍然不时为我送来乡下的粗点心或她在自己家制作的非常粗糙的食物。我家四周全都围着树篱，由于是被赶走的，因此她不能再踏入我家，便在树篱外用大阪方言叫唤着“少爷！少爷！”这呼唤声，至今我都无法忘却。这只是其中一例。人们的这种同情和恩德，渗入到了我的内心，成为我少年时代的宝贵感受。那时，我是一个爱害羞的人，即便得到了人们的关照，领受到人们的恩德，也无法当面向人们致谢。夜里，上了卧铺后，我才会在被褥上坐下来，向那些恩人们合掌致礼。这种感激的心情，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底里，以至我在想，我的病弱之身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不正是因为生活底里的感激之情在支撑着吗？而且，这种想法又使得我人生中的某处，有了一块静谧的所在。

文学则与之相反，倘若对人们怀有感激之情，恐怕就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来了。就这一点而言，也是我在文学上的薄弱之处。不过，如同我先前所说的那样，这种心情同时也使我获得拯救，得以存活至今。

我觉得，我之所以意外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是很多人对我所怀有的那种感激之情所表现出的一种美意。

至于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合适。倘若说并不合适，而且还要将其放弃的话，

对于瑞典科学院的评选委员们将是失礼的。而且，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让瑞典科学院、国王和国民感到失望。

在斯德哥尔摩，一位美国记者问我：对于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是怎么想的？认为自己合适还是不合适？我回答说：“这样的问题不经过三十年五十年，是不会明白的。”不过，我打算今后还要继续写那些值得获奖的作品。

来到台北以后，美国的记者仍然向我问道：“在亚洲，也可以说在东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洋作家非常之少，这是否有失公平？你认为这不公平吗？”我觉得，自从五十五年前泰戈尔获奖以来，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奖，确实有失公允。那位记者又问道：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他，“那是因为语言的问题。”

确实存在着语言的问题。近代是欧洲的时代。在那之后的现代，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可以说是美国的时代。不仅文学，即便在其他领域，也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接连获奖，这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不过，我相信亚洲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尽管不便说三道四，我还是认为，欧洲似乎只关注并不久远的往昔的时代。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时，投宿在香舍利的饭店，偶尔步出饭店大门，第一个感受就是——“生活在巴黎太艰难了”。后来我听说，巴黎当时正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苦恼。

接着，我浏览了巴黎的美术展览会，不禁感到，法国的美术竟像是越发衰落了。

第一次欧洲之旅期间,让我为之惊愕的,不是欧洲,而是埃及。借助美术家展现出来的古埃及的力度,确实让我惊讶不已。不过,尽管埃及现在正做着种种努力,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竟然衰微到了那般境地。在埃及之后使我为之惊奇的,是希腊。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希腊好像也没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也是如此,从唐、宋、元、明的朝代,从清朝的康熙、乾隆时代,或者从更久远的时代起,就有了庄严的文化。可是,二十多年前,当我前往中国,打量着街头出售的工艺品时,不禁在想,曾制作出那般珍奇的工艺品的国度,何以到了今日这般境地呢?现在,人们告诉我,台北正在复兴中华文化,我认为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日本过去也曾有过《源氏物语》,还产生了芭蕉这位大师。不过,尽管这是一种骄傲,可又骄傲不起来。现在的日本,没有紫式部这样的作家,也没有芭蕉这样的诗人。于是,骄傲也只能变成无法骄傲了。

我来台北的一个很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在故宫博物院里瞻仰古代中国的美术。说起中国古代的美术,确实非常庄严和崇高。就感觉而言,竟深深浸入我的内心底里,让我感受到一种寒冷彻骨般的感动。能够唤起我的这种感受的美术,在西洋,只有达·芬奇一人,而在中国古代的铜器和绘画之中,却处处皆有。

我也喜欢美术,在日本国内,我最倾心的就是宋、元的山水画。至于日本的美术,则是藤原或者平安(也可以说是王朝前期)的佛像画。

宋、元以前的唐朝,抑或更加久远的画作,在日

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的。因此,也就选择了宋、元的美术作品。

藤原的禅画显现出优艳、风雅,或是华美、柔和,蕴涵着强韧和高贵。换言之,就是在《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时代的唯美之中,又加入了信仰。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禅画是日本胜于中国和印度。或许,这只是我这个对王朝文学倍感亲近的人的一己之见而已。

刚才提及的藤原时代始于8世纪末,直至11世纪末。其时输入唐朝文化,并按日本方式进行消化吸收,约莫11世纪初,写出了《源氏物语》,而且,早在大约10世纪末期,就出现了《伊势物语》和《竹取物语》,在和歌方面,则产生了《古今集》。这个时代,就是所谓藤原时代。

宋、元的禅画出现在日本,大体上是在足利时代。金阁寺的足利义满,然后是银阁寺的足利义政,也就是在东山时代,被大量恭敬迎入日本。这其中尤受尊重的,当数牧溪、梁楷和夏圭。

牧溪是中国的初期禅僧,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很多关注。他的画似乎稍稍有些粗略,在中国的绘画史上,这是不太受重视的。在日本,他却最受尊重。当牧溪的禅画进入日本时,“中国不太重视牧溪”这一绘画领域的评论,当然也随之传入了日本。尽管如此,他的禅画在日本还是获得了最高评价。从这里,也可以略见中国和日本间的差异之一斑。话题越发远了,还是省略掉为好。

传入日本的牧溪禅画《潇湘八景》,在牧溪传记中并没有得到准确的介绍,倒是在位于京都的大德

寺这座禅寺里,可以真切地欣赏到画中的释迦、仙鹤和猿猴。

梁楷则是《出山释迦》和《李白吟行》,还有一幅《雪景山水》。在我这样的人来说,自己极为喜爱这些画作,一个大名之家战后又刚好要出让,而我也不是买不起,却还是留下了一个终身之憾。

特别是《李白吟行》,其面部似详非详,画得依稀可辨,然后,仅用线条勾勒出穿着的衣物。

《出山释迦》和另一幅《雪景山水》则极为出色地表现出高雅的精神,这是日本人实在难以企及的。

接下来的话题将稍稍涉及到我。李渔,别号为笠翁,清初的富翁、学者和文化事业的资助者,写了题为《十便十宜》的诗歌,表现了居住在乡野所能感受到的十便十宜,也就是即便生活在乡野,也有一些相宜之处。这些诗歌流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日本的文化、文政时代,直到江户时代中后期的这一期间。现在说到池大雅。正如诸位所知道的那样,在中国,禅画有南画和北画之分。北画是在重视雪舟的足利时代进入日本的,南画要稍晚一些,在江户时代中期过后才流入日本,池大雅则是集日本南画之大成者。

这位池大雅与芜村合作,完成了《十便十宜》,也就是二十首诗。他们各自承担一首,不,是各自承担了十首。我收藏了他们的这批画作,由于这个缘故,最近,前面提及的李渔,就是那批画作中的原诗的作者,有人把他的画作送到我这儿来了。我觉得那画好像是外行人的画,不过其间却透出一种意境,以至我在思量,这或许是真品吧。

《十便十宜》是非常了不起的杰作,主张不论任何事物,首先要接触那些好的事物,一旦拥有了最好的事物,与此相关的各种缘分就会随之而生,随之而来。在我也是这样,先从大雅开始,得到了最高雅的画作,因而就格外喜爱起来。至于大雅的画风,用中国文字该如何表现呢?阔、达等等,诸如之类的种种词汇。在中国文字里有很多这样的词汇,实在无法一一列举。由于是这么一种风格,因而大雅似乎是一个胸怀开阔、资质高雅的人。我感受到了大雅的人品,也就喜爱上了他。

前几天,我又得到大雅手书的一行诗,是王维的“潮来天地青”那句诗,在这前面还有上句“月落江湖白”,大雅却只写了后面这一句。而且,青字还被写在了正中间,这显然是错了。虽然错了,大雅仍然毫不介意地写了下去。这一点,也正是大雅的有趣之处,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错误的词句。

这个“潮来天地青”,是一派异常开阔、博大、舒适和宽裕的景色,好像也是大雅所喜爱的诗句,频频出现在他的笔下。不过,写得最多的,还是杜甫的这首诗:

水流心不动,云止水亦迟。
寂寂春将至,欣欣物自私。^①

大雅经常写前面那两句,而后面那两句则写得不多。

① 请参阅杜甫《江亭》一诗。

这首诗已有名译,我就不加赘述。总之,这是一颗深深浸入自然之中的心,一颗在自然的怀抱里悠然消遣的心,同时,似乎也是一颗孤独抑或自怜、自爱的心。

我还想说说杜甫。昨天晚上,在市长的欢迎宴会上,当我被安排在嘉宾座上时,杜甫的一首诗便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明年此会知谁健,
醉把茱萸仔细看。①

这首诗的大意是:虽然我们现在如此欢聚一堂,可是明年此时,又会有谁和谁能够健在呢?尽管早已醉酒,仍然取过餐桌上茱萸小小的红色果实仔细观看。

有人认为,在繁盛的宴席上,能这样进行思考,说明作者已经具有了近代人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倘若明年还有一个同样的宴会,真不知道参加今天宴会的人,那时是否果真都能安然出席。诗歌的作者寻常且不经意地想象着,同时,且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的茱萸。说到这里,便越发体味到了近代的孤独感受。

想象着诗歌作者从餐桌上取过茱萸,放在眼前仔细观看时的情景,我感到自己的眼泪仿佛都要溢

① 请参阅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
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
茱萸仔细看。

了出来。

承蒙主人的邀请,大家在此相聚,我衷心祝愿大家,不仅明年,很多年后都要健在、无恙。

夜暗飞萤照自身,
鸟栖水面相互唤。

217

诗意非常简单——飞萤照耀自己,水鸟呼唤朋友。但是,这个飞萤或是水鸟,却被认为是杜甫,也就是诗歌的作者本人的化身。这也是非常简洁的东洋式象征之一。

至于从杜甫和他的诗作中接受了些许影响的,我认为无论如何也应该提一下芭蕉的俳句。

这两位诗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境界。同时,芭蕉还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杜甫的影响。一些持极端观点的学者认为,他们通过汉诗研究家对芭蕉的研究发现,芭蕉的名句几乎都是在杜甫诗作的启示下写出来的,是在吟咏了杜甫的诗作后,将其移植为自己的俳句的。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了,我为芭蕉多少感到一些不平。不过,芭蕉从杜甫的诗作中接受了影响,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这种影响,我还想谈谈《源氏物语》也是从白乐天的《白氏文集》,特别是从《长恨歌》中接受影响后才开始写作的,而且,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源氏物语》。这部作品曾多次提及杜甫和芭蕉的关系,使得我们可以将杜甫和芭蕉的思想、人生、特别是境遇,以及两人的旅行、杜甫那更为悲剧性的旅行等等进行比较。我为能够进行这种比较而感到幸福。

尽管只说了这么一些,却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对此谨表示歉意。

上面这个讲演将会整理成文章发表,或许也会在这里的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我想,那时会写得更加具体一些,因此,谨请大家原谅我将未及表述的东西,将来放在文章里发表。



川端获诺贝尔文学奖翌日，与三岛在一起

CHINA

曹湜金尧 译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往来书信简集

高杉编辑 郭鲁南
高杉校对 周北
装帧设计 王 楠

从文学的交流到日常生活的友情
既是师生又是挚友的同位文学家长达二十五年的交流全貌

三岛将处女作《樱花盛开的森林》寄给川端
川端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致函给正在东大学习的三岛
两人从此开始亲密的交往

长达二十五年的师生灵魂的对话
往来信件九十四封，内中未发表过的四十六封

我害怕的不是死
而是死后家属的名誉
三岛拜托川端办后事

ISBN 7-80045-424-3/C·30



9 787800 404245 >

定价：15.00元